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四一冊目錄

○法苑珠林 續前 (本冊卷第四十九至卷第七十六 驅九—纓六) .....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驅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太子部

朕子部

業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董黯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者寔建國之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消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

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眾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第二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為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

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卧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下放屎尿溺猶不能得報恩九當知父母恩重施有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

又地獄經云為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

爲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鉞地獄後  
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  
獄後生爲人蹇吃

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麤罪若  
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

說

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  
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草木以爲記驗天時若  
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  
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

有一小地獄名爲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  
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  
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  
千劫取彼和尚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背  
負頂戴亦未能報也

驅九

三

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善  
薩施者得大果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  
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  
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

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  
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  
口不食母親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  
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  
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  
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  
是  
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  
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  
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

萬人不如飯一斯陀舍飯斯陀舍千萬人不  
如飯一阿那舍飯阿那舍一億人不如飯一  
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  
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  
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  
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  
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  
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  
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



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  
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  
蟲鳥捕穀穗處墮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  
鵡鸚鵡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  
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  
穀為誰鸚鵡驅九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  
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  
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  
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  
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

成佛

太子部第三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  
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  
像法中波羅柰國王名羅闍其王統領六十  
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  
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并二太子王最小子  
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子名  
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  
語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王并殺二

兄軍馬不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  
心驚毛豎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  
見其形所宣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  
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民故先相  
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已  
即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  
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  
日至王即尋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  
後時去念念心意荒迷或悞著十四日道其  
路險難復無水草初發唯將一人食糧而於

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糧盡前路猶遠王與夫  
人舉聲大哭恠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  
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更之窮厄並至舉  
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  
禍思已大哭悶絕躡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  
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  
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捉  
王手問其因緣王即涕泣悲淚滿目微聲語  
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  
亦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為

活子命欲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殺母俱亦  
不食何處有子噉於母肉既不噉肉子當俱  
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父母命王聞子言  
即便悶絕宛轉躄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  
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殺子噉其  
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  
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  
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  
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  
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

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  
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  
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  
已噉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  
身今者捨命在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  
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  
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  
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  
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  
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躄

地身體血出蚊蚋啖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  
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  
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肉供養父母願  
我父母常得餘福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  
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  
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  
施以法食除汝飢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  
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  
虎狼恐怖太子欲來搏啣太子語言汝欲噉  
我隨意取食何為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

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  
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能以  
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人  
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  
道度脫一切釋九天帝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  
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  
使熱鐵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退於佛道天帝  
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即立誓願  
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  
若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為乳太子誓已即

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為乳身體形容端正  
倍常釋即讚言若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  
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說上事吾子孝養  
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國聞已感其慈孝即  
與兵眾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眾順道  
還過與子別處即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  
骨還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遙見太子  
身體平復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  
太子言兒今活耶爾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  
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歸本國太子福

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即立太子為王  
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  
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  
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 睽子部第四

如睽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  
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  
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  
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  
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為睽

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  
人事天年過十歲睽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  
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  
故而絕本願父母取語便即入山睽以家中  
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爲屋施作牀  
縵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眾果豐美  
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  
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睽至孝慈蹈地  
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睽著鹿  
皮衣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

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  
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曾睽被毒箭舉聲大呼  
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  
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  
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事正坐何等  
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  
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  
道二十餘年未曾爲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  
我爲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風忽起吹  
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

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為竭衆華萎死雷電動  
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睽行取水經久不  
還將無為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  
起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  
無狀本欲射鹿箭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  
重坐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  
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  
挽拔睽曾箭深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  
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  
睽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

命但憐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  
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為毒痛  
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  
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  
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  
負此誓睽聞王誓心喜悅豫唯死不恨以我  
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  
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  
睽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見一草  
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

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爲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灾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睽便奄絕鳥獸號呼遠睽屍上口舐曾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旣疾觸動草木爾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

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驅九無侵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菘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菘可食睽行取水且欲



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  
 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  
 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為  
 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  
 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  
 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呼  
 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  
 睽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睽言父母感絕我一  
 旦無子俱亦當死  
 依雜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偈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我為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慎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曾懊惱號咷而言  
 我子慈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  
 神皆向說言

聖九

十一

第一四一册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睽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  
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脚母抱其頭仰  
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胃瘡願毒入我口我  
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睽活我死死不  
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當拔出毒藥  
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即為  
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  
術天官皆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

人屈申臂項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  
入睽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  
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喜風  
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眾華五色樹木  
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  
釋還禮父母及與睽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  
睽曰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  
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  
盡當入泥犁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  
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

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  
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辭還  
官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  
不得捐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  
持五戒十善死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  
難宿世睽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悅頭  
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  
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  
正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第五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  
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  
久遠世時生波羅柰國為長者子字慈童女  
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  
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  
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獲利轉  
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眾人見其聰明福  
德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  
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尅  
日已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

第一四一册

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  
母頭髮殤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  
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  
上見瑠璃城飢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  
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  
復生獸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  
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  
獸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  
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  
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

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獸捨去  
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  
上而去時慈童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  
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  
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  
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昔  
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  
女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  
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  
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

六萬歲受於快樂以十六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即墮獄卒見已鐵叉打頭尋即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 聖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十四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惰虔躬

感應緣 略引一十五驗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第一四一冊

陳遺有焦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達有供葬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咸冲有哀慟之感

虛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衰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  
穴之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  
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為  
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

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  
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  
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  
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十萬為兩

聖九

十五

分弟已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  
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  
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  
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丁蘭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

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  
 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  
 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  
 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和即與不和  
 則不與鄭緝之母痛人有求索許不先白母隣  
 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蘭還號  
 造服行喪廷尉以木減死宣帝嘉之拜太中  
 大夫者也

董永者鄭緝之孝子感通  
 傳曰永是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乃  
 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  
 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為君妻遂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為誰答曰永妻欲助償  
 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  
 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  
 畢忽然不知所在右此四驗出  
 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鰯底焦飯遺在  
 役恒帶囊每煮食錄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  
 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  
 母晝夜泣憶遺目為失明耳為無聞遺還入  
 再拜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出  
 宋射孝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維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

第一四一册

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誑云行學歲歲作衣  
投于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

美旦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出  
東觀漢記

吳達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  
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塲

聖九十六

夫妻執事無食自暇暮年辦七墓十三棺逆  
取傭直以供葬事隣人乃悉折以為賻一無  
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守張崇禮辟  
之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

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  
雉鵲遊狎其麀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子  
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  
喙宿其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右此  
二驗

出鄭  
之傳

吳中書郎咸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勅  
婢為母作食乃取蟻螯蟲蒸食之王氏甚以  
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  
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  
既而問婢婢服實是蟻螯冲抱母慟哭母目



霍然開明

右此一驗出  
祖台志准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  
二十年盥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  
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  
有光庭中橘樹隆冬生實病果尋愈咸以至

孝所感

右此一驗出宋  
郭之孝子傳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  
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衰  
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為令尹行道遙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

獄使人言於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

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自刎

右此二驗  
出說苑錄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

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

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

婦不堪楚毒自謀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

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

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

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

第一四一册

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  
 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  
 老傳云孝婦名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  
 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  
 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  
 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云爾  
 捷為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  
 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已郡  
 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  
 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

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  
 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繡香  
 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  
 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  
 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  
 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  
 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  
 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  
 其形令知誌孝右二出  
搜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

所稱充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憂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逆部

婦逆部

棄父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愍闍王之凶勃譽羅雲之善徵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閻開了末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眾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徧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懇誠難覩也

經九

十九

五逆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其後為供養故求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

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為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犍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為說但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為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鬱單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

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柰園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金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眾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滅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眾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遙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

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  
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恨復以惡毒著指爪  
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舍城  
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  
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為供養利  
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

經九

二十

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  
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  
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  
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

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爾時如來即與迦  
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我來見已即生  
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又如智度論說鬱陀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  
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國法捉  
足而禮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  
而出還其本處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為  
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  
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瞋恚我當  
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

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  
 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  
 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  
 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  
 無涅槃佛為欺我惡邪生故即失四禪中陰  
 便見阿鼻地獄泥犁中陰相來命終即生阿  
 鼻地獄佛為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眾還告太子未

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  
 圖之即位為王吾興師往征佛也子可為王  
 吾當為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勅勢臣奪  
 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  
 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  
 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  
 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  
 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  
 國之常王謂太子曰汝每有疾吾為焦心欲  
 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為上汝懷

何心忍爲逆惡夫殺親者死入泰山吾是爾  
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  
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  
餉食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  
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被髮仰天  
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巨細靡不哀  
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桎梏處在牢獄坐卧須  
入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  
浴以蜜麩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  
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

絕餉飢渴日久身有八十戶有數百種蟲  
擾吾腹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  
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妾以麩蜜塗身可就  
食之當惟佛誠無忽憂心王食畢已向佛所  
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  
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鴛鴦  
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與王謂后曰如目連  
等眾惱已除得六神通尚爲貪嫉梵志所撻  
豈況吾哉爲惡殃迫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  
化難聞稟其清化誠亦難值吾今死矣遷神

遠逝夫欲建志莫高佛教汝慎守之防來禍  
矣后聞王誠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曰  
絕王食久不死何為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麩  
蜜真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  
飢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為不飢夜時為明  
太子聞之令塞窓牖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  
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  
佛遙為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  
慎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  
惡世尊重曰吾今為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龍

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  
招宿殃王即叉手向遙稽首今日命終永替  
神化啞伊哽咽斯須息絕舉國臣民靡不躡  
踴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跡上生天上  
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經九殷誠重懺具如涅槃經三不可備  
錄據迹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  
佛告阿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  
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  
脫唯當自責改往脩來莫用愁憂王聞歡喜



不能自勝

又雜寶藏經云昔迦默國鳩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為立字名曰得

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金汗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土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飢困一日時舍利佛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

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  
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鬪諍竟  
不得食飢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  
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  
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  
人獨不得食聖九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十四  
都無聞者飢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深憐於  
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  
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  
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為此黎軍支比丘取其

飲食忽不憶空鉢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為  
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飲食棄地  
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犍連復為取食中  
道為金翅鳥王見為搏啗合鉢將去置大海  
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  
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  
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  
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  
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眾前  
餐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恠

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  
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  
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  
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  
施子悵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  
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鑊戶棄  
去至七日頭母極飢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  
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為索食語已捨  
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  
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飢困如是然由往昔供

經九

十五

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  
奉行

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奉  
牛乳犛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犛  
子其人既聞忽生瞋忿以手搥乳散其母面  
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  
上還生爾所白癩

婦逆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稟性佞戾不順禮  
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主

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霹殺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

棄父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讚歎恭敬父母者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

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孝養爾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輓物停蛇著上其躁燒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墨試

蛇去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寤誰於寤者名之為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

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駭九餓人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廿十飢窮瘦苦劇於我不群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

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汝飢苦百千萬倍即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扭械項復著鑲身中大出舉體焦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群臣率爾無知答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即答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劔樹火車鑪炭灰河沸戾刀道火道如是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萬倍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天

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瓊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臣默然無能答者臣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上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旃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臣智力無能答者臣又問父父答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舉即以其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驢馬形色無異而復

問言誰母誰子群臣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  
父父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  
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  
財寶而語王言汝令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  
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悅而問臣言  
為是自知有人教汝賴汝大智國土獲安既  
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  
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  
死之罪猶尚不問況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  
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

舉九

廿八

法藏著地中臣來應答盡是父智非臣之力  
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即歎美心  
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為師濟我國家一切  
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  
下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  
師長當加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  
臣者舍利弗是爾時王者阿闍世是也爾時  
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言即其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  
昔波羅奈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

與著敷屢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  
 言汝與父敷屢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敷屢  
 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  
 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  
 與敷屢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敷屢不  
 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  
 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  
 汝當年老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  
 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  
 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

驅九

廿九

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答言實爾  
 我等亦共有老轉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國  
 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

又優婆塞戒經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  
 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母出佛身血重於殺

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頌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沉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荷其恩 害親存己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

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速殃  
 咎者無量並散在諸篇今略述三

不孝現報  
 之驗也



周王彥偉

隋婦養姑

齊何君平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為性凶惡好遊父母孤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共惡人交復抑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逐惡人恒為麤過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其瘡癥將為卒亡不猜已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

內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偉便仰卧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五十九

三十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教學問縱暴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共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誑他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身上  
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勅殺裴氏暴  
屍不聽收埋右二見李  
歸心錄也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  
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恠其味竊藏一罇

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

雷震夫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

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

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

不知所在

右一驗出  
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音釋

匪九

卅一

馱於敢切 鉞大魚切 睽失冉切 鐺抽庚切 擻有尺者切 嗒雀者切

音付贈終也 鬣大芥切 縊於計切 檄刑狄切 啞草音

者布帛也 悲泣聲 齋才詣切 制切 草音

伊啞於六切 啞伊啞於六切 馬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

驅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報恩篇第五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第十七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  
子機無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填  
刻像鬱爾浮光斯匿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  
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靡草從風念則罪滅  
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

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蜉蝣之命  
恩義深重特須思報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為難報何等為  
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  
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為人之  
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

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三云若有問言誰是知恩  
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  
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  
衆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  
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恒  
歎譽若有衆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  
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  
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  
學無返復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  
以爲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  
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

可稱量其誰爲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  
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  
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  
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  
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  
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

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  
三歲母之懷抱爲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  
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  
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

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此  
鬱單越兒生墮地坐着陌頭行人授指嗽指  
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

用其小斗唯今店斗一  
斗當舊三斗故乳似多。

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  
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舍  
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  
菩薩功德一等

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昔在波羅柰國穀  
米湧貴人民飢饉我負擔草賣以自活彼有

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  
草爾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  
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  
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  
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  
家乞以過飢我時報十擔草自還其舍三下草着地  
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  
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  
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  
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

餓分爲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爲應法爾  
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徐食之早晚無在道  
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  
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王七反在世入中之  
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  
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  
無所須

又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  
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  
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

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出若審是我所生  
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  
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見  
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  
正念結使消伏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  
天上種種利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  
盡將欲還下閻浮放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  
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塔中央  
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碯欄楯雕鏤極  
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

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  
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塔梵天  
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  
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  
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衆集在寶  
塔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四衆圍遶  
歡喜踴躍不可具說

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佛當往忉利天為  
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檀越時持  
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

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為佛作三道  
寶塔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  
覆母上作七寶牀奉令坐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  
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觀鬻心悼之焉  
問價貴賤鬻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答曰百  
萬菩薩答曰大善將鬻歸家臨水放之觀其  
游去悲喜誓曰衆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弘  
願諸佛讚善鬻於後夜來齧其門恠門有聲  
便出見鬻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

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爲  
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  
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  
言遷下處高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  
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  
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鼈云亦善  
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鼈曰慎  
無取也凡人心僞歎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  
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  
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鼈王悔哉遂之豐土

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着至  
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蛇狐  
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  
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  
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  
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  
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  
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  
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  
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



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蛇狐會曰柰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即瘵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瘵王喜問其所由本未自

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鴛鴦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經十

六

又新婆沙論云昔捷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

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  
 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  
 慶悅尋還城内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  
 現王令喚入恠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  
 三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  
 曰

盛哉能行悲救為先 乘機赴感 鞠養慈憐  
 孤金蛇賞 闍入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 略引 四驗

宋吳子英春

有人念佛免難

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  
 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  
 食之一年長文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  
 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來  
 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七十人故吳  
 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 右此一驗 出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  
 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  
 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

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嘉慶慕焉右此一驗出幽明錄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

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赦當深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為魅乎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真放伯裘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

曰伯裘問曰何為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奸而咸曰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為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申一足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為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

見也右此一駭出搜神異記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鷦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鷦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

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鴿兒  
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此一  
驗出

實報  
恰遠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此有  
二部

述意部

雜十

引證部

九

述意部第一

蓋聞四生沉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  
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民曲垂提引令脫  
苦難况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  
人鳩毒夫蒙王賞樵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

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大  
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  
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淫無度欲情既盛  
疾惡其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  
得其便會值其夫騁使隣國婦密為計造毒  
藥允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  
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為資糧以送於  
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飢困之時乃可取食

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飢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爾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

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痕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嘗有既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平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

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為國除害真為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即遣之爾時遠人既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噉嗚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矢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爾敬服咸皆讚歎又諸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

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刀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爾此十一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眾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

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  
 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  
 看我如父視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  
 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止座是羅漢語諸下  
 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  
 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  
 人無令住此新婆娑論云時上座觀肉是善  
 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  
 餘骨起塔波塔  
 拜供養如事佛塔  
 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為九色鹿其九  
 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

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  
 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  
 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  
 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匝向鹿叩頭  
 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  
 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  
 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  
 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  
 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  
 其皮作坐纏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



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

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覘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奈何反欲殺之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

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意至

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眾

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困飢將終雀

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羸

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為凶虐其

惡莫大虎聞雀誠勅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

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

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

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

尊乃顧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

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

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

佛為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

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

着體重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

世尊神力甚為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

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

波羅柰國有一賣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  
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  
捉其船不能得前眾賈人等極大驚怖皆共  
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  
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  
載眾入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  
大石打龜頭殺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  
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儕飢急  
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  
大群象踰殺眾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

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賈人者五百  
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厄難  
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

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早發四諦聽執受時  
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  
歷深山日暮止宿第十豫巖早發四百十四九十九人  
皆引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  
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  
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  
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

命未有微報顧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銖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

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為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躄囉十俳十五佻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踣地標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

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

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興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德重乾坤恩深父母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猶難報恩如違厥理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驅十

十六

音釋

蟬蟬房鳴切 蟬蟬渠畧切 于于求切 齧齧交切 瘞瘞於計切  
 也也 鳩直禁切 躡躡合切 餅餅音丙 賽賽先代祭切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教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  
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  
辱趣樂背苦舍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  
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秬稗而欲  
歲取精糧驅駕騶蹇而望騰超躡絕不亦惑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哉如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  
高以成其事美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  
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閭蔽則  
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瑳  
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畜飛極百步若附  
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  
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  
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

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

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一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



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  
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  
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  
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  
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  
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  
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

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  
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  
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裏見已即告  
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  
香裏物難陀爾時即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  
香裏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  
裏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

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  
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  
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  
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  
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  
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  
人善三縣官若為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  
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  
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  
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  
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  
比丘徃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  
人以為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  
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  
麤獷而高自大吐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  
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  
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  
捐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  
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  
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第一四一册

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

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

第二人者颺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

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

時相遇今亦如是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

之時波羅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

羅此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

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此言時善文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饌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遠不可得到我若入

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

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  
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饈王所食者是時烏  
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  
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  
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  
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  
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饈食時將  
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  
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啣其鼻時  
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

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  
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  
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  
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竒哉  
竒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污我食復以喙  
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  
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遠至彼烏處生  
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  
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  
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

汝比何故數汚我食復以喙乃爪傷我婦文爾  
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  
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  
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  
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  
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  
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烏妻所思香美饌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為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勅已 於後不敢更復為  
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  
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  
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

第一四一册

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答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鳥 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

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

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

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王

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鳥者即優陀夷

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

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

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

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氷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七聖垂化 正攝羣心 善惡二門 用標宗

極善類清昇 惡稱俯墜 良由業惑未傾 牢籠

三界情塵不靜 擁翳五燒 滯八倒之沉淪 繫



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  
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修  
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憊日就增進因此  
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註一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  
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  
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  
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  
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

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  
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  
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  
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  
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  
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  
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  
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  
象然不至三惡為惡友然必至三惡是惡象

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舍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未<sub>一</sub>在暗<sub>二</sub>中行

又中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

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sub>一</sub>好色<sub>二</sub>雖

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

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卧床枕

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

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

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

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

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

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

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

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

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

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

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嚩唎鳥一頭名憂波迦嚩唎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嚩唎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

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十一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

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  
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  
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今  
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嚩唎言汝今睡  
眠我當寤住時迦嚩唎聞彼憂波迦嚩唎頭  
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嚩唎頭尋  
食毒花迦嚩唎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  
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  
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  
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

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今  
二頭俱時取死于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  
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花甘美味  
其花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嚩唎鳥  
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嚩  
余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

時爲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益  
返更用我爲怨讎也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  
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  
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  
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  
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  
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  
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  
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

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  
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  
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  
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  
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  
諸惡知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  
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  
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募授福

惡友樂讎怨

善惡昇沉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十三

述意部第一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

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中有向陽處眾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今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鷓鴣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眾鳥脫犯啄我等腦眾咸言爾復有一鳥言

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眾鳥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白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眾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鳥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鳥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眾鳥圍侍左右晝夜警

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敬白眾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眾鳥即說偈答

點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眾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鳥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眾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  
 聰明黠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  
 彼時土集者今闍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  
 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  
 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  
 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  
 眾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  
 生以劫盜故而有煞害以貧窮故不是於色  
 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貧窮故為人下賤下  
 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若  
 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為非法何以故五欲充  
 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為一蛇與  
 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  
 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



蟻蝦蟻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為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蟻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

此眾惡是為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

施以破慳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

文殊師利在管過去久遠劫時曾為比丘入

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兒

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

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

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眾僧然

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

能令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踴煩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三略引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

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効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囚久脚遂變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躡草悉皆靡遍對逼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

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旣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

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惶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

第一四一册

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甑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

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恃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甑云你輩頗識真佛不疑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隨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

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  
 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  
 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  
 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  
 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  
 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  
右三驗出  
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音釋

秕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穽

第一四一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穀二

眷屬篇第五十六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哀戀部

改易部 離著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汙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結如梅檀林梅檀圍遶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

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恒結怨讎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虺蛇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觀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長二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躃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塗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

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

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



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爲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

第一四一册

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此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齋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

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得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

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  
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  
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  
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  
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  
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  
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  
須更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  
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  
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神

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  
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  
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  
見召反謂語我爲癡騃老翁寄住須更認我  
爲子未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  
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  
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已  
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復休息  
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  
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

座上得阿羅漢道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五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匄求索爾時長者歛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飮餽即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

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呪願云且言  
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  
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爲  
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  
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  
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  
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  
說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鈎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  
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  
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  
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爲羅刹  
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  
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  
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  
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

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豎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道

又雜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即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

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絕既得抱佛嗚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令出家當得阿羅漢教二主便即放緣此老母七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為徒眾主罵諸聖尼為婢今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

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

姓每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穌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

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為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

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

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



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  
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  
白絮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  
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  
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占視未絕不蘇父母  
悲哀五內摧傷眾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  
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  
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  
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  
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

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  
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  
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  
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  
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

法忍

離著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  
 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  
 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  
 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  
 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  
 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  
 守護家是疑慮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  
 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

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  
 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  
 棘藜欲刺傷人家如鐵背蟲覺觀常悞如是  
 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  
 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  
 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  
 始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為父子親踈  
 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為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為知識 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  
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電  
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  
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凡覓舍利  
子若有味著花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花鬘  
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  
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  
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

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駝猪狗又  
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  
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切  
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附千踰繕  
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遍熱猛焰洞然於  
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愛  
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  
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  
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  
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花

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  
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  
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  
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  
重擔遍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  
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  
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  
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  
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  
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

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  
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  
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爲婦  
又雜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  
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  
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姪不  
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  
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  
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  
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

子  
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  
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  
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  
耕田毒蛇齧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  
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  
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  
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  
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  
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

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  
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比比梵志入城詣  
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  
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  
母即爲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  
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  
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  
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  
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  
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

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上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

能救護大牛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

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  
 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  
 悲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  
 最為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已有往古聖人不  
 免斯患何為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  
 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  
 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  
 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亡不足啼  
 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  
 種持產業欲為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為要  
 梵志稽首為佛作禮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攷擾 染著亂心神 親疎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片實 渴鹿諍燄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 略引 卷二 七驗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素廓

宋居士卞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第一四一册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  
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  
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  
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  
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  
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  
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  
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  
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

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  
人未嘗覩其愠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  
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參軍  
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  
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  
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十五聲盡而絕  
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  
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  
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  
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



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

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

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

所生七家江縣羊布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宋素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哈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閭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閣任

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靡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第廊復固請曰男女藐然十七並在齟齬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躡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

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眾未得一垣城門楯並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瘕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妻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

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  
 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  
 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籬茅  
 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  
 遣廓曰汝既蒙寵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  
 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  
 是也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  
 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  
 求繼嗣千遍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

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己丑歲云云右四  
驗出  
冥祥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  
 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  
 修定遂七日不動眾皆歎異之以為入三昧  
 也既而慧如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眾怪問之答  
 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眾皆怪問慧如  
 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  
 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  
 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

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  
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  
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  
門流出如鍛星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  
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辭  
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  
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  
德初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

右一驗出  
實報記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  
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

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  
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  
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旣被打羞向汝家  
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  
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  
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  
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  
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  
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

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  
 赴蕃乘赤草馬一疋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  
 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  
 期逼促搥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  
 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文故獲  
 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  
 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  
 乃拜謝之躬駝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  
 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  
 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厰極養飼有同事母

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  
 之時工部侍郎温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  
 為丁艱在家聞而竒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  
 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右二驗出  
 冥報拾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此有  
 七部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濬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

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卷三

二十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

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寫水當墮我手作誓願已便傾瓶水即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

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淨弟子正真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舍人施百斯陀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那舍人施百阿那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舍百斯陀舍百須陀洹及施閻浮

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眾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眾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



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舍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

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遍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卷三餘節速能破卷三得初地真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

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  
 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  
 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上四天  
 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  
 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  
 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  
 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餒摩天人  
 福一餒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  
 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  
 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

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  
 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  
 妬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  
 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都  
 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  
 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二十三都無此  
 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儻音樂無有教者  
 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  
 故一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  
 難可為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

想非非想天不可為比

罪業部第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刹利旃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轉而壓取之即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為應定殺幾所眾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

如十輪之罪等一姪女舍罪其舍有千女人皆為求欲如是十姪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刹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姪舍 十姪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雜業部第六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觚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軟鷄毛	<small>卷二</small> 心柔軟鷄毛	<small>卷二</small> 何物香栴檀
持戒香栴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最為高

家和最為高	何山最為明	須彌最為明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麋鹿戲深山
何物樂叢林	狐貉樂叢林	何物墮風塵
沙磧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業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淫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已及他	為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受語
輒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為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筭數不得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爾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筭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

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得人道者如甲上土隨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卷二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

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爲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

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舍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sup>數二</sup>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穀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經三

惟夫三藏浩漭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悟清詞妙氣鬱若芬蘭峻旨宮商開道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贊妙典俾剪外學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見誠未證果趣佛邇也

菩薩部第二

略引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二百餘年

摩耶經六百年

出自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完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諸國

第一四一册

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  
 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  
 鳴詣而候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渺然若不  
 可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  
 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刎頸相謝  
 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  
 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  
 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  
 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  
 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鬚汝

周羅為我弟子即以理伏落髮投簪受具足  
 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  
 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為  
 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  
 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漆翰之初著論之始  
 未嘗不稽首馬鳴聖作自歸之偈謙譏憑其冥  
 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為之立廟  
 宗之若佛評有之日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  
 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  
 依法法師傳云西梵正音名為龍猛舊

說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  
壽年七百度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出世  
天聰竒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摧伏異道託  
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  
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  
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  
韋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  
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  
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  
人天姿竒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  
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

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  
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  
求隱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  
斯言甚快即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  
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  
術故屈辱就我於此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  
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  
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便各授青  
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途  
眼臉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

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爲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爲怪乃爾召

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敗德危身汗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

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誦閣浮  
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  
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  
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  
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爲師  
範即便自謂一切智<sup>報三</sup>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  
便欲往復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  
汝智慧猶如蚊蚋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  
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蘆子我觀仁  
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赦

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  
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  
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  
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  
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  
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  
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  
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  
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  
得寶利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爲遍

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三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

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今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閻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  
為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  
解一切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  
姑利二名阿伽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  
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集龍處為設大會作  
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日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為大  
臣四為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眾  
人言此四高座為誰敷之眾人答言為國王  
太子大臣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  
已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眾人疑怪或謂愚  
小無知或謂智三量過人雖復嘉其神異而猶  
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遣年少傳  
言問之其答厝旨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未  
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  
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舉振鈴告言

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悅

舍利弗具足

四辯一法辯二義辯三詞辯四了辯若具

此辯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

云菩薩有七種德皆依樂說辯才何等為七

一曰種樂說辯才二無滯樂說辯才三堅固

樂說辯才四了樂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

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放樂說辯才此

辯地善

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捷

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

遊住則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厭世

出家學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

以問於師師名訕闇耶而答之言自我求道

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他日師疾舍

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喘喘

其師將終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

答之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

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

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

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商人遠來摩伽陀

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曰我昔非

其人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甘

露要畢相報

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

人氏各共許論說偈云巧攝諸根識進止

恒靜定含笑出美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



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亦勝汝耶爾時阿  
 濕波踰跋多階云大海蚊蚋並金翅我與彼亦  
 對須彌牛跡比度彼岸成就諸地猶弟子於  
 然彼師遠不入數與彼世尊成德別於是舍  
 利弗復聞說偈云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  
 滅我佛大沙門常說如是法舍利弗聞已  
 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既得須陀洹果  
 復向目連亦說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春  
 須陀洹果於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春  
 屢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  
 經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至於佛所得阿羅  
 漢依問論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  
 字伽陀國是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  
 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  
 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遂有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女為  
 舍利次生一男膝骨癱大名拘絺羅此言既  
 有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  
 業新是時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  
 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  
 城頭上戴火以銅鏐鏐腹人問其故便言我  
 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鏐之又問頭  
 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暗故眾人言曰日出  
 照明何故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先不  
 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

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遙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衆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卷三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塵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牴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

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躡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意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爲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彼人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

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  
女為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  
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  
言我夢知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  
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  
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  
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  
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  
剪指甲讀十八種經書令皆通利是故時人  
名為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

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  
字為憂波提舍憂波此言逐是星名是為父母作字  
眾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言弗  
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  
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為本願因緣以名  
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  
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眾女人中  
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  
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  
大樹名尸奢波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

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  
 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  
 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  
 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  
 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  
 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  
 若干千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  
 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  
 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  
 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

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  
 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  
 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  
 若干千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  
 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未曾有之各相  
 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  
 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  
 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一二  
餘備經文  
 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誦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熟  
 妙智方縛錦 詞深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真言異鏤腹

感應緣四略引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符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  
 法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

而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  
 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  
 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  
 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  
 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  
 堅末年寵惑鮮卑故三情於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 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攬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棗 布葉垂重陰 外雖饒棘刺

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都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

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栢興勅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寔流舍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卹使力人舉興後謂嵩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耶於是美譽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叅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曾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

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  
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弘讚經法常迴此  
業願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  
禮拜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  
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  
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  
穎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  
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全  
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道

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  
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  
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  
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  
物竟宗歸 人思効仰 雲泉彌漫 蘭風肱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  
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  
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徃  
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

賓輒清談盡日更元規謂暢曰此塵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

為名答

戰三

十五

愚慙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惹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

三有沉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狀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



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藏舉計得二人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斫樵不

在於後閉戶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即問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為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

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  
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  
不已母共婿籌量即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  
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  
長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  
衣瓔珞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他  
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  
窮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  
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  
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為

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  
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  
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  
出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  
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  
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還家爾時  
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  
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兄驅  
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  
其心即以少許白氎與周羅般陀汝捉此氎

向日而帑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  
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  
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恙最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爲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陀遙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

又增一阿舍經云朱利般特佛教執掃帚令  
誦誦掃忘帚誦帚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帚  
更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帚掃除  
諸結縛

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  
得凡訶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力  
轉彼所誦伽陀更爲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

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  
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革屣上所有  
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  
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  
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

第一四一册

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  
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  
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  
緣如此闍鈍答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  
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  
曾不為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  
得如是極闍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痾  
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  
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已死由彼業力  
如是闍鈍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聞閉塞

瞿陀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  
闍鈍如是

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  
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  
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  
閉藏經道不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  
時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  
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

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利般  
特新作出家稟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

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  
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  
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  
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  
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  
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  
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  
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  
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  
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中臂遙以授佛

王及群臣夫人太子眾會四輩見臂來入不  
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  
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  
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  
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者般特解  
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  
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  
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  
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

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爲人暗塞五百道人傳  
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  
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  
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  
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爲即

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  
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  
咄比丘何爲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  
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  
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  
人恠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  
暗鈍但當自責何爲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  
像爲說偈言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希望欲解學正不寐  
身爲第一當自勉學利乃誨人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然後正人調身入慧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安能利人心調體正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後我自受為惡自受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  
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  
宿命無數世事三藏眾經即貫在心佛語摩  
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  
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經令  
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  
王宮在於上坐眾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

意不敢呵譴念其愚癡不曉達觀心為之疲  
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觀音如  
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  
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  
洹道

雜癡部第三

教三  
凡一十  
三改

十九

打蚊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  
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  
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

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即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捧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

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今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



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  
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  
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  
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  
神便說偈言

卷三

是等駭榛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二十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  
爾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  
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妬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甕內欲取  
酒夫妻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  
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爲打破甕  
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爲說法  
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爲喻見影鬪者  
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  
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

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間立言汝聽作羯磨汝二人一聚如是汝有三兩聚并及我如是我有三

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狙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狙言汝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狙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

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  
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  
於彼云何不造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  
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  
造木匠即便經地壘築塹作樓愚人見壘語木  
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屋木匠答  
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  
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  
二必為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

第一四一册

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  
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

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三不依乘

次第先學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  
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作事日  
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  
得已即便剥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  
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剥如是數數  
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

石磨刀深為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  
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駝  
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香積有年  
載方得一車數三詣市賣之十三以其貴故卒無買者  
多日不售心生疲厭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  
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不  
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更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

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聘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

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  
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唵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

往其所偷米唵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

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

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

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

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癱以刀

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

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  
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  
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  
決口乃顯其過

効瞞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  
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  
之此人見王眼瞞便効王瞞王問之言汝爲  
病耶爲著風耶何以眼瞞其人答王我不病  
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瞞故効王也

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

教三

二十五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至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遙見風吹大樹枝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爲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慳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轂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詐偽篇第六十此有六部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未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

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奸猾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偽為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

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葉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齋寶便走老婆羅門

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納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

暮宿但聞歌僂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  
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  
僂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  
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鶴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僂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  
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  
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  
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躄  
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  
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實語我從菩薩  
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  
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  
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

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為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

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慙慙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

爾時斯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

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

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

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敢常如先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為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  
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  
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  
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  
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求婦  
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  
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  
者今闍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

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  
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  
隨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  
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  
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  
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  
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  
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

求此住處維那亦今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闌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闔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闔諍人

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次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大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  
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  
飢行求食遍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  
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  
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  
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  
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  
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  
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  
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

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  
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饋饌自  
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  
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駭走狼便尋逐羊  
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  
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  
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  
反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  
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  
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

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驕逐垂  
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  
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嗚  
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為  
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  
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往狼便  
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為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  
納在山窟中誦利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  
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  
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  
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  
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

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九迦夷城數百千市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

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敏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

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  
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  
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眾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睿大臣者舍利弗  
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  
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

有一河名波利耶多此言彼時彼河岸有一人

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

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

處經歷蹋壞其華殺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

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念云

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

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  
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  
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  
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  
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鬘師見龜  
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  
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  
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  
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  
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  
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枝四 廣作種種<sub>十二</sub>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已脂糍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  
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  
爾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

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

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隨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此言時彼水願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

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  
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  
於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  
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  
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  
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  
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遍滿  
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  
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  
云何乃能比處願樂汝了下來隨逐於我

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  
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  
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  
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  
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  
喜從樹而上下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  
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  
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  
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  
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

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  
 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  
 念我須誰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  
 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  
 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  
 當時即將相隨後四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  
 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  
 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  
 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  
 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

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  
 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  
 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眾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

日知烏無見踰殺群梟散食其肉烏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終爲所敗衆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烏答言爾等衆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答而烏於

第一四一冊

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  
寒風猛盛眾鳥率爾來集孔中鳥得其便尋  
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鳥孔眾鳥一時於孔  
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鳥詐託善

焚滅眾鳥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  
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為妻其青雀唯食甘  
露好果孔雀為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天人  
有疾夢觀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已啓聞王令

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  
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  
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麩每處塗樹孔  
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  
候孔雀取麩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  
身必為利也校曰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  
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  
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  
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  
吾以慈呪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

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蹇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二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

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藥姪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俞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

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徐

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讒

鸛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鸛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

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  
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  
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為汝婦汝為我夫  
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  
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教四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十七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  
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  
索我徒眾頌曰

奸情詐癡 今信匪疑 偽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  
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  
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  
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暴刻之累妖妍靡  
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忌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耶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

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  
切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  
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  
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  
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  
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  
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  
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  
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目連勸誠釋提桓  
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

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今來反覆三  
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  
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澆  
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  
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  
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  
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  
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  
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  
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  
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  
比丘往昔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  
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  
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  
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  
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  
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  
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  
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

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



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  
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  
象是我前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  
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  
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  
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  
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  
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  
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

持優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  
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為爾作妻若不  
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  
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  
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  
我是鴛鴦守者投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  
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  
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  
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  
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

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踏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踏長者口破唇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萼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閻道 關閉牢深密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楮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略引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  
 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  
 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  
 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  
 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  
 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  
 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  
 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  
 奇香芬氲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  
 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  
 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  
 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  
 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  
 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  
 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

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學出手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

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胃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音釋

駢百昆切 咩羊莫者切 麩齒沼切 耶側鳴切  
楮先結切 鏤郎豆切 耶與郁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一

數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數五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  
群生悟無為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  
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  
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  
將欲方茲迥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璽異價淫渭  
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  
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  
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  
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  
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  
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  
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

共相敬愛邠郎長者恒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郎經紀是時邠郎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同邠郎曰此是誰家女邠郎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郎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郎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

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郎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郎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郎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勸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郎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

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邠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邠復莊嚴已女乘葆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

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

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  
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  
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  
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  
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  
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  
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  
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隨此邪見之  
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  
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

者在高樓上煩寃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爲  
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  
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  
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爲兒娶婦  
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  
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爲  
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  
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  
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  
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



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  
坐食食竟湯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  
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著空  
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  
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  
最大者何況如來第五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  
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  
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  
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  
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

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  
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  
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遍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兩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

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  
 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眾僧使  
 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  
 彼城遶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  
 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  
 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  
 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  
 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  
 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  
 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

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  
 城爾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  
 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  
 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  
 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  
 匹馬皆朱尾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  
 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  
 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皆遶  
 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  
 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

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  
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  
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  
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  
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  
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  
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  
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  
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  
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

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  
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闥上是時天地大動諸  
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  
及八萬四千人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  
淨出家爲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數五此須摩提女及八萬  
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  
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  
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  
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

人皆隨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  
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  
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  
值我身聞法得道

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  
名勞豆又是閻

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  
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  
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  
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  
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

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  
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  
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  
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  
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為是二事故  
自作誓言我不剪爪七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  
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以種種經書譏  
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擗蹴躑  
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  
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

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誑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

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今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應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應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

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  
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  
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  
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  
佛自知已墮負處教五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  
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  
意佛心柔輒第一清淨得大甚深最可恭敬  
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  
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  
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  
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  
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  
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  
牛乳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  
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  
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  
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  
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

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  
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  
惡牛自令擊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  
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  
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  
擊摩耶勑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爲捉  
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  
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  
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  
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

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  
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  
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  
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  
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慎莫  
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  
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  
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  
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  
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  
 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  
 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擊乳語適竟第二  
 切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  
 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  
 請取乳漣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  
 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  
 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  
 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  
 阿難報釋為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

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  
 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漣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蚰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漣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草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  
 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  
 共驚怪此牛弊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  
 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能如  
 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  
 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  
 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  
 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  
 時曾爲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  
 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

第一四一册

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在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

須陀洹道

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懽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眾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即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

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嚶口歎

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數五

十二

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

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

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

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

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

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

斯古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

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

蔭覆人眾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

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

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

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  
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  
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  
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  
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

教五

十三

子生于天上下生為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  
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  
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  
佛即納受以為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  
又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摘試神

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  
抱須彌山欲以口齒齶齧金剛諸大士譬如  
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  
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  
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  
蚊子共金翅鳥捕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  
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  
猶如飛蛾投於大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  
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為富人煮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

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眾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卧棘刺上洗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為智者之所怪晒受苦現在殃流來劫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姪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人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厭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

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  
惑著謂為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  
持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  
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真金者燒試  
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囊兜羅綿  
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  
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有非是  
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  
金事情都現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羗偷王庫物  
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  
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羗答言我衣  
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羗本所有  
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  
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  
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  
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為下以下為上以不  
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為  
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羗者猶如外道

窮偷佛語著己法中以為自有然不解故布  
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羗得王  
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  
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  
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  
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  
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  
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  
彼外道聞佛善語饕竊而用以為己有乃至

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為利養  
故偷取佛說化導眾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  
猶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  
復言非兄此亦如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眾各休禱

邪徒虛抗志 鏢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略引

辯聖真偽一

妄傳邪教三

道教敬佛五

辯聖真偽第一

邪正相翻二

妖惑亂眾四

捨邪歸正六

教五

十六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焉能開誘  
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  
眾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  
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  
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限域辯御乖張

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  
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  
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  
千大千咸稱正覺為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  
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詔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  
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  
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  
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  
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



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  
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升  
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  
矣又後漢時史官傳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  
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  
項有白光寤已問諸臣等傳毅對詔有佛出  
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  
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  
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  
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  
志存開化蔡愔使誥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  
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  
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  
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  
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  
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

第一四一册

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  
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  
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  
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  
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  
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  
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校得  
辯真僞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  
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

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  
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齋道經置於三  
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  
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爲  
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  
火化悉成煨燼教五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  
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  
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  
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  
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行曰太上

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天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遠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媵好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

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遍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爲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校五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鎚十九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耀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

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搆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

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

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設酒脯蒸琴之事 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

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

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  
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  
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  
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  
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真真  
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  
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  
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

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  
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  
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末若銷像而絕鑄鑄  
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  
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察  
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  
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  
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  
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  
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

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  
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  
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  
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  
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之潤屋如此  
飯五  
二十一  
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  
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  
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  
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  
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

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  
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  
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深  
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  
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  
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  
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  
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  
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

匡爾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  
開霸業曰磬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  
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  
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  
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

出於遠方而棄其實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  
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  
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  
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  
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

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  
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  
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  
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  
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校五

三十一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  
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與地理山川之  
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  
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  
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

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  
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  
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  
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  
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  
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噉藜藿  
長飡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  
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  
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  
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

生滅乎計感脩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  
堪中夏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  
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  
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  
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  
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魑魅  
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  
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  
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

校五

二十三



魑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魑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

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析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

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

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繖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為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因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

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  
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  
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  
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  
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  
佛之為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思  
德既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  
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  
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  
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

教五

二十五

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  
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  
福祚於無窮過危亡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故未有佛法  
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  
亂爾方外對曰愚慙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  
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  
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  
寇賊奸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  
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

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慕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

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捐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

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酬對方外對曰道教浮踈詎明三報儒宗握躡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素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

第五

二十六

距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  
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  
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  
獨號正遍知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  
霧卷夙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  
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  
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  
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  
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  
狀麟闔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

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懲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  
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  
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

發主

二十七

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  
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  
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  
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  
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

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三年不言因

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勅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

道士田仁惠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  
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  
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  
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  
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舊時道經祭  
醮並有鹿脯清酒較五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  
經言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  
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涅槃為長安經被殺  
不行今復取用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  
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

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  
觀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為是  
漢語為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  
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  
故知偷用真偽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  
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  
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  
稱佛為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  
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  
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

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為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遍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依聖教若依佛經二十九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

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虜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



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微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偽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己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羗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為己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

所言天尊之號

教五

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

三十

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剛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徃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髮戴金

第一四一册

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  
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  
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  
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  
繒線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并破逗留彼  
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  
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姚皆  
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  
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  
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

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  
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  
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  
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  
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  
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  
教入洛請求誦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  
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  
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

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

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聖

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  
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齋  
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偽管  
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  
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

教五

三十三

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冰種  
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  
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

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  
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  
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  
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  
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  
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  
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  
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疊逆弗作又陵孫張  
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  
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

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

殷五

三十三

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樞秘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菴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

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遶遂便奸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馱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步

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大語顧納通傳入闇則噓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

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噓聲質時呵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勅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

卷五

三十四

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  
鑒照知偽付法法官拷捷苦楚方臣勃恩恕  
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  
非正疊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頗興矣勅道  
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藝  
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爲皇太子  
弘療患得損錄其功效授以榮班緣煎驅使  
妄作威禍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  
詐取人財物遺營功德隱盜允多朱紫莫分  
而偽敷至教菽麥詎辯而潛讀禁書徒知僕

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仞何能蕩其穢  
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懃  
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咎疊宜從伏法其叅迹  
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即發  
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  
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碓車牛馬等並宜沒  
官校五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  
興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  
羅斯言逕廷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

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燭火之暉爭日月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寇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

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

既敬已經依法遵佛冀伏邪愚依承正典

引略

二十二經令  
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  
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三依老  
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  
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  
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  
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  
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鷓鳴山中供養  
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

教五

三十六

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  
釋迦文佛 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  
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七依昇玄經云  
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  
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  
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  
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  
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  
如供養不得遮止 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  
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為先 勤行常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較五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

化遊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

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

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菩薩今來

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

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闍宗字維那訶西域也

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

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

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為沙門

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

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

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

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

右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  
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教  
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  
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  
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  
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  
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

佛國 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  
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為沙  
門大學佛法為眾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  
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  
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  
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依  
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  
教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  
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  
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二

教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

教六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  
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未絕  
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作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  
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  
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  
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  
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  
道通機德圖取聖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  
於慾海引舍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  
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

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  
機心淺薄好生厭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  
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  
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  
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  
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  
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  
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  
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  
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

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  
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  
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  
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善  
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  
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華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故  
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  
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

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

盡並水清日盛霧霽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不倦渴愛龍聳之士慕探賸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鑿娘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三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舍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宗一乘

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  
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  
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  
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  
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  
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  
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  
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  
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誠  
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

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  
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  
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昔金陵  
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  
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  
梁祖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與門  
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  
貴遊託以襟期異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



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  
十人親目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  
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  
絜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  
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  
矜誇術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  
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  
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掬試上曰  
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  
難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

覓有僧名佛傷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無  
定方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  
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  
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  
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  
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輦將來於是合衆皆憚  
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  
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  
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  
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

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

未悟仍有祇崇麴糴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未隔上異仁福下垂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髮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

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  
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  
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  
吉州司法叅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  
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  
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  
申省奏聞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  
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  
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同並款稱云此先  
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

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  
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  
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昔僧尼戒處  
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旣僞廢除道士女道  
士旣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  
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憑奏官請將老  
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勅侍郎  
崔仁師宣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旣不可傳又  
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  
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

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竒聰明釋子勅入逍遙園與什叅正詳譯

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摘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摘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

教六

七

推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

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懃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

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  
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弒曰當周定王  
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屬鄉曲  
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  
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  
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  
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  
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  
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  
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

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  
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弒曰  
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  
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弒曰孔子既是制法  
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  
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  
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  
不有此迷弒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  
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  
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

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  
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  
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  
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  
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  
衛尉許伯姚梁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  
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  
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加  
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  
諫帝乃止配徒馬邑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  
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  
惑胡言以為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  
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  
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  
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脩平而兩邊棘刺  
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  
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  
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  
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

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  
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  
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夾有一  
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  
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  
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  
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  
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妄失宿命不  
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  
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

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  
有掣狗啣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  
群鳥其啄如鋒飛來甚速鴟然血至八人口  
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其餘  
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  
二條為異故詳記之觀歷既遍乃遣惠還復  
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  
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  
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  
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



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忒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欵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驗出冥祥記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

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以爲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十一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

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竟來周正

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

慙不測吾風合眾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

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

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

承威德更於州寺名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

於所住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此有  
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  
故富同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為衣金銀作屋  
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席殿容  
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蟬於青瑣食則  
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

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淒清颯颯  
卧則蘭燈炳曜繡幌垂陰錦被旣敷孺氈且  
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舉雷動千乘萬騎隱隱  
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  
利也

引證部第二

卷六

十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  
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  
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  
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

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  
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琉璃遇得熱病諸  
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梅檀用塗其身當得  
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  
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  
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  
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  
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  
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  
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

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  
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  
門純紺瑠璃門內有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  
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內門純  
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黃  
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  
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  
見瑠璃地屋間剋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  
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  
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

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  
王知地已即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  
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  
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  
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  
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  
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  
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  
遍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  
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

即將王入遍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爲說彌離勸喜即往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入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

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長六從是以來十四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

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煇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

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輝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爲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十五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生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

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  
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  
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  
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  
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  
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  
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  
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  
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遍推覓者儻  
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

爾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  
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  
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  
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  
我故出家得道

又出釋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  
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  
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捷連數往弟家而  
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  
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

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教六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

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爲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



為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  
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池邊為天風起  
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群臣坐共叅論羅列卜  
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  
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  
提答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  
邊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  
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  
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  
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為天風起吹王殿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  
任作調度吾領二十萬眾往到卿舍看去樹  
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  
牀蓆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  
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即將領  
二十萬眾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  
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閤  
之奴小復前著至內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  
正皮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  
婦耶答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

第一四一册

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  
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  
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爲王  
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伽婦拜我何故淚  
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  
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  
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  
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  
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  
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

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  
寶施兼綾羅繒綵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  
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  
舍過殊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  
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推鍾鳴鼓圍樹提宅數  
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捉金  
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縶戾腰髀  
嬰婆狀似醉容頭腦巨我不復得起於是樹  
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卧地不  
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

卷六

十八

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  
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  
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  
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  
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  
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  
其菴屋米糧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  
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蕩照天下又  
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出旃檀餓鬼  
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

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  
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  
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  
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

數六

十九

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  
城內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  
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  
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  
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

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椽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

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爲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

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  
 伎樂齋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  
 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  
 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  
 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  
 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  
 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  
 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為假 竊服臯門上

濫次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事襲驅馳者 已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名

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地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其多王尋病薨

右一驗出  
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尔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鈎從爾資產巨萬

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噉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嚮嚮隨刀不見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

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為大鳥踣屋梁上天曉復形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

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

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右一  
給出

冥祥  
記內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

教六

三十二

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

文本沒在水中間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

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

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

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

第一四一册

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頽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時悞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

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

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

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

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

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為

婺州治中臨兄為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

爾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貧兒部 貧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  
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  
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  
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舒  
稻蒿以為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斂肘則兩袖  
皆穿納縷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  
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  
之縷鄉里既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  
時噴坑度日雖慚靈輒而有翳桑之弊乃愧

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  
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  
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窶盡是故  
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  
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頓焦然華色既衰容  
轉羸鄙身體尪羸飢渴消削眼目掐陷支節  
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  
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

拾掇糶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  
卧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  
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  
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爲排辱舍主既出  
欲加鞭打俯偻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  
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  
敷座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飽設值大  
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  
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蜂遠離被霜之  
草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

卷六

二十四

麀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捋拾今日貧困談  
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  
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  
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  
室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  
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  
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爲非若造善業他以  
爲鄙所爲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  
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若不加譽復生誹謗  
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僞若

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

教六

三十五

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言其講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

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停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飢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

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瞠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深泥殫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

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為大苦

須達部第三

發六

二十六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

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  
來汝當自食為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  
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  
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  
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  
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  
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  
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  
可說盡

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

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旃檀  
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  
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  
炊米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  
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為說  
法得道

卷六

三十七

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  
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  
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  
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

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麩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王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雞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有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為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

之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為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為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

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  
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便稽遲  
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至佛所禮佛聽法波  
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  
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  
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長六遂懷愠心  
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  
告王言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  
瞋恚忿結不解貪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  
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

為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今  
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為佛  
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  
斫取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  
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  
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  
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  
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爾若不  
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  
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

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  
 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  
 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  
 之實為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  
 卧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

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教六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為佛  
 作禮又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  
 眾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  
 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  
 大眾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  
 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  
 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  
 呪願無敢與者遍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  
 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  
 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為飴此無慈愍意吾



爲王者以鐵輞車輾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  
親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  
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  
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  
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  
無量吾爲王者富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  
日猶不報今日飢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  
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  
觀訖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乞到  
他國中卧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

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  
曰當有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  
案行國界誰應爲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  
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  
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兒驚愕自云  
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  
浴著王者冠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道從前  
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卧寐不覺  
車輾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  
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

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得蒙  
 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  
 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  
 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  
 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  
 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  
 弟子無央數眾往詣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  
 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為說  
 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  
 直轆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為火車所轆億

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  
 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為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轆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說六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三十一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  
 又愚賢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

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  
衆僧乞食自活獸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  
言如來出世甚爲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  
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  
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  
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  
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  
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  
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  
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爲說法成阿羅漢於時

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  
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  
衆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  
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  
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  
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  
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秬米還至其  
家隨意坐次自食秬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  
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  
來如鴈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

觀衆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  
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  
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  
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  
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  
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匄自活  
卷六  
佛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柰有  
一山名曰刹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  
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  
散陀寧時世早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

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監  
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  
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獸心便生我  
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  
恒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  
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  
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  
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  
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  
物盡變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

即擗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三十三遭值賢聖蒙得解脫教六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

是也爾時祇陀及衆會者觀其神變皆獲四果

貧女部第五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小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瓠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

老母白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坻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教取水施受爲祝願次與授戒後教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舂炊磨即宿其處或在糞埕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伺其大家一切卧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敷草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

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爲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五百天子齋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華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爲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是學

第六

三十四

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  
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  
哀福於衆生捨諸豪華富而從貧乞時欲分衛  
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  
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  
聚中傍鑿糞聚以爲巖窟羸劣疾病常卧其  
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柵  
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  
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未失福  
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

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  
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即說  
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愍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矜恕我 實不爲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爲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鉢以爲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遂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籬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齋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爾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

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耀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



下五體投地禮畢即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佛為特尊次有迦葉能閉罪門  
昔在閻浮 糞窟之前為其貧母 開說真言  
時母歡喜貢上米糝施如芥子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封受自然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教六

三十六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糝乃  
致此福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  
良榮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  
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公身體  
瘠瘦偻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窮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  
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呪願良久不  
去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  
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  
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  
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預開瓶苾  
芡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入弊食  
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呪願施家  
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  
香公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迦葉思惟

第一四一册

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為福祚吾今已受不  
宜復還迦葉讚歎帝釋種福無厭忍此醜類  
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  
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緣略引

卷六

三十七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  
市中饜之以糞灑之旋復見黑灑衣不汗如  
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旬試欲殺  
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  
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咎見

搜神記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寔由高慕施	頓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貴門光景麗	賤業未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縈	儻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經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音釋

莞

音官草似藺藪蘇後稷隱豈切畫也錄音睨計

視切

隽與俊同麩芽麥也斌早民切著切蒿

屬視切

殞殞必刃切切鴛直禁筋舉欣切欸勿

也切

忽邠廣漢縣名耳幌胡廣切孺奴切

也

鏤郎豆切肴余六切劇甚也萎切於危

也

机舉履切髓音寃也嬰烏可擗抽庚切駟

音鄒

駟蔗慈焦切闕視缺切時丈里切嶺

也

玩牛丸切竣七巡切伺相吏切儻儻主

也

溷胡困切獷古猛切詩詩張也器魚口中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不道忠信停尼耕切捺乃曷切帶他計切

閑與閑同轆郎狄切擗撫亦切玦徒古切

柵測華切編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也動潘未汁也溷匍匐匍音蒲匍音畢悸其季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較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較七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菩薩恒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

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省己為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犍牛所觶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觶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檐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



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  
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  
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驅馱鹽入  
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爲說法時牛聞已  
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  
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  
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  
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  
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  
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命終得生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  
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羴鹿  
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  
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  
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  
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  
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  
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  
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

第一四一册

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擗  
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  
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  
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  
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  
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  
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  
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  
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

鉢孟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  
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  
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見其師  
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  
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  
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  
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  
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  
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  
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



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眾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

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

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

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

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蘇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

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癭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曾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

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

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給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

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為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

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舐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 略引十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卜士瑜

洛州人王五戒

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汾州人路伯達

雍州人程華

潞州人李校尉

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

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

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

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鷓忽謂

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項之果有致焉眾咸

奇之故傷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

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  
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  
稱每輒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  
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  
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  
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  
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  
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

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嘗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廟神

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火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

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  
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  
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  
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邗亭廟神得  
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  
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  
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  
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  
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  
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内人才  
思儻微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  
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  
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  
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  
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



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眾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

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也其見稱如此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驪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埠財里

為齊諧里也

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恪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

黑文橫絡周巾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渡

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額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

報七

十二

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收葬焉

二驗匪出  
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匹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家生復產二胎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

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  
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為於往日避生父  
眼取縮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  
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  
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  
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  
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  
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  
踰圍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  
曰猪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

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縮不生報僧云  
父存之日曾失兩匹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  
云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  
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  
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  
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  
縮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  
經再宿而穌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  
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縮若干匹

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為白我嫌努力為其造像修福未即告乞鄉閭得緝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歔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犉牛產一赤犢子額上

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施

右三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嘉鳴有

穀七

十四

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

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託炭丁犍牛處胎後生犍子遍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

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爲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校尉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

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已  
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  
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  
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  
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猪言婆若有驗  
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  
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  
懷慙慙即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甌  
令卧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猪  
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  
聞平安東宮率梁難地并州人改任懷州下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  
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  
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  
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  
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  
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  
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語嫌欲寫  
何經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

第一四一册

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教七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爲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

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敢逼待寫了何須忽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  
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  
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向拾遺自說

諍訟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教七

十七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  
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  
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  
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

去未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沿流  
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舍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諍起  
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  
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  
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爾時世尊以淨天  
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  
往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  
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為是

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  
 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  
 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  
 教誠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  
 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  
 眾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  
 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以  
 五繫縛將還天宮十七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  
 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  
 縛將還我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  
 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  
 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

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關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

主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

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

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脩

羅起大鬪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

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為戰鬪宜

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

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縛

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

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

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

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會處

立置我前諸脩羅眾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

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

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之將

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之爾時毗摩  
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  
今不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  
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  
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  
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  
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  
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  
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  
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爾時毗

第七

二十

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  
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  
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璫處處  
遊行不爲妨礙爾時羅睺羅阿脩羅王自服  
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躍幻化  
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導從而  
出欲共忤利諸天興大戰鬪爾時難陀憂波  
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彌  
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  
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



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聞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為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又天王三毗樓勒又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

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教七

三十三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惟忍能止諍

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

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眾 破壞聖眾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為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闢 一闢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闢 一闢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闢 一闢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闢 一闢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為主

人典粳麥豆時家有羝羯伺空遂便噉食麥



豆升量折損為主所贖信已不取皆由羊噉  
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羯羯  
亦含怨來舐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  
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舐婢婢緣急  
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  
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  
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  
見已而說偈言  
贖志闢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華負  
鬪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讎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略引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  
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  
向以為近日黑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穀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第六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呪詛部

誹謗部

避譏部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穀八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派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爲招豐之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

由業縱加鳩毒毒不能傷異道興謀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真僞巨辯庵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染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呪詛部第二

如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爲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

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未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類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厭大婦心妬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

如殺之取鐵針刺兒顛上後遂命終小婦疑  
是大婦殺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爾時謂  
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呪誓若殺汝子使我  
世世夫爲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噉自食子  
肉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  
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  
獄罪畢得生人中爲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  
夫家產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  
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  
夫時別卧前所呪誓今悉受之時有毒蛇螫

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蘇至曉  
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小者抱之涕泣進  
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  
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  
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  
之間俄爾沒死還趣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  
血狼藉在地母時斷絕良久乃蘇遂前進路  
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  
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  
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

之懊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熟打婦陳產意夫瞋怒尋取兒殺以酥煮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柰國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爲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

時合婦生理時有群賊來開其塚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爲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塚爲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理經於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剋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洹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呪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

雖得羅漢恒執鐵針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  
夜患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

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姓常好惠  
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  
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卧室內人無見者時

數八

四

有力士向王廚食恒懷飢乏獨牽十六車樵  
賣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  
形體力士自惟我力乃爾不如無手足人往  
到佛所問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  
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其驅使魚身所具

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若  
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  
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  
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  
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有  
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  
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兀手年  
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  
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五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見祇洹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羸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取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



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身其大夫人見其有身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隨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諍遂相打捧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巨言逼切得急而作呪詛若我真實墮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

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法句喻經云瑠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奸謀昇殿遂將兵就祇洹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飢餓斃蘆葍根腹脹而薨於是瑠璃王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問空中自然音樂迎其魂神瑠璃王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

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爾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永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

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必破諸有

大悲分陀利經偈云

衆生老病死 沉沒愛流海 處在三界獄

衆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灸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著邪見 旋迴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第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

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於地未起悲啼

兩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

障願分別說今我等輩自清淨心勿復更造

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

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

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滅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婬欲爲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法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復於八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百千歲墮熱地獄復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爲人憎惡毀訾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爲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

第一四一册

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記爾時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捫淚恐怖毛豎而作是言我等從今若生瞋恚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一切所不起諸過爾時世尊讚彼六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當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清淨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鬧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已往六師所問言為男為女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者慙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為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佛又舍利弗目捷連及頻婆娑羅王并諸王夫人未

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須達等如是諸人皆  
佛弟子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  
為佛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  
時長者即詣我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汝婦  
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歡喜六師心  
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九汝婦臨月  
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  
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遍城市唱言  
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  
已喪命爾時長者陪復於我不生信心即便

殞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摧邪六師遙  
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噉  
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  
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  
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佛到長者  
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  
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脩短但  
問所懷為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  
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  
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為幻術

長者見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衆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螫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

又賢愚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答言汝相無兒夫婦愁苦往問世

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時到佛與衆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遊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數六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即時捨却蜂蟲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

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  
共飲之皆悉周遍獼猴歡喜騰躍起僂隨夫  
坑中即便命終魂歸受胎於師質家婦便覺  
身日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  
家內器物自然滿蜜師質夫婦喜不自勝語  
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蜜爲瑞應因  
名蜜勝兒既年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  
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  
滿蜜衆人共飲感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  
緣生獼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

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度渠水而作是言  
彼人飄疾熟似獼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  
辦年少聞已衣毛皆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  
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若羅漢故五百世  
中恒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  
沐浴清化得盡諸苦

避譏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  
見佛時禮已不坐爲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  
坐又不廣爲尼說法故不坐又爲止誹謗故

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姝女共在一處而今出家與本無異欲滅如是諸譏毀故是以不坐又女人鄙陋多致譏疑是以不坐

宿障部第五

又大乘方便經云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牀坐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

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爾時阿難憂愁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無有留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智心雖在宮中姝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為眾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眾尊王菩薩能與我共



一牀坐者我當令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菩薩  
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  
是法門若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  
女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座起向  
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呵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發  
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眾生爾時世尊記彼  
女人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  
世得成爲佛號無垢煩惱善男子我念過去  
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  
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  
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人彼  
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誼  
梵志以手執之即時躡地爾時梵志告女人  
曰姊何所求女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

第一四一册

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爾當死爾時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拙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女以我致死爾時梵志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爾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為家室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爾時梵志

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爾時為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  
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界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即自躡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漆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首謀橫假

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墮大地獄時無  
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第六十七之餘

宿障部第五略引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佛患頭痛緣第三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佛患背爛緣第五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杆謗佛緣第八

佛食馬麥緣第九

佛經苦行緣第十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

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

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

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

事不知世尊無比眾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

衆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  
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孫陀利謗以何因  
緣被奢彌跋提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  
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  
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木槍  
刺脚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  
被多舌女人舞杆大衆來相誹謗以何因緣  
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  
在鬱祕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  
吾當爲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即還復坐阿耨

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即爲佛作七寶  
交露蓋蓋中兩栴檀末香周遍無數諸天八  
部皆來詣佛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  
去波羅柰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姪女  
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  
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  
服即共嚴駕至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  
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  
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爲去其不遠伺  
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誰知我處念已

殺埋平地如故乘車而去從餘門入城爾時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召群臣遍城求之不得徃到園廬搜索得屍諸臣語無爲曰已行不淨胡爲復殺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辟支便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衆臣便反縛辟支考打問辭樹神現半身語衆臣曰汝莫考打此人衆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臣雖聞不肯聽用特詣王所王聞瞋恚勅諸臣等急縛驢馱打鼓遍巡出城南門將至樹下計

牟針之貫著竿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臣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衆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衆人言盜視逐行見已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已走趣大眾並喚上官莫因殺此人是<sup>殺九</sup>我殺耳願放道人縛我罪治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sup>三</sup>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將來世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答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

羅柰城乞食我宜衆前取滅度耳便於衆前  
踊昇虛空於中徃反坐卧住立作十八變一  
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  
腰以上出煙三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  
左脇出火右脇出煙五腹前出煙背上出火  
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出火  
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  
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十或左脇出火右  
脇出水十一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  
腹前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

出火十四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或兩  
肩出水或兩肩出火十六或舉身出煙十七  
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  
身滅度於是大衆皆悲啼泣或有懺悔或有  
作禮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即  
將淨眼詣王手脚復以著土王忿依前殺之  
佛語舍利弗爾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  
女者今孫陀利是爾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  
種是我於爾時由殺鹿相枉因辟支以是罪  
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歲墮在畜生



無數千歲隨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  
故獲此謗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與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  
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

數九

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復有  
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  
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以梵天爲  
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有一辟  
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內乞食偶至梵天門

淨音見辟支佛衣服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  
喜即請供養自今已去常受我請即以美食  
滿鉢與之辟支受已升空七及迴旋飛還時  
城內人見此神足舉國歡喜供養無厭淨音  
供養辟支日進侍延如達遂薄延如便與嫉  
妬誹謗之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遂  
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諸童  
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  
交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有此穢聲耶聲經  
七年乃斷於後辟支現十八變取於滅度衆

人乃知延如虛謗辟支佛佛語舍利弗爾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今優填王是爾時淨音者今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因供養故便生嫉妬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共入地獄鑊湯煎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誹也

佛患頭痛緣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時世穀貴飢饉困苦人皆拾取白

骨打煮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買一升穀爾時羅閱祇城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吱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捕魚食之捕魚著岸在陸而跳我於爾時為小兒年適四歲見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名麩一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爾時吱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則我身是爾時麩魚者毗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王相

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斗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按額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尋消猶如自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釜投一滴水水即焦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鎮我頭痛熱者爾當消盡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衆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爲我治病得愈吾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病既差已後不報功長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數九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今治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舍利弗爾時醫子者則我身是爾時病子者今調達是我爾時與此非藥致令六

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歲受地獄苦及畜生  
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有骨節煩  
疼病生也

佛患背痛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  
羅閱城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  
一姓刹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  
羅門語刹帝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  
刹帝便不盡力令其屈伏二人俱得皆受王  
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刹帝到後節日復來

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刹帝復饒不撲得  
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  
語刹帝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刹帝心念  
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  
當使其消殄乃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用  
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跨腰兩足蹙之挫  
折其脊如折甘蔗擊之三旋使眾人見然後  
撲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  
佛語舍利弗爾時刹帝者則我身是婆羅門  
者提婆達多是我於爾時以貪恚故撲殺力

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歲今雖成佛  
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也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  
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  
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見  
此里中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  
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用當受之衆  
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  
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殃

對不敢造惡佛便躡在虛空去地一刃木槍  
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四刃  
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  
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  
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由延  
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  
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右出在佛前  
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  
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  
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

於其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空中  
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  
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  
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  
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  
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爾時世尊與  
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  
城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隨從上下  
至羅閱城佛亦為羅閱祇人說宿緣法佛與  
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

出城佛問眾人汝等欲何所至眾人答曰欲  
隨如來看此因緣佛語眾人各自還歸如來  
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眾人還佛  
語阿難若眾人見我償此緣者皆當盟死墮  
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已  
房勅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  
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  
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襲繫之  
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跌上下  
入徹過入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

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爲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脚足也佛被瘡已苦痛酸疼阿難卽至佛所見佛脚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脚足啼泣隨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爲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

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作自造自受諸漏已盡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惟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爲木槍刺脚從床悶死墮地良久乃蘇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勸

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佛右脇側卧王禮佛已手提佛足摩拭口鳴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為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駭不學問未識真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者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瘡者婆曰諾者婆即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者婆出百千價毘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鳴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衆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為王一切衆會說四諦法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慰佛說偈讚已禮佛而去



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柰國各合資財嚴船度海乘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姝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姝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使沒盡諫之不去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

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却後七日如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鉢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銳牟刺第一薩薄脚徹過上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

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船以銳牟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爲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爲木槍所刺

又大乘方便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爲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

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爾時爲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眾中告大目犍連言今此大地出佉達羅刺欲刺吾左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隨佛去如是展

轉乃至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  
至閻浮提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  
向如來爾時如來即以右手捉刺左手安地  
右脚踏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  
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  
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  
海中持積刺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  
報善男子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怨賊欲害  
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  
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報是二十人即從

較九

十三

座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所興惡念不  
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日向佛悔過  
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  
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  
正解是故如來示法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  
方便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  
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產  
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

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  
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得不與摩提  
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去來  
耶舍曰可爾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  
便推崖底以石培之便命絕佛語舍利弗汝  
知爾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眞淨是也爾  
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  
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以貪財  
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燒煮爲鐵  
山所培爾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對

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爲提婆達舉崖石長六  
丈廣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埒羅以手接  
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大姆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打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  
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  
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  
結使未除爾時波羅奈城有長者名大愛資  
財無極婦名善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  
其家以爲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

事無乏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橫生誹謗言無  
勝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  
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爾時常歡比丘者則  
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  
於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緣無數  
千歲墮在地獄受其苦痛今雖得佛以餘殃  
故為多舌童女舞杆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  
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  
歡樂不知我苦汝先共我交通便我有身今  
當臨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爾時

衆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  
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啣於杆舞忽然落  
地爾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從衆見杆墮地皆  
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  
亦吹罪物何能興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  
真教九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衆各  
說是時地即劈裂火焰踊出便墮中徑至阿  
鼻大泥犁中大衆見女現身墮泥犁中阿闍  
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為豎即起叉手長跪白  
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答大王此女所墮

名阿鼻泥犁閻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閻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閻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為下佛語閻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答王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姪欲發口之四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

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慙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耻身口

此二不離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佛問王

曰何為啼耶王答佛曰為眾生無智不解三

事恒有折減是故悲耳此眾生等但為身口

為大不知意為深奧如人殺生偷盜姪泆天

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

所聞非眼所見是故眾生以眼見耳聞為大

今佛說乃知心意爲大身口爲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謗毀佛先心思念當以繫杆起腹在大衆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事說是法時八千比丘滿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人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

又生經云爾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人俱入

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盂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譟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嚙繫盂繩盂卽墮

地眾會觀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違業為佛弟子既不能盡欲反懷妬結譎大聖乎即勅掘地為坑深欲倒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數多初九圓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有一男子遷益倍十六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王等爾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則暴志尼是

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譎佛說如是眾會疑解莫不歡喜佛食馬麥緣第九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如來在槃頭摩跋城中王名槃頭與群臣士女以四事供養如來及眾僧終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韋陀典籍亦知尼捷筭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時王設會先請佛及諸大眾僧佛默然許之王即還宮具饌種種腴美及



設床座罷能髡髡辦具已畢王執香爐於殿  
上長跪啓白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毗婆葉  
佛見時已至便勅大眾著衣持鉢當就王請  
大眾圍繞往詣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  
自斟酌種種餽饌爾時有一比丘名曰彌勒  
時病不行佛及大眾食已各還本處遇梵志  
山王見食香美便興嫉妬意曰髡頭沙門正  
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  
等見此髡頭道人食於甘美餽饌不諸童子  
曰實見此等師主亦應但食馬麥佛語舍利

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者則我身是爾時  
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  
勒者今彌勒菩薩是我於爾時以興嫉妬罵  
言不應食其甘饌正食馬麥卿等亦云如是  
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  
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  
馬麥九十日我於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  
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擣麥人以卿等加  
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又大乘方便經云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婆

羅門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  
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  
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為彼  
五百馬故此五百馬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  
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故墮  
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  
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  
心為欲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由大馬威  
德故令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今還  
得我愍彼五百菩薩隨馬中者欲令得脫離

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時五百馬減  
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爾  
時大馬為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為說法示教  
悔過令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  
言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爾時五百  
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  
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兜術天上彼五  
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法已必定  
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支  
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號曰善

調如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爾時阿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爾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為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飢渴想如來復知五百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姪欲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為調伏五百度五百馬菩薩故如來以方便力

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奈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狩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髮因以為名火鬘面首端正有三十相髮梵志典籍圖書識記無事不博時有一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鬘少小親交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

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鼠壞土等和以爲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不爭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丘衆二萬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誣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用見此禿頭道人爲直是禿頭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著衣服已護喜舉右手遙指示曰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否火鬘答

曰何用見此禿頭道人爲何有佛道可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鬘便脫衣捨走護喜遂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撮其頭牽口爲一過見佛去來爾時國諱捉人頭捉者皆斬火鬘驚怖竊心念曰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汝放我頭我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足於一面坐火鬘直舉手問訊已便坐護喜又手白

迦葉佛言此火鬘者多狩邑中太史之子是  
我少小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願世  
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視世尊  
從頭至足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純淑調  
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媚  
敬九  
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彌無能見頂面如滿  
月光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鬘見佛相好便心  
念曰我梵讖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  
事一陰馬藏相二吐舌舐面相於是說偈問  
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面舐頭不 願為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  
髻并覆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  
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  
繞身七匝從頂上入以神足力現陰馬藏相  
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見佛  
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踴躍歡喜不能自勝如

來爲火鬘說法止其三業令行菩薩行火鬘  
即禮佛足長跪白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  
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  
我此懺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至三迦葉  
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俱禮拜  
退後自尤責悔不早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鬘  
童子說偈讚護喜曰  
仁爲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舍利弗

爾時火鬘童子者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我  
父王眞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爲太  
子在宮居婁女時至於夜半作瓶天子來語  
我言日時已到可出家去爲導者是舍利弗  
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也我前向  
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禿頭沙門何有佛道  
可得以是惡言故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  
一麻一米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  
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然後得  
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衆惡已盡諸天人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媚靡寄切  
媮媮也  
髻古詣切  
縮髮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穀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

此有七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彌陀部

彌勒部

觀音部

滅罪部

雜呪部

齊十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爲用也拔矇昧之信心啓正則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滅積劫之深痾業旣謝還黑法潛形所以累聖式陳衆靈攸仰故波

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顯儀於赤畿七佛揚道於時緣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誥尤難備寫然陀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據斯以言彌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痾隨聲發而苦除遂音颺而事舉或召集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雨集福祛災感應不窮其來久矣

懺悔部第二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

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持無多功效自無志誠謗言無徵或有文字訛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噉酒肉或雜食葷辛或觸手汗穢或浪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立道場懸繒幡蓋燒衆名香四門護淨禁止雜人隨其出入每須澡浴多覓和香口內嘗含志誠殷重自責已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普爲四生六趣心心相續刹那匪懈如是懇已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爲破衆生種

種惡故受持神呪故有五法不得爲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食五辛四不姪五不淨之家不在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無量衆生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能治千轉陀羅尼神呪釋迦牟尼佛說此呪出於西卷十梵由來盛傳至隋大業初東都洛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此呪以惠遺學時有彥琮法師即傳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蕩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瑕累即於別院仍建道場每至肇春為受戒  
 沙彌及餘道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  
 十餘年時漸訛替恐後人不知本末故委具  
 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陀羅尼集十卷廣明雜  
 呪不煩具錄今且逐要時濟所須意存滅罪  
 除障出四十餘首除病濟貧護生延命雜術  
 之徒亦略述二十餘件或此處無文西域有  
 本三藏口傳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傳之流  
 行餘之不盡者冀尋大本佛說呪曰  
 南慕遏羅去聲怛那奴箇切怛邏耶夜羊箇切南麼

阿長聲羅耶阿短聲吠盧吉低濕吠邏夜菩提上聲  
 薩哆平聲昏耶可切摩訶薩埵婆耶摩訶迦嚕  
 膩你切迦夜羊可切怛純地可切誓曳去聲誓曳誓  
 夜羊可切婆長聲藍許乘切你太柔切誓榆怛唎迦去聲  
 邏迦邏去聲磨去聲邏磨邏和箇切邏哆邏遮章可切  
 邏遮邏鉢邏去聲遮羅鉢邏遮羅器拏去聲器  
 拏薩婆去聲羯磨吠邏拏干聲你迷婆伽吠底你都切  
 索訶去聲薩囉吠囉低薩婆去聲勃陀長聲吠盧  
 吉低隻芻款數切林始出切噓怛邏揭渠謁切邏拏  
 寔哈呼間切婆輕長聲迦夜沫奴比扶必切闍夜

那比輸達你 素嚕 素嚕 鉢邏鉢邏素

嚕素嚕薩婆勃陀頰地瑟取土寄切 那馭蘇間切

婆訶達磨陀長聲石揭唎鞞馭婆訶 阿羅婆

婆重聲婆去聲馭輕聲婆重聲婆去聲薩婆達磨婆去聲蒲

達你馭婆訶

漢十

三之二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已皆悉去

盡便獲千佛所集善根當得背於千劫流轉

中生老病死邊際轉此生已見千轉輪王欲

生清淨佛國者晝三夜三一一時中各誦二

十一遍至二十一日如有所欲即得如意或

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即是先相命終已後  
便生菩薩大集會中

彌陀部第三

此阿彌陀呪若欲讀誦者諸口傍字皆依本

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師授之聲韻

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行剋有靈驗

那上聲謨下聲菩上聲陀下聲夜藥可切 那謨馭上聲囉

夜下聲摩上聲夜那謨僧伽夜那摩阿弭多婆上聲

夜下聲路丁可切他伽上聲多夜阿上聲囉訶上聲

羝上聲三藐三菩陀夜路姪他地也切 阿弭唎

漢十

四之一

抵阿弭唎都婆聾苦迷切下同阿弭唎哆三婆聾

阿弭唎哆鼻苦迷切迦上聲彌上聲伽上聲你上聲伽上聲那

稽居移切唎上聲夜下上聲迦上聲娑上聲囉上聲皤上聲皤上聲波

跋又切我楚我切焰業盡也迦業盡也唎業盡也娑業盡也婆業盡也訶業盡也可業盡也

此之神呪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說盡於

晨朝時用楊枝淨口散華燒香佛像前跏趺

合掌口誦七遍若二七三七遍滅四重五逆

等罪現身不為諸橫所惱命終生無量壽國

又此呪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今別勘梵本并

問真婆羅門僧等此呪威力不可思議但旦

淨十 四之三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暮午時各誦一百遍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

罪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萬遍則苦

提芽生得不退轉誦滿三十萬遍則面見阿

彌陀佛決定得生安樂淨土又陀羅尼雜集

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為汝演說西

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眾

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

彌陀佛即與大眾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

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未

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

化生具大神通十方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利之種摩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覺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勝寂阿彌陀佛與大比丘六萬人俱若有

受持彼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夜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十日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念念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彌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處摩唯除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覩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陀佛與諸大眾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

生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鼓音聲王大陀羅尼  
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受教於時世尊  
即說呪曰

多伏咄一 婆離二 阿婆離三 娑摩婆羅四 尼  
地奢五 昵闍多禰六 昵茂耶七 昵茂公八 闍

羅婆羅車馱禰九 宿佉波啼昵地奢十 阿彌  
多由婆離十一 阿彌多蛇波波羅十二 娑陀禰十三  
涅浮提十四 阿迦舍昵浮陀十五 阿迦舍昵提奢  
十六 阿迦舍昵闍啼十七 阿迦舍久舍離十八 阿迦  
舍達奢尼十九 阿迦舍提咄禰二十 留波昵提奢  
二十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二十 遮埤唎達摩波羅娑陀禰二十 遮埤唎  
阿利蛇娑帝蛇波羅娑陀禰三十 遮埤唎末  
伽婆那波羅娑陀禰四十 婆羅毗梨耶波羅  
娑陀禰五十 達摩呻他禰六十 久舍離七十  
久舍羅昵提奢八十 久舍羅波羅啼咄禰九十

九 佛陀久舍離三十 毗佛陀波羅波斯三十 達  
摩迦羅禰三十 昵專啼三十 昵浮提三十 毗  
摩離三十 毗羅闍三十 羅闍三十 羅斯三十  
羅娑歧三十 羅娑伽羅婆離四十 羅娑伽羅阿  
地咄禰四十 久舍離四十 波羅啼久舍離四十  
六之二

第一四一册

三毗久舍離四十 咄啼四十 脩陀多至啼十四

六脩波羅舍多至啼四十 脩波羅啼癡啼十四

八脩離四十 脩目十五 達咩十五 達達咩十五

二離婆五十 遮婆離五十 阿菟舍婆離五十

佛陀迦舍昵裘禰六十 佛陀迦舍裘禰七十

娑婆呵五十

此是阿彌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有比丘  
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  
修行行此持法當處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  
衣飲食白素不噉酒肉及以五辛常修梵行

以好香華供養阿彌陀如來及佛道場大菩

薩眾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樂世

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

彌勒部第四

七佛所說神呪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所

說陀羅尼名閻摩兜此言解衆 現在病苦悉

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漸漸

消除滅度三有流現身得道即說呪曰

支不多柰帝 閻浮支柰帝 蘇車不支柰

帝 杻耆不支柰帝 烏蘇多支柰帝 娑



遮不支柰帝 閻摩賴長支柰帝 阿怒婆

賴長支柰帝 怒波帝支柰帝莎呵

誦此呪三遍縷五色結作二結繫項此陀羅

尼四十二億諸佛所說若諸行人能書寫讀

誦此呪者現世當為千佛所護此人命終已

後不墮惡道當生兜率天上面覩彌勒又有

衆生能修行此呪者斷食七日純服牛乳中

時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悔先所作

億千垓劫所有重罪一時都盡得見千佛手

摩其頭即與授記宿罪殃惡悉滅無餘願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彌勒佛呪 西國三藏口授得之

南無彌勒隸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

彌帝隸彌帝隸 彌哆囉 摩那栖 彌哆

囉三皤鞞 彌哆嚕皤鞞 莎婆呵

觀音部第五

觀世音隨心呪

南無曷囉怛那 怛囉夜 南無阿利耶

婆盧吉帝 濕婆囉耶 菩提薩埵耶 摩

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迦盧臚迦耶 怛姪

他多利多利咄多利 咄咄多利咄利薩

第一四一册

婆呵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呪法陀羅尼呪經云  
佛在舍衛國時有夜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  
五眼鈎牙上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  
膿鼻中流血舌瘖無聲食化麤澁六識閉塞  
為鬼所致海十人民被害以命投佛遂令請觀世  
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觀世音菩薩消伏  
毒害陀羅尼呪經此乃南宋時外國舶主竹  
難提譯出經云一切衆生有三毒畏死畏病  
畏破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神

所逼惱畏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是故娑婆  
世界皆號為施無畏者有灌頂章句陀羅尼  
神呪畢定吉祥聞者獲益若欲誦者持齋奉  
戒不徃女人穢念室處唯專念十方諸佛及  
七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觀世  
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或於  
三七日七七日初立道場應六齋日建首莊  
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  
別置東向日別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當  
十人已還作之恐多嬌亂應西向席地地若

卑濕安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  
 著淨衣服當日盡力供養若不辦者初日  
 不可無施既安畢已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  
 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  
 七佛觀音大勢至菩薩等我今已具楊枝淨  
 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願救我九放大光明  
 滅除癡暗來至我所施我大樂我今稽首歸  
 依奉請如是後復一心清淨其意專念西方  
 觀音大勢至誦呪七遍云  
 多姪陀 烏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娑膩 安荼訶 般荼訶 首埤帝 般荼  
 囉 娑私膩 多唎咄 寐 梨 鞞首梨  
 迦波梨 佉鞞端耆梅陀梨 摩登耆  
 勒又勒又 薩婆薩埵 薩婆 娑耶唎娑  
 訶多荼咄 伽帝伽帝 膩伽帝 脩留脩  
 留毗 勒又勒又 薩婆薩埵 薩婆娑耶  
 唎娑呵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呪感得觀音大勢至  
 大慈大悲遊戲神通來於五道恒以善習普  
 救一切離生死苦得安樂處脫諸煩惱到涅

第一四一册

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障罪呪云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觀世音

菩提薩埵摩訶菩提薩埵大慈大悲惟願愍

我救護苦惱亦救一切怖畏衆生令得大護

多姪吽 阿呼膩 摸呼膩 閻婆膩 耽

婆膩 阿婆熙虛祇摸呼膩 分茶梨般茶

梨 翰鞞帝 婆私膩 休樓 休樓分茶

梨兜樓兜樓 般茶梨 周樓周樓 般茶

梨豆富豆富般茶囉 婆私膩 矧墀直資切

跡墀乃軫切膩跡墀 薩婆呵 婆耶羯多薩

婆呬 婆娑陀 阿婆耶 昇離陀 閑殿

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誦此

神呪一遍至七七遍身心安隱一切業障如

火燒薪未盡無餘乃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

廣說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云

多姪吽 安陀訶 般質雌難多訶 娑伽

訶 阿盧禰 薄鳩訶 莫鳩隸 兜毗隸

娑呵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諸苦惱一日至十日一月至五月淨心繫念歸依三寶三稱觀世音名誦持此呪一切禍對無不遠離解脫衆惱今世受樂後生見佛此呪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所說常為諸佛諸大菩薩之所護持若有聞者如說修行罪垢消滅現身得見八十億佛皆來授手即得無忘旋陀羅尼若有宿罪及現造惡極重業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四更為說灌頂吉祥陀羅尼呪云

多姪吽 烏耽毗訶 兜毗訶 耽埤 波

羅耽埤捺吒 脩柰吒 柰枝吒 牟那耶

三摩耶檀提 膩羅柰尸 婆羅鳩界

烏訶 攘瞿訶 娑呵

第十

十一

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呪受持書寫讀誦解說即得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毒害不與禍對乃至具足善根生淨佛國案西域傳南海之濱有山寺觀世音菩薩常止其中隨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感赴若至山

第一四一册

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為說法良以斷食  
心猛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斷食亦爾  
滅罪部第六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方去此百千億  
佛刹過已有一佛刹名無邊華世界彼世界

中有一佛名最勝燈王如來現在逍遙說法

遺二菩薩來此娑婆世界一名大光菩薩二

名甘露光菩薩佛言汝等二菩薩往向娑婆

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將此陀羅尼章

句說為諸衆生故安樂故功德故增益故名

聞故生力故隨所意行故所受樂故不擾亂  
故不殺衆生故為擁護故而說呪曰

多經他優波慳泥 觀慳泥 羅叉窺瞿波

多 曳波囉闍婆隸闍婆隸闍婆隸摩訶闍

婆隸 闍婆楞伽帝 闍婆隸闍婆梨尼

摩訶闍婆梨尼闍婆囉木佉娑利 摩娑利

阿迦隸摩迦隸阿佉音摩佉那佉娑娑隸

摩訶娑婆隸三婆離郁句 目句 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帝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 摩

訶闍婆隸娑曳娑羅彌 目句奢彌 摩訶

漢十

十二之一

奢彌 三摩第 摩訶三摩第 三目避  
 毗目避 阿囉細 摩訶阿囉細 摩那細  
 摩那細 摩那細 啼昇底 莎婆呵  
 爾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如壯士  
 屈申臂頃至釋迦牟尼佛所恭敬禮已具申  
 來意作是言或被諸鬼神惱害或被諸雜毒  
 害或蠱道病或有死屍病或有熱病自餘種  
 種擾亂鬼病而最勝燈王如來遣我等將此  
 陀羅尼呪來為諸眾生作利益故而說前呪  
 爾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呪為他解說宣通

海十

十三之二

流布佛出世難值此呪復甚難聞若有人能  
 受持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刀杖不傷諸毒  
 不害縣官不殺梵天不恚彼人七世恒知宿  
 命此呪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  
 謗此呪者即是毀謗彼等諸佛若有鬼神不  
 敬重此呪者或與我奪某甲威力者或已呪  
 奪不還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爾時釋迦牟  
 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說陀羅尼章句為利  
 益眾生故增長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色  
 故增長名聞故增長力故隨意受樂故隨行

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故守護故而說

呪曰

多上聲姪他阿知下上聲跋知那下上聲俱下上聲

那知迦上聲那知吒羅跋泥侈羅跋泥覩多

羅上聲曳阿羅婆枳吒上聲茶枳羅婁迷

呼盧迷娑上聲摩訶娑隸差迷摩訶差

迷梨隸婁梨隸唎隸脂隸唎虛爾隸寐

隸伊隸尸隸尸隸尸利尸羅跋知阿上聲

滯婆上聲滯那滯俱那滯頗那跋帝波上聲那跋

帝上聲阿迦細摩迦細迦細娑迦細頗細頗

娑頗細摩訶頗娑頗細伊聲泥寐泥多侈多  
侈波多侈多婆多侈莎婆訶

爾時佛告阿難汝持此呪為他解說宣通流  
布佛告阿難聞此陀羅尼復倍甚難若有人  
能受此呪復倍為難若有人能受持讀誦能  
為他人宣通解說彼人能知未來二十一世  
之事此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若  
有人毀謗不信行者彼人則為毀謗過去諸  
佛若有人受持此呪結戒守護作法尚能令  
彼枯樹生枝柯華葉果何況有識眾生受持



此呪而不差者無是處耶歸命一切諸佛願  
我成就此呪莎婆呵

爾時世尊復說呪曰

多上聲姪至他阿噴切階階婆噴 吒稽 吒囉稽

吒蘆末底 覩蘆末底 兜隸覩羅兜隸婆

隸娑隸覩隸 度隸 度度隸蘇隸婆晒晒

婆晒利 唎利畢利 底利 莎婆呵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人受持此呪為他  
宣通彼人得知二十八世之事此陀羅尼過  
去恒河沙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則是

毀謗彼等諸佛則為捨彼諸佛一切諸天龍

鬼神縣官劫賊諸毒蟲等皆不能害一切諸

惡疾病亦不能害惟除宿殃所造業報略送

廣說

大方等經七佛說滅罪呪

離婆離婆帝十 仇呵仇呵帝 陀羅離帝尼

呵羅帝 毗摩離帝 莎呵

右此二呪諸佛共說功能利益滅罪除障備

在經文不可具述

新翻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一第六分云

爾時最勝天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佛告  
 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調柔  
 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行修  
 習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諸菩薩摩訶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  
 不拘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  
 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心不隨愛恚怖癡行名護正行修習慚愧名

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天王  
 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  
 王及人王等今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  
 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咀姪他 阿虎洛 尼洛罰底下履切 虎刺

拏莎去聲呼 窶荼 者遮折文熟切 尼阿奔去聲

呼 若刹多 刹多 刹廷多 刹也 莎訶

陝末尼羯洛鄔嚕鄔魯罰底迦 邏跋底

迦 阿鞞奢底尼 莎刺尼 杜闍 杜闍

末底 阿罰始尼罰尸罰多 罰多奴 娑

理尼部多 奴悉沒栗底 提罰多奴 悉

沒栗底 莎訶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人非人等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當說

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護正法久住世故

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

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

法障皆悉消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

情作大饒益云云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趣分云云爾時如來即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 鉢刺壤波羅預多曳 二薄

底 丁履切 筏揆 七 羅曳 三 眷跋履弭多窶

拏曳 四 薩縛坦他揭多跋履布視多曳 五 薩

縛坦他揭多奴壤多壤多邨壤多曳 六 坦姪

他 七 鉢刺呿 一 弟切 鉢刺呿 八 莫訶鉢刺呿

九 鉢刺壤 娑娑羯囉 十 鉢刺壤路迦羯囉 一

索馱迦囉毗談末泥 二 悉遞 三 蘇悉遞 四 悉

殿都漫薄伽筏底 五 薩防伽孫達麗 六 薄底

筏揆麗 七 鉢刺娑履多喝悉帝 八 叁磨濕縛

第一四一册

娑羯囉九勃陀十悉陀十一悉陀十二劍波十三

劍波十四新羅十五新羅十六曷邏縛十七曷邏縛十八

阿揭車十九薄伽笈底二十麼毗濫婆二十一

七 莎訶

如是神呪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護念能

受持者一切障滅隨心所欲無不成辦疾證

無上正等菩提爾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笈帝一鉢刺壤波羅弭多曳二但

姪他三牟尼達謎四僧揭洛訶達謎五遏奴

揭洛訶達謎六毗目底達謎七薩馱奴揭洛

一  
十六之二

訶達謎八吠室洛末拏達謎九叁漫多奴跋

履笈刺但那達謎十寔拏僧揭洛訶達謎十一

薩縛迦羅跋履波刺那達謎十二莎訶十三

如是神呪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罪滅常

見諸佛得宿住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爾時

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笈帝一鉢刺壤波羅弭多曳二但

姪他三室嚧曳四室嚧曳五室嚧曳六室嚧

拽細七莎訶

如是神呪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消除所

聞正法總持不忘疾得無上正等菩提此下  
三呪西京興善寺大唐翻經僧玄奘法師於  
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羅門所口決正得諸  
經先無正本舊依婆羅門所翻得爲文訛略  
不依正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惑

濟十

十一

第一大般若咒云

南無薄伽婆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羅蜜多  
衰頰鉢唎蜜多瞿那衰薩婆怛他伽多鉢唎  
脯唎多衰薩婆怛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  
衰怛姪他地夜切 鉢囉慎而制切 摩訶鉢囉慎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若婆塞羯隸 鉢囉慎若盧迦羯隸頰鉢囉  
慎若南毗陀沫泥 悉提蘇悉提 悉佻都  
曼薄伽婆底 薩囉鳥剛切 伽孫達隸 薄  
底薄際隸鉢囉娑唎多曷薩帝 三摩涅囉  
薩那羯隸 怛姪他掌姪掌姪 悉姪悉  
姪 劔波劔波折羅折羅囉婆囉婆阿揭車  
阿揭車薄伽婆底磨毗藍婆 薩婆訶  
此呪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呪句二十七  
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字有加減  
不須驚怪西方大德具正斯文受持此呪者

第一四一册

須造一軀般若母像當取無子楮木作像端坐種種莊嚴展右手用齋日造像匠須持八戒齋法綠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油薰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花散著道場所并插著瓶瓶中著八種漿石榴蒲萄乳汁酪蜜石蜜酒甘蔗等漿并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供養形像并然八支酥燈其誦呪人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禮拜誦呪滿一萬遍過七日後一日斷食於此日夜誦呪

滿八千遍下前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滅罪招福呪

娜謨曷囉上聲跢娜下同一怛囉耶余夜切夜戈下切

二同娜麼莫我切腎穰如何切娜婆伽上聲囉裴噶者

娜三怛他揭多夜濟十娜麼阿唎耶十八跋盧枳祇

五鑠筏囉夜六菩提徒你切薩跢婆夜七莫訶

薩跢婆夜八莫訶迦嚕姪奴綺切迦夜九那麽

薩囉皤怛他揭羝驃比朝切曷囉囉喝馱上聲敝

一三藐三菩上聲提驃同上跢姪他十烏鉢十四

馱上聲囉馱囉五提徒余切唎提唎六杜嚕杜嚕  
 七伊齎幡齎八者黎者黎九鉢囉上聲者黎鉢  
 囉者黎十二矩蘇迷二十矩蘇上聲麼跋嚩二十  
 伊上聲離上聲弭離上聲只離只知上聲二閣  
 羅上聲麼跋捺夜二十鉢囉末輸馱上聲薩跢幡  
 六二十莫訶迦嚕妳迦二十莎婆訶二十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呪晝夜精勤  
 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澡浴若不澡浴當  
 淨嗽口澡洗手面善持此呪現身即得十種  
 果報一者身當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憶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足恒無  
 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能使一切有情  
 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蠱毒熱病不能侵害七  
 者一切刀杖不能為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  
 為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受一  
 切橫死復得十九四種果報一者臨命終時得見  
 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不墮地獄三者不為  
 一切禽獸所噉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  
 若有在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  
 身心讀誦此呪一遍乃至多遍一切根本重

罪悉得除滅除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謨達奢書何切 那鉢一 菩陀俱致那鉢二 烏

鉢三 戶嚕戶嚕四 悉默嚧者你五 安上 囉上

同婆囉他六 娑達你七 娑上 婆訶八

此呪十俱致諸佛所說俱致百億也 我今亦為憐

愍一切衆生持此呪者能令一切瞋惡衆生

悉皆歡喜若能日日三時誦呪禮拜者勝禮

千萬俱致諸佛功德命終之後得生西方無

量壽佛國前翻本云臨命終時得諸佛來迎

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承供養但有人

能常誦此呪者最是不可思議

雜呪部第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已下並出陀羅尼雜集經錄

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

爾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

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於閻浮提

最初說神呪 甘露淨勝法 及禮無著偈

讚

二十之一



已禮牟尼足	即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衆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刹
嘗喜噉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士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爲其作燒害	我今說彼名	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彌伽迦	第二名彌伽王	第三名騫陀
第四名阿波悉魔羅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

法十

二十五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摩致迦第七名闍彌迦第八名迦彌尼第九名梨婆坻第十名富多那第十一名曼多難提第十二名舍究尼第十三名捷吒波尼第十四名目佉曼荼第十五名藍婆此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爲嬰孩小兒而作於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驚畏彌伽迦者其形如牛彌伽王者其形如師子騫陀者其形如鳩摩羅天阿波悉魔羅者其形如野狐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刹女闍彌迦者其

第一四一册

形如馬迦彌尼者其形如婦女梨婆坻者其  
 形如狗富多那者其形如豬曼多難提者其  
 形如猫兒舍究尼者其形如烏捷吒波尼者  
 其形如雞目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藍婆者  
 其形如蛇此十五鬼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  
濟十  
 我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相彌酬迦鬼著  
 者令小兒眼睛迴轉彌迦王鬼著者令小兒  
 數數歐吐騫陀鬼著者令小兒其兩肩動阿  
 婆悉魔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牟致迦  
 鬼著者令小兒把拳不展摩致迦鬼著者令

小兒自齧其舌闍彌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  
 喜笑迦彌尼鬼著者令小兒樂著女人梨婆  
 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雜相富多那鬼著  
 者令小兒眠中驚怖啼哭曼多難提鬼著者  
 令小兒夜間喜啼喜笑舍究尼鬼著者令小  
濟十  
 兒不肯飲乳捷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  
二十一之二  
 聲塞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下  
 痢藍婆鬼著者令小兒數噫數噦此十五鬼  
 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及其小兒驚怖之  
 相我皆已說復有大鬼神王名梅檀乾闥婆

於諸鬼神最爲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陀羅尼一遍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神鬼名字使人齋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鬼神所住之處與梅檀乾闥婆大鬼神王令以五綵縛彼鬼神兼以種種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乳粥供養神王爾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或生已奪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長壽者常當繫念修行善法於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

淨十

二十二之三

淨洗浴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芥子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天若有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破爲七分如阿黎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曰

唵姪吽 阿伽囉 伽泥那伽伽泥娑樓隸  
祇隸 伽婆隸鉢隸 不隸羅収彌脩羅俾  
遮羅俾 婆陀尼 波羅阿曷利沙尼那易  
彌那易 蘇婆呵

淨十

二十二之三

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令得安  
隱護其長壽故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  
曰

唵啞吽 菩提摩隸 式叉夜 娑舍利 娑達禰  
菩提摩隸 式叉夜 娑舍利 娑達禰

娑羅地 頭隸頭頭隸波臈多頭隸舍摩臈  
收鞞收隸 波臈帝 收藍舍彌帝槃他槃  
絺 波呵臈 祇摩臈 陀波臈蘇婆呵臈  
娑羅臈 蘇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羅尼呪力故

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子離諸恐怖安  
隱無患處胎初生無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  
城邑聚落隨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  
得安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諸  
童子不為諸惡鬼神之所燒害一切諸難一

第十

二十三

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呵時此梵天聞說此  
呪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羅尼  
呪  
那摸薩利婆 伏陀偈 鼻悉侈 梨拏哆

地夜他至利囉 吐路囉 禰儼跛禰儼莎  
 婆呵帝使任兜路地噍婆帝鋤禰帝鋤絕儼  
 沙咩鋤娑禰婆帝鋤 薩利婆伏陀佛坻祇  
 那帝使任兜路地噍 磨娑羅婆兜末加羅  
 兜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爲繩呪七遍作七結繫  
 腰血即止治宣下血  
 佛說婦人產難陀羅尼呪  
 目多脩利夜赦尸伽羅悉侈囉侯 失旃陀  
 羅波羅目至也兜目多薩娑婆佛圖那梨

伽羅 波羅目遮也兜 多啞他 阿吒毗  
 莎呵 婆吒 莎呵 阿吒婆 婆吒毗莎  
 呵 慕遮 因地利夜 伽多妳 毗舍厲  
 夜娑婆兜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夜  
 伊咩遮摩 怒妙 舍盧夜 薩鞞舍盧波  
 羅自遮兜 莎呵  
 行此呪法者呪油七遍塗產門所見即易出  
 佛說除災患諸邪惱毒呪  
 唵呬摩夜 輸盧多咩 迦悉底 三摩夜  
 婆伽呪 舍羅婆悉鋤 鼻呵囉 坻悉摩

抵多婆禰 阿那他比茶達拖囉咩多多

羅婆伽呪 伽闍唎曼多羅耶坻悉摩 汗

其履奚拏多婆摩難大伊呀沙茶又梨銓此

淡陀羅夜 婆遮夜 伽羅呵夜鉢利夜不

那去鉢梨於遮此悉修梨拏三婆羅迦舍耶

齊十

三十四

多地夜他睽鞞儺啖 鞞儺吒吒支吒吒

支 莎婆呵

行此法用者須黑羊毛繩呪七遍繫左臂若

無羊毛用皂線亦得若患熱病三四日呪黑

線繫左臂若患頭痛誦呪七遍以手摩之若

患耳聾呪木七遍塞之若牙痛呪楊枝七遍

嚼之若患腹痛呪鹽湯七遍服之若患產難

呪黑線七遍繫其咽兒即易出若患宿食不

消以手呪摩即便吐下若患餘災難即能護

身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諸惡悉不能害

除不用心不慎口味穢惡不淨者即無神驗

佛說多聞強記陀羅尼呪

浮多弗婆 摩難肇 頰帝又噓那摩此狀

達邏囉闍婆浮婆 娑伊曼 此狀波羅頭

使迦梨使多 地夜他悉地 那薩坻頰

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拏 夜囉坻阿  
伽坻 三摩奚坻 悉地三摩比坻  
佛告阿難若行此法汝取婆囉彌支多翅白  
助畢鉢梨三物合清晨呪滿一千遍以酥蜜  
和服即得一聞受持

濟十

三五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呪

南無羅多那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耶 婆  
盧吉泆 奢婆羅耶 菩提薩埵耶摩訶善  
提薩埵耶 摩訶薩埵耶 摩訶迦留 尼  
迦多唵他 烏蘇呼沙陀耶蘇彌婆 帝婆

陀耶 守吉利娑陀耶 守鞞娑陀耶伊斯  
彌斯 悉纏泥波羅耶啤悉婆呵

行此之法於觀世音像前以香泥塗地香華  
供養日夜六時誦之於一時中誦滿百二十  
遍隨其所欲觀世音菩薩以其行人應現其  
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如願本心  
乞雨陀羅尼呪

大雲經云爾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  
雨俱遍興三種雲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  
伎樂一切衆生之所樂聞爾時世尊即說呪





大種種子中種之終不被蟲食無有災蝗

呪田土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彌留竭脾菩提薩埵怛提吽 耽婆

佛者比律陀佛者 具其梨 比律陀 佛

者 彌樓閣婆 竭嚳波佛者呼夢阿泥婆

佛者摩羅 阿拔多佛 尼夢浮佛者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土一斛滿

二十一遍以土散穀上并令諸惡鬼不得吸

此穀精稼食此穀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

災蝗諸惡不起

呪蛇蝎毒陀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拏多擲吽 休婁浮泥

婁浮 呵梨呵梨莎呵 南無居力拏移奄

勒那 多擲吽 目縷利頻縷利浮 莎呵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遍與水一口

呪三遍與水三口即愈

療百病諸毒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坦提吽 阿羅尼多羅尼

薩吽豆吽吽羅尼薩吽建吽 般宕彌耶吽

陀梨 南沒遮彌悉但兜 曼吽波陀 莎  
呵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遍結一結誦七遍  
結七結若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悉  
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兜流 兜流 阿思 摩思  
摩利尼 波摩利 豆豆脾 那慕那慕

莎呵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沉水香  
至心懺悔於六時中禮誦行道時時中各誦  
三遍能滅無始已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  
可思議欲求所願如願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究之究之 羅之羅之 阿那  
三婆陀尼移 莎呵

若人卒得腹痛病困宜急呪鹽水三遍令腹  
痛者飲之其痛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齊十

多擲哆莎梨莎梨 毗莎梨毗莎梨 薩

婆毗沙 那舍尼 莎呵

若人被諸雜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急以此

呪呪於耳中即差縱暴死還蘇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破陀羅

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梨蛇 婆路吉

坻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脩目佺 毗目佺 休流休

流 脩目流 比脩目流 輸那灣 毗輸

那灣 摩思多婆兜摩首羅兜 摩當坻

婆波坻 多婆首 沙兜 莎呵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行道常

誦即差若狂啗齒若身瘡病若被刀箭傷瘡

破壞以此神呪呪土塗上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聞持不  
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虔跣 富那離 波羅婆離

濟十

二十九之一

莎呵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沉水香至誠呪白  
菖蒲根滿八百遍服之得聞持不忘自外黑  
赤青黃四種菖蒲亦有別呪文煩不述  
療腋鼻鬼呪

若多奴知一 睽睽睽睽多奴知二 浮流流流  
流多奴知三 摩賴帝多奴知四 阿那那那多  
奴知五 莎呵六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斗槃上和呪  
三七遍團之更互易替男安左腋下女安右

濟一

二十九之二

腋下即差

療瘡病鬼呪

須蜜多一 阿膩吒二 迦知膩吒三 嗚呼那須  
蜜多四 支波呼睽須蜜多五 伊知膩吒須  
蜜多六 莎呵

若行此法須五色縷線呪作七結若痛從頭  
下先繫項繫脚繫手令大急之呪水三遍噉  
之即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兜一烏奢睽睽胡摩兜二阿菟羯昇胡

摩兜三破波羅胡摩兜四莎呵五

須呪水七遍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度即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

清十

三十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聖師 南無諸賢聖弟子兼誦七佛名字 第一唯

衛佛 第二唯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

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

葉佛 第七釋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井池河泉呪之三遍飲  
者百病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吡呬羅婆多呬羅

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吽多 莎

呵

清十

三十二

第一四一册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業在於靜處佛堂塔院專精禮拜遶塔誦是陀羅尼滿一萬二千遍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佛說呪泥塗兵陀羅尼

多擲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呼

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思坻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婆味呼 莎呵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遍以塗其身若塗幢麾幡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為毒蟲所嚙若有被毒若身有腫處以呪泥塗之用青黛

規院其上即差頌曰

沉痾誠已久 痼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繞

六賊競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忻大慈憐

遙愍愚心網 振錫遠乘煙 授茲甘露藥

邪見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恩流振玄教 普利該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振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感應緣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振一

宋釋杯渡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

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論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神見搜記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倣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距

踞宴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  
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  
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  
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  
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  
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  
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  
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  
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  
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

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  
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  
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  
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即向樹  
祝如祝永文法樹尋華發扶踈榮茂尚方署  
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  
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  
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  
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  
辭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

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  
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  
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衆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  
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  
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  
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  
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  
謂獨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  
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  
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  
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  
域於流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  
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  
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  
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

第一四一册

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講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迺潛伏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

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園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廼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

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兆難可具述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為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

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  
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  
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勒諸稚  
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  
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  
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  
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  
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  
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  
又勅魏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  
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  
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  
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  
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  
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手幽而  
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壟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

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為主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佛一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

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尚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

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又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



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

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領牽上新籟而焚之收其宮屬三百餘人皆輓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駿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

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灾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

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逃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恡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

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  
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  
西柴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  
虎死冉閔篡位弑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  
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  
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  
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  
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  
標宗政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

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  
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  
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  
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  
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  
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  
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  
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  
後門徒幾逾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  
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

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再閉筵位開棺唯  
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  
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  
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  
崇廼慕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  
儁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  
而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  
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廼收而葬之麻  
襦所謂一柱殿也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  
識其族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丐似狂而是

賢人言同澄公極為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  
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符堅征鄴  
儁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  
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  
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  
謬矣澄或言佛圖澄佛一或言佛圖澄十或言佛圖  
澄皆取胡音之不同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為佳流甚見  
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而親之嘗共  
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明為當許其理耳未

能審其實也。因爲納誓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勞。問印云：貧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虛。應若影響。檀越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既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阿那摩。低宋言寶意。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往事。宋

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笙席一領。空卷祝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渡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

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繼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洲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

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

至宿不返乃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處處  
覓渡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  
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  
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sup>十二</sup>鞞履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  
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  
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  
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  
辦渡曰汝但檢見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

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  
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萬許識者謂是杯  
渡分身他土所得嚫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  
為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  
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  
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渡多來其家  
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  
在好處願為法侶渡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  
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

就乞魚魚師施一姜者渡手抒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十一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窻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

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狔南訊北遇王年今欲就杯渡乃與子相見耶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擬風霜閑預表長歌出是蒼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謔觀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



坐百齒大慈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  
世士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  
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遶電累躑聲華  
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  
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隣崖  
飲滄慧定計昭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無  
勸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  
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與杯渡相見  
甚有所叙人所不解渡猶停都少時遊止無  
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

渡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  
渡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  
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  
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  
都寺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啜蜜薑為異乃語陳云刀  
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渡已移靈鷲  
寺其家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  
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

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渡猶去來山邑多行  
神祝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  
渡云已死在金城泣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  
言孔窳子時為黃門侍郎在解患痢遣信請  
渡渡祝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窳子  
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  
皆被痛酷窳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  
衆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  
勸迎杯渡渡既至一祝病者即愈齊諧伏事  
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

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  
寄諧請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  
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之覆舟  
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  
杯渡弟子語云莫憂衆師尋來相看答云渡  
練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  
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  
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  
思念恨不得渡練神祝明日忽見渡來言語

如常即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其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傾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

止之曰此見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

為太子師後遷憩荊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  
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  
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  
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  
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  
遂有終焉之志第一仍倚巖傍谷結草為庵弟子十六  
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遶山一匝還  
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  
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

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  
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痲積獸毒人誼所以  
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  
逶迤長亘連壘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  
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篋前冬至此訪承  
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  
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  
炳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  
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

使運屬時微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  
一篇以露愚抱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  
瑞幾昔帝號乃明峯戴聖宇地祚休名戀根  
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剝度嶺締經創工之  
日龍飛紫庭道侷二儀四海均情終天之祚  
岳德表靈琰十一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  
給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汎舟東  
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  
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六驗出  
梁高僧傳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頽陋長不滿數尺以

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為鼠  
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  
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  
剖腹看藏有未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  
吟雙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  
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頰謝過著地不舉  
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  
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右此一驗  
出巽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  
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劔皆不得拔弓弩射

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  
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  
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  
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精卒  
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有善禁  
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  
復行打殺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  
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  
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

之  
後魏書曰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  
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  
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  
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  
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  
池

崔鴻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  
域貢吞刀嚼火祕幻奇伎西京雜記曰麴道  
龍善為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禦

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筋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祝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為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

器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爇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十七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檐檐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檐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檐檐人甚怪之處是狂人便語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答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檐人逾

怪下檐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檐之亦不覺重於先旣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檐人呼共食云我自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餽饌豐腴亦辦反呼檐人食未半語檐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婦語檐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檐人曰可

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而性慳慳語檐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飽百窮者乃當得出旣作其父母自



在牀上

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爲江州伺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之有異註一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註二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爲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鑿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遙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沱噓之便斷創又即劔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蚋悉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

第一四一册

易人之慮其能使人皆忘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

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

吐舌齧聳眉動目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

頭飛之夷非為幻也孔煒七引曰弄幻之士

因時而作植種一菜立起尋尺投一芳送臭賣

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音釋

與棘同	紀力切	星妖切	切	雖逐切	也	切	裂也	丑厄切	脂	澁也	語也	也	若似切	弭
同	切	額	下	力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壤	苦	胡	曰	踵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窟	謗	威	領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切	口	切	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篡	積	切	切	場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奪	聚	子	智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切	切	切	場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殮	輓	胡	胡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殮	力	裂	裂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切	也	也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僞	僞	棘	棘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僞	僞	棘	棘	切	也	也	也	也	脂	也	也	也	也	切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唐西明寺沙明釋道世撰

振二

祭祠篇第六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嘉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  
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  
捐弃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  
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  
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東帶孝事木母之  
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邀想  
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  
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  
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  
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曲  
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  
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萬億所遵  
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  
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遁

第一四一册

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聖乃賢  
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獻供於  
比日中復多人客來知此物出何賓擬答曰  
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將賓待若無施主通  
用之物即須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  
非是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隨  
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僧此亦無  
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諸寺每大小食時

常出佛僧兩盤故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  
則不入羯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若是  
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  
地外別有勅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  
養所以每年送盆獻供種種雜物及舉盆音  
樂人等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來知出何  
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前獻供  
雜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答曰若有通用之  
物先用此物若無此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  
住僧物看待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

丘來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僧物何得開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誦律等國等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者交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知如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若不看待交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求他物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謂言合得合消焉知來報佛知損益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

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盆獻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答曰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作元為救存亡眷屬事藉十方凡聖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亡親得離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飲食餘長及生供米麩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雜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坐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若施主局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

雜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  
 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  
 木髮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住故又婆  
 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  
 一人分所以滅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  
 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滅後法身功德勝僧  
 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與經  
 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  
 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為供  
 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眾者凡聖俱得以

言無當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  
 令互用致有乖違此七月十五日諸俗人  
 將事已後並須送食家各造獻食依經救過  
 將獻佛不入僧者自食無犯然非救母之意  
 也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香燈  
 猶故多者轉賣著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云  
 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  
 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  
 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  
 丘白衣侍佛亦得食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  
 斷若汎爾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



通唱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及專入  
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問曰七月十五日  
既開道俗造盆獻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雜  
珍獻佛以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  
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聞  
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  
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勅藏臣爲吾造盆藏  
臣奉勅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瑠璃  
盆五百瑇瑁盆五百碼碯盆五百珊瑚盆五  
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

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問曰依小盆經云  
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  
爲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  
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挺燭牀卧衆具盡世  
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初受盆  
時先安在塔前衆僧呪願竟便自受食不論  
雜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  
用雜寶或用雜繒或用米麩或用諸蠟或用  
鉛錫或用雜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議論此事  
目連爲母生在餓鬼佛令設百味飯食獻佛

及僧何因將此寶華雜物獻之佛僧豈得食  
此寶華雜色等不答曰不得以已狹劣妨他  
大福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  
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百木香五百瑠  
璃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瑇瑁鉢盛滿千  
色黃蓮華五百碼碯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  
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  
滿千色白蓮華王視如法即勅兵臣嚴駕十  
四萬衆俱到祇洹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  
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

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須達  
居士毗舍佉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  
夫人等頌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爲吾造盆各  
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  
以五百紫金舉五百黃金舉盛滿百一物事  
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  
以嚴駕十八萬衆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  
舉等竟敬禮還歸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  
生死之罪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  
雜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

華供養佛不答曰亦須量時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譏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噉

又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種樹得水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得用不和合者勸俗備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得作佛塔為佛種華果若僧中

分得者聽隨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興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已不復更得干預若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時比丘啓白眾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果獻佛枝葉本三子實與現前僧食并施一切眾生六若不爾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議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僧院各須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四周步廊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屬塔用步廊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

律云佛聽僧坊佛圖得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

又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召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籌和合者得用

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餓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寺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籌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

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譏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勅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夕來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單罄若不廣造飲食華果獻佛唯加少多常食獻佛得不儻有在上察訪被俗譏論道僧慳恡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不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果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

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救別人存亡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謗佛開聽與既許開與惡器盛與亦被俗瞋佛言開與好器此並由知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止合宜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向固執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訛商略何事不該又佛說除災患經云爾時維耶離國厲氣疫

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大臣集會博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燒死亡無數當以何宜以除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却害氣時眾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彈尼批言奉佛五戒修行十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亡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殺命豈得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禳惡永與苦別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會問才明白

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衆生號名爲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國界灾害可除人畜安泰大衆聞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嫌豈當聽來才明曰佛興出世志存救苦猶如虛空無所<sup>礼二</sup>礙亦如日光莫不蒙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貢辭謝闍王而得和協國王大臣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爲使爾時才明受使欲往大衆皆起向佛方面叉手

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爲使詣王舍城通書啓貢具陳來意王告才明可詣佛所宣遺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騷動燥然不悅於是闍王與群臣一切大衆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

幢幡奉迎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住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間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衆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衆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荷衆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爲之六反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

淨廁穢臭惡下沉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盲視聾聽瘖語躄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笙篪樂器不鼓自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振妙響器物鈺鬲自然有聲柔輒清和暢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衆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息舉衆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  
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亦不可思議故大莊嚴論云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

所獲果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爲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祠中爲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

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爲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爲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諮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



得果耶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  
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故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力威德盛 福少勢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劫損滅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

神無有空者說一街巷道陌屠膾市肆十一及諸山塚

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

以為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

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

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持衛之

又大方廣譬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  
 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  
 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  
 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  
故知空祭鬼神欲求  
 見福難可得力也

又普曜經云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祝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

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  
 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  
 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為苦為  
 樂牛即答言極為大苦刺刺兩肋紫炭脊破  
 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  
 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  
 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  
 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  
 門言我觀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  
 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改往而惡又

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  
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令  
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  
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  
父教勅尋即殺羊禱賽此樹於樹下立天  
祠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  
家羊群之中時值諸子欲祀樹神便取一羊  
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啞啞笑而言曰而  
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肉故妄使  
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

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  
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  
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  
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  
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  
已墮餓鬼中子為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  
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  
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

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  
以其本有慳悋愛貪故墮餓鬼既為餓鬼常  
悔本過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為者生餘  
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  
者應為餓鬼勸作福德若有祠祀誰是受者  
隨其祠處而為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  
據二河泉井上林埴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  
十三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  
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  
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栴檀樹斷衆生

命而得福德若欲祀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  
為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  
時九月若以房舍卧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  
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  
德隨所施物任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  
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  
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  
人効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  
真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  
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

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為不思議施  
又正法念經云若為亡人修行布施生鬼道  
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為施時  
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  
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  
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  
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畜生  
亦爾故婆沙論云為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  
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  
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

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為施時彼鬼  
業力遙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為施  
者鬼自親見生喜

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  
慳惜故於已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  
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  
淨糞穢廁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  
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  
惱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識沙門婆  
羅門施其飲食爾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

財物生已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求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亡人不得此福故爲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獲福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飢苦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

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忘失也後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傲慢妬弊事無麤細十五便起鞭罰不忍辱故二者貪受寶貨斷事不平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嬉戲苦困人民害衆生所愛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厭舊撫綏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

故知事耶修福善惡恒別苦樂兩報不相雜  
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  
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  
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  
坐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  
有八億四十萬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  
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  
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  
又中阿舍經云若爲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  
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

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  
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  
身必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亡後作福死  
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又灌頂經云阿  
難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  
人精寃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  
時不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  
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寃在  
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  
之時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

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  
隨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  
生然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偽欺人墮  
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  
不在塚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  
朽爛時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  
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  
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  
神或爲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  
攝縱捨世間浮遊人村旣其無食恐動於人

作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魃魅邪師以倚爲  
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  
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又  
若人臨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  
中表刹之上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  
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  
福未定應爲修福願亡者生神使生十方無  
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  
罪愆應墮八難以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  
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



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為人作福德之子不為邪鬼之所得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幡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過是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十一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薩十二幡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九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

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釋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校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赦安隱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剋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催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算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

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

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曠野鬼神白佛言我恒噉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勅鬼王汝但不殺我勅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云制諸聲聞弟子出衆生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

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子親屬唯爲殺害無有與作福德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爲資糧其國俗法死者不埋十八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自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爲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擎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爲請四輩時生天

者即得天眼知為作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  
佐助檀越佛言此廚間年少是真檀越佛為  
說法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眾僧歡喜皆  
得生天

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  
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  
一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眾賈共思  
量言我等盡親如何可殺唯此導師中用祀  
天即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  
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

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行以為導師毀破  
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  
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師者迷失津濟  
終致困死頌曰

神鬼難測潛來密往授以福基薦以歆饗  
兼祭幽塗兼二冀免飢想十九凡聖等祠福祚無爽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廬陵太守龐企蟻姑神

偓佺槐山採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蔣子文死爲鍾山下神

漢會稽郢縣女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殺神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神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神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融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爲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之靈也清淨不停殺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伏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

手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雲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也右四事出搜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常自謂精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神以福爾下民耳爾宣告百姓為我立

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火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啓孫氏宮宜為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耳為灾俄有小蟲如蠶蚩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火吏為灾是歲火灾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縣主患之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禁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綬為立廟堂轉號鍾山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灾厲止

息百姓遂大事之右此一略出搜神記漢會稽郢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其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座見兩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將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噉

膾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

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為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牀檣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

至到推土此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又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為頓奪其命按錄籍餘筭八

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又著熬邊

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右一驗出  
幽冥記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  
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

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

還自安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

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

為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固嗣立又被殺及

永嘉之亂有巫見第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

侯玄二人得訴怨得申故也出宛  
苑志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

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

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

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

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

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

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

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

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



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  
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糶  
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鏗釣釣之應  
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  
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  
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  
應與曇鎧悶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  
應尋氣絕經日而蘇活說有數人以鏗釣釣  
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  
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

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  
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釣人曰佛弟子也  
何入此中釣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  
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  
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蘇即  
復怵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  
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遍與家人辭別澡  
洗著衣如眠便盡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  
舞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它父獨敬信釋法

旦夕齋戒後作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響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爲歌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齧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未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殮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颺衣動衾於是而蘇有聲家人初懼屍屢並走避之旣而稍能轉動末求飲糞家人嘉之問從

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  
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旣入稱有教付刺斫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

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植小福故釐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遍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廿五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閻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

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姦之遂棄本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姦之是父子相姪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爨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熟而其

舅母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  
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故錄送之府君曰眠寵  
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舅  
罵詈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到  
赤官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為伯所訴  
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  
無辜訾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  
加罪伯今復謗訴無辜教催錄取未及至而  
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  
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閤

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  
既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  
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  
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遊富樂神道之  
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深盡  
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  
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專使送符與安居  
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輒偷  
過偷過有徒誚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  
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

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  
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三  
人勸還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  
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脚上安居既愈欲驗  
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  
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舅即以某日而  
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  
襄陽人也末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  
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十三焉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

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為憂  
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  
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祈彌厲亦淫祀求福  
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  
魍所不能親自孫二有善神護之廿七然病久不差遲  
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  
其數當為君試劾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  
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覺見諸善神方為  
此郎祈禱蒙益兩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  
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

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

右此三人  
出冥詳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徹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竒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勵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

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躔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闔司獻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

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  
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  
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  
唐兗州曲阜人倪氏買得妻皇甫氏為有疾  
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冥道使為伺命  
每被使即死後二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  
前後取人亦眾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  
軍小女為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  
間屬讀誦稍閑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  
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

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  
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  
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  
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見有三四人  
但不知其姓名耳右此一驗出  
冥報拾遺  
占相篇第七十此有  
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隔造化殊形  
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

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響處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朔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毓自致巨盛芽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取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以

乎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治家洋石作鐵鑄鐵爲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爲石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閉一住在中



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  
忘故識想四生隨地獄故所識念滅更起新  
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  
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  
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  
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  
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  
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  
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  
蔽惡道未得道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

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  
火人別五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暗夜  
貫針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  
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  
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律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道各有  
其相  
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流浪生死漂滯馳騁墮於五趣  
彼終生此皆有因緣人根相貌今為汝說

行步顛蹙不自覺知視瞻眩惑恒喜多忘  
 舉動輕飄浮遊曠野此人乃從活地獄來  
 支節煩痛睡眠驚覺夢寤凶惡黑繩獄來  
 麤髮戾眼長齒喜瞋聲濁暴疾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不知慙愧喜鬪喚呼不別真偽  
 眠卧呻吟夢數驚喚當知此人啼哭獄來  
 恒喜悲泣登高遠望好鬪家人無有親踈  
 言便致恚經宿不食此人本從大啼哭來  
 身大脚細筋力薄尠言語噎塞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心無孝順當知此人阿鼻獄來

身體羸醜長苦寒戰好熱喜渴慳貪嫉妬  
 見人施惠自致煩惱此人乃從熱地獄來  
 見火驚恐復喜暖熱行步輕便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復欲更施此人復從大熱獄來  
 小眼喜瞋所受多妄所造短狹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視排二小歡喜此人乃從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常喜鬪訟誹謗賢聖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非法之行當知此人鉢頭獄來  
 眼視三角不孝二親生便短命拘牟獄來  
 好帶刀劍強捺人鬪必為人殺邠持獄來

身生瘡癩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曠地獄來  
形體長大 行步劣弱 少髮薄皮 恒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饕無厭 當知此人 從焰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 身卧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黃目 人所惡見 臨事惶怖 劔樹獄來  
手恒執刀 聞闐便喜 爲刃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冥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一不由已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剝獄來

瞋喜無常 尋知變悔 時能辭謝 不經日夜  
懇責其心 如被刑罰 此人乃從 毘地獄來  
喜宿臭處 好食麤弊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麤穢 好讒鬪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貌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健瞋難解 從駱駝來

遠行健食 不避險難 憶事識真 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恒貪肉食 眾事不難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遊於曠野 憎嫉妻子 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靈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健 無有姪欲 不愛妻子 從狼中來  
 不好妙服 伺捕麩非 少眠多怒 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 饒食睡眠 不喜淨處 從猪中來

毛黃卒暴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妄強顏 無所畏難 行知返覆 從鳥中來  
 情多色欲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鴿中來  
 所行返戾 強辦耐辱 不孝父母 願鳩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忘喜談 數親豪族 眾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卒暴 樂人眾中 言語多煩 鸚鵡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 從鶴中來  
 體小好姪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卧則纏身 從蛇中來



見者毛豎直前熟視如似所失從羅刹來  
 體狹皮薄顏色和悅聞樂喜欣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香熏自塗多諸技術乾沓和來  
 恒喜歌舞男女所待先語後笑甄阇中來  
 情性柔輒曉了時節能斷漏結真阇羅來

此餓鬼相閱叉羅刹

第四脩羅相者

圓眼面方黃體金髮盡備技術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無有疑難見怨輒擊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所執不忘曉了事業從人道來  
 解諸幻偽已不為之所作平等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初不忘失不信奸偽從人道來  
 貪嫌慳嫉執心難捨盡解方俗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法二解法非法心不偏彼州四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亦不懈怠恭敬賢聖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持戒多聞至心承事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正法眾僧隨時聞法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聞惡不為速速泥洹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粗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彌山有五種天本所造緣其相不向  
腰細脚羸恒喜含笑智者當察從曲天來  
意好微妙少於資財見闔則懼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顏色端正不好火光從婆天來  
常懷悅豫聞惡不懷不從彼天從樂天來  
思惟忍苦好分別義慈孝父母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喜遊林藪志念女色從三天來  
財寶雖少生卑賤家心樂清淨從三天來

任已自行所為不尅望斷願違從炎天來

意喜他姪不守己妻為鬼所使從化天來

承事父母恒法則義彼短己受兜率天來

非道求道心無恡想不樂在家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恒貪睡眠亦不解法并五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各有無本性行不同并二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凡聖道合五陰雖同六道乖法

占候觀容各知先業惡斷善修方能止遏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琰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賞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宜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後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擅鑄盡

沒入家財卒窮餓死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如此若既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不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為丞相以忠蹇疆直數犯景帝竟下獄卒以餓死

右二人出漢書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



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隣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巨常爲章符誑化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去經像灾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炭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幡燈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僞步執持刀索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云斤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歐打之者頰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孿蹙不能行動道士魏巨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癩其隣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右一人出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瑛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瑛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瑛師既聞斯語遂請諸大德共相評論作何福勝

第一四一册

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琰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歎之助喜無已琰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佛法爲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

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事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色相貴法年六十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墅姥攻相人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

有餘藏曰五十為命已為不夫況復過也乃  
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於丹  
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  
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  
十有五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  
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  
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  
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  
道作天人師乃云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  
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  
錀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  
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無申遂即驚覺乃更  
遍告家人大小三日之後祖目果差

事出

周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音釋

鉛與專切  
黑錫也燥采早七  
二切愁也闇苦本切  
門撥也瘥烏下  
切不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振王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

此有四部

述意部

祈祭部

降雨部

河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墉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兆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興盱食精誠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格於上下玉帛遍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巨測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霈澤遠覃嘉禾連秀於原野瑞果遍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獲世界鬱若衆香含生宛如安養無請不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絕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第二

第一四一册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  
 法汝今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  
 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旛  
 淨治其地牛糞塗塲請誦呪師坐青座上若  
 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著  
 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應食  
 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粳米誦此大  
 雲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  
 養一切諸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  
 隨其財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

道塲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純新淨牛  
 糞汁畫作龍形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  
 牛能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  
 糞為淨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  
 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為淨東面去座三  
 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  
 去座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  
 屬西面去座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二一身七頭  
 并龍眷屬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  
 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呪師應自護身或呪  
 淨水或呪白灰自心憶念以結塲界或畫一  
 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為界畔或呪縷繫

頸若手若足呪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  
 應作是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呪  
 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  
 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分施諸龍若時無雨  
 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音聲不斷亦  
 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若能  
 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  
 信不至心者  
 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略要云佛告諸大龍  
 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陀羅

尼過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  
 利益一切諸衆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  
 炎旱時能令淨雨若水澇時亦令止息疫死  
 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令諸天歡喜踊  
 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足安樂  
 而說呪曰  
卍  
 怛經他摩訶若引那引娑婆引薩尼一失梨  
 帝殊羅二波羅三摩四尼五摩羅六求七那八雞  
 呵怛三彌三波羅四摩五避六囉七闍八尼九摩羅十求十一那十二雞  
 闍蘇栗耶波羅毗五毗摩嵐伽耶師六嚧七婆

呵囉婆呵囉<sup>七</sup>

南無若那<sup>一</sup>沙伽羅毗盧遮那耶<sup>二</sup>多他竭

多耶<sup>三</sup>南無薩婆佛陀<sup>四</sup>菩提薩埵毗呵<sup>五</sup>

又呪曰

怛吒怛吒<sup>一</sup>帝致帝致<sup>二</sup>闍晝闍晝<sup>三</sup>摩訶

摩尼<sup>四</sup>摩俱吒<sup>五</sup>毛林達羅尼比沙<sup>六</sup>于留

必那<sup>七</sup>三摩羅他<sup>八</sup>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

南<sup>九</sup>跋折囉陀羅薩埵那<sup>十</sup>跋利沙他伊呵

闍浮提地卑莎呵<sup>十一</sup>

又呪曰

阿婆何夜寐<sup>一</sup>薩婆那鉗<sup>二</sup>迷帝羅質埵那

三菩提質哆弗婆鉗寐那<sup>四</sup>那羅那羅<sup>五</sup>禰

梨禰梨<sup>六</sup>奴盧奴盧<sup>七</sup>莎呵<sup>八</sup>

又呪曰

釋迦羅薩埵那<sup>一</sup>鉢羅婆羅沙地<sup>二</sup>摩訶那

伽<sup>三</sup>伊呵闍浮提卑莎呵<sup>四</sup>

又呪曰

阿師吒摩迦<sup>一</sup>薩埵那<sup>二</sup>鉢囉婆利沙他<sup>三</sup>

摩呵那伽<sup>四</sup>伊呵闍浮提卑莎呵<sup>五</sup>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



者六齋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  
 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  
 變易誦持此呪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  
 中有神呪故為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隸牟究隸頭坻比 頭坻陀尼羯坻  
 陀那賴坻 陀那僧 塔号  
 降雨部第三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  
 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下者是又阿脩  
 羅共天閻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

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興雷電霹靂  
 者是瞋恚雨自外雲雨雷電等並如前日月篇說  
 又增一阿舍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  
 如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  
 答不從龍口出為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  
 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  
 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腹有天窗曰  
 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  
 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  
 此雨

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從內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慧無量無邊不可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子此閻浮提內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流出五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四百河水悉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一萬

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王雨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悉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過前娑伽羅龍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佛子彼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佛

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  
雨大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  
所雨大海娑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  
大海倍復過前波涌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  
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佛子如是  
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大地無  
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爲無量不答言  
實爾其水深廣不可爲喻佛子如是海水深  
廣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  
不可爲譬但隨所應化爲作譬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  
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贍部  
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  
一名菟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初  
菟伽河從池東面按三金象口出右遶池一帀流  
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遶  
池一帀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  
璃馬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  
從池北面頗胝迦師子口出右遶池一帀流

入北海號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  
 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  
 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跋奢二名藹羅筏底  
 三名設坦茶盧四名毗坦婆多縛芻大河有  
 四眷屬一名筏刺弩二名吠坦刺尼三名防  
 奢四名屈慙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  
 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  
 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  
 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越大海如是  
 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

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呪術  
 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  
 涅槃經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為  
 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  
 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  
 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  
 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不  
 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  
 大河此四大河分為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  
 流皆歸大海以沃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

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  
 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恒河中有  
 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  
 則住四者出已遍觀四方五者遍觀已行六  
 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  
 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  
 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  
 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  
 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遍觀方者所  
 謂鰭魚爲求食故遍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

行者謂是鰭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  
 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  
 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  
 龜也喻七種衆生者  
 如文不煩此述  
 頌曰

玄言始開闡 雲霧上昇天 鬚鬣垂下布  
 駛雨遍山園 百草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略引二  
 十二驗  
 秦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夜郎脰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按三當黃河有神排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舉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于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冰飲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羅刹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  
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中朝縣民  
至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  
廟前石間懸騰馬是也但扣騰自應者乃歸  
之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  
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視屋宇精  
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  
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塔怒殺之投屍於

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殞  
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  
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  
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  
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髓水竺王祠者昔有女子浣於水濱  
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  
聲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  
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  
止石上作羹無水以劔擊石泉便涌出今竹

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而斬之  
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  
霸表封其三子為侯今猶有竹王節廟

右此  
三驗

出異  
苑

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日

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  
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  
於肉中詩所謂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也今俗  
謂之谿毒先儒以為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濕  
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  
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  
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  
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  
號為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報三其形如井本體十是石也欲  
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  
少足用若或汙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  
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



流有神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顛履高掌遠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舉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繖亦謂之繖父周禮春官宗伯日禮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

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反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常人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之焉

右七條出搜神記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

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使殺之因是策頗愍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見宛志

漢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遇義興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無

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乘露指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為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飢因而絕粒晉安太

守陶憂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冥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策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唼僧群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爭

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沉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

室因躡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潤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

右四人出冥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縣以秘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饔撤懸以迎和氣至七

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  
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  
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  
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  
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  
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  
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  
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氏

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  
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  
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  
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  
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  
遂隨至西域林三大賫經論還歸中夏十四沿路傳譯  
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  
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  
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潔漱  
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

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邀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領拔云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澗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

護近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潮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十五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觀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

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  
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  
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  
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  
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  
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  
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  
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

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  
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東富陽縣人故  
冬鑿麓山下為塲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  
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  
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  
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  
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  
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儵然  
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呪  
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

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  
 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  
 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必當  
 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  
 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  
 轉經纔竟遂興雲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  
 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右五人出梁高僧傳

天監六年二月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  
 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主藥王尼所住房牀  
 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有  
 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咸生  
 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塼為井井猶存焉右一見梁

京寺記云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  
 三百餘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  
 往藍田負兒山所誦經費麩六斗擬為月糧  
 乃經三周日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



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觀十六年終於會昌還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姓董氏善通三論涅槃莊老俗書久已洞明由此聲譽久遠漢南

推三

十七

至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令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

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

泉請一龍王去也言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眾同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右此三出唐高

傳僧

園果篇第七十二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損傷部

種子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過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慕蒼羅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乖恭業鍾湯炭故觀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若有真心造作此三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若起偽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奸偽也

引證部第二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

最爲其始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園施與尼捷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爲棄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閱又推逐尼捷裸形無耻不應止此尼捷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

衆鳥入者非時不鳴泮沙大王與諸姝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自覺無欲諸女亦爾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虺蛇蜈蚣蚊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

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衆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清淨以園林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捷陀羅天天女圍遶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爲遮

寒熱造作義屋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  
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得人身爲王大師

樹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  
浮提地北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是樹株本  
正洲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  
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  
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  
旬下本洪直都無瘤節五十由旬方有枝條  
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

橫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  
百由旬其果甘美無比如細蜂蜜果大如瓮  
其核大小如世間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  
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閻浮提地少落水者南  
枝果子並落閻浮提北枝果子悉落河中爲  
魚所食樹根悉是金砂所覆當春雨時下不  
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  
依樹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  
兩比丘具神通力共爲朋友往看彼樹遂至  
樹所見樹果熟墮地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蒂

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至核牽手而出  
爲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人心鼻  
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  
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爲廣  
大何以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即生心氣乃  
發顛狂有諸離欲三外人若嗅此香退失離欲  
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城說如上事時有一  
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氏宿業果報  
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已移若  
行草葉草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

此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  
至是人禮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  
七名金邊山登山頂向北聳身遠望唯見黑  
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浮樹不答言不到  
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覩黑暗佛言此黑暗  
色即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遠三市更向  
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  
又度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度是七河又  
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南枝從  
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

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  
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樹枝  
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  
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  
水即沉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  
此果破為多片推三施諸大眾果汁染於佛手佛  
以此手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濕亦  
不燥掌迹分明因昔分果為片片故因名此  
石為片片巖是時佛化優樓頻螺迦葉亦取  
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

園遶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  
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  
形大小如二斛器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  
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羅次名閻浮三名  
娑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  
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是  
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退失  
禪定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  
曰高流次名俱臘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  
毗提訶五名鬱多羅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

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善持十善法其獸  
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其數最  
多以其髦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  
是麥熟已無有糠糲是其國人磨蒸爲飯其  
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舍經云所以名閻  
浮提者下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  
得名爲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筭其味如蜜  
樹有五大柁四面四柁上有一柁其東柁果  
乾闥和所食其南柁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  
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

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柁果海虫  
所食其北柁果禽獸所食其上柁果星宿天  
所食

又中阿舍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

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

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

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

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

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淖蜜丸

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顏

色顛顛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覆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渴極羸欲得噉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伸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

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感啼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



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不得生長耳

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有一樹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布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布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妓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

種病一寒二熱三飢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

嫁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

損傷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闍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闍陀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闍陀答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

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闍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為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訶闍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為塔廟是故神祇樂來神三傍止云何惡口罵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所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刹之所依止其人

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為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

樹不得破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  
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  
壞爲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  
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乾  
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第五

林三

并五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  
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  
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  
子子是爲世間有五種子出

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  
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  
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  
如是爾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  
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  
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子子此爲五子  
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甕摘其果  
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  
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  
東方生者諸捷闍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爲

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為七一名不正叫  
二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  
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  
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  
取食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陀  
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  
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刹夜又在山  
曲中屏嶮之處糞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  
雪以覆其上漸漸成塹五十由旬因糞力故

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陽三月八  
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果  
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為譬其形團圓滿半由  
旬婆羅門食即得仙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劫  
不老不死凡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  
通無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并六糞壤之地  
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樹名拘律陀果名多  
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又涅槃  
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  
食之則成醍醐頌曰

祇園感神來 鹿苑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園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遍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幡高颺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囀 人歌百福田 感哉茲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 略引十  
二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亡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樗樹變

漢光和有年時有靈草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卷三  
廿七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為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内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

第一四一册

五寸京房易妖曰地長四時暴占春夏多吉  
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澤  
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升摠曰邑之論  
陰吞陽下相屠焉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  
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  
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  
兵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  
傳本瑯琊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  
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

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  
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  
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  
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  
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  
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爲易世變號  
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  
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  
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  
爲蜺蜺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

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  
流飛此天地之色訖也此寒暑不時天地承  
否也故石立土踊天地之瘞贅也山崩地陷  
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  
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廿八量地圍一丈六  
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  
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南平陽遂鄉有樹  
博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梢  
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

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  
山陽橐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  
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  
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嘉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  
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羸大一圍  
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  
側有槐樹皆六十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其  
於洪漸皆為木不曲直中平又長安城西北

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寬勾離狝界中  
草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所  
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鬚  
髯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草妖也卅九是歲有黃巾  
賊起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  
化為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  
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搆制  
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  
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  
從樹穴中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  
味如狗

葛祚字元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  
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之立  
廟行旅必過要禱祠槎槎乃沉沒不着槎浮  
則船爲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  
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聞  
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往視槎移



去沿流流下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  
傾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曰政德所  
穰神等爲移尋舊說云

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  
一女壯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

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  
既承此言馬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  
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  
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  
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

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繫如此非一父  
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也父  
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  
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於皮所戲以  
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  
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sup>三</sup>振然而起卷  
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  
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  
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  
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校數倍因名

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日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萬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右此十驗

出搜神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

號為神理精脩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憇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屬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為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躡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後三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填接瑜率眾行道訓授典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

之雲景明霽及焚燭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椽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讚云出冥祥記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音釋

墟錄封切 盱古案切 液羊益切 滂郎到切 敲露雨切

去奇也 嵐虛舍切 坻都禮切 頗梵語也此云 胝水玉也此云 迦若角切 慤苦角切 昔各

切也 殄梵語也此云 伽梵語也此云 坻都禮切 頗梵語也此云 胝水玉也此云 迦若角切 慤苦角切 昔各

切也 殄梵語也此云 伽梵語也此云 坻都禮切 頗梵語也此云 胝水玉也此云 迦若角切 慤苦角切 昔各

切也 殄梵語也此云 伽梵語也此云 坻都禮切 頗梵語也此云 胝水玉也此云 迦若角切 慤苦角切 昔各

切也 殄梵語也此云 伽梵語也此云 坻都禮切 頗梵語也此云 胝水玉也此云 迦若角切 慤苦角切 昔各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最最平切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振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為重衆生貪濁愛戀己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貪彼甘肥置羅萬種或擊鷹放犬冒涉山丘擁劍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丸彈鳥遂

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識附羹中竟依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為輕遂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為庖廚橫加屠割致使怨家讎隙遍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為此斂眉大士由茲投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廻或此身怨府昔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踈友改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

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濟為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眾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餽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餽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餽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雞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

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為眾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雞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屠犬者旃陀羅伺

獵者王家獵主

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鳥捕魚獵鹿置兔劫盜魁膾害牛縛象立壇呪龍守獄讒搆好為損等屠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象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誣身

諸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

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湯水未滅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三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魚少水斯有何樂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

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爲說經  
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  
盡以付弟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  
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  
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業便語賊師在  
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  
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  
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  
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  
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

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  
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  
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爲說法  
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之血多於四大  
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  
江飲親之乳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  
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  
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  
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  
臂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壻此是



其臂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  
虛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  
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  
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波羅柰國  
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徑  
路不知出處草木叅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  
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  
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  
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  
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脚

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  
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  
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  
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  
下來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  
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  
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爾時王者此  
沙門是由所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  
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  
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

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苦已憂身榮位寵辱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違慈損神怨塗反報楚痛何申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五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隨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隨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猪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猿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  
數發獲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獲

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  
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  
羸曰可有聞鴈從東方來而更虛發而鳥下  
焉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

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  
死旣叅位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  
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  
欲引人名曰俟引去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  
諸君偶未之見耳

右二驗出  
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  
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  
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  
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  
乃抵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  
生除耻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  
公獵于貝丘有犬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  
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手射之豕乃人立

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

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出宛志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

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

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

忽出城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

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魄厭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

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

曰我有讎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

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報為答曰明食時君

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住應白帶者我黃

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

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

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映勢弱射人

因引弩射之林四黃映者即死因將幕復見七昨人

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來必

為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

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

復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

能見用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  
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  
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  
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  
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  
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  
太守阮愔在郡愔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  
蓋芎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復  
寤民以爲死舉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

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  
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漁  
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剥鬻截具如治諸  
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鈎口出之剖破解切  
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  
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  
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  
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  
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  
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噉耳齋會之日

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誠因爾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

右一人出冥詳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即加剗割鹿懷一麋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側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

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為立伽

藍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

得之口中作聲如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  
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  
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  
丞宋宣明曾為代府法曹為臨說之出冥  
報記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  
後遇病見群鳥林四千數皆無頭圍遠略九林叫鳴  
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蘇因請眾  
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  
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略  
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  
隣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其聞外有人  
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  
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  
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旦  
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  
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  
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闔城門忽  
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  
沒蹠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

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蹙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瘵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

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揀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爲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弟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餒鷹旣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旣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



請為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鬱鬱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憚云夫人之弟為臨說之耳右四驗出實却記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

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嘴爪飛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作四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峻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揔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塊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

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  
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  
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  
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  
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  
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逡巡之間遂被二  
人推入須臾即蘇爪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  
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讀誦為業  
出冥報記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

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  
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  
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  
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  
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  
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  
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  
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  
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  
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

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  
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  
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  
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

即蘇活出冥報記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十二能騎乘兼工  
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  
九年微患三四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  
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  
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

東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  
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  
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  
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  
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  
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  
以麻辯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  
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勵聲  
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  
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行凡經

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罄奉握之珍徹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篋笥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筌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於一切衆生修善

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十四禁戒而無十五缺犯一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依者爲作歸依無

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

絲絹也 右三驗出 實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進州刺史之時有屠兒

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

半日貪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

劃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

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牀下而卧市人

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

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

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

贖得諸人共為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腠

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癰如臂許出

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

年方卒 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 徐王府隊正具見說之

慈悲篇第七十四 比有 五部

述意部 比四

菩薩部

國王部 十四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舍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翱翔咸知畏死

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

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罄奉握之珍徹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篋笥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筌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於一切衆生修善

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十四禁戒而無十五缺犯一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依者爲作歸依無

趣向者爲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已如是於彼  
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衆生故發大  
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  
盲冥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時於如是等諸  
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  
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衆生  
安置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如來被佉陀羅刺刺其  
脚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  
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

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衆  
生有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  
者脚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故知諸佛  
大悲於諸  
舍識平  
等無異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  
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  
十善王初生時有八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  
四交道隨所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  
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恐  
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爲以無上道

故施爲以退轉耶卽化作男子自相謂言王  
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  
臣皆往白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  
提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  
見我當爲王是故無是語汝等今可嚴駕象  
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象林四旣至王十六卽便乘  
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  
卽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  
爾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言有問  
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

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  
我於無始世已來經歷衆苦輪轉五道或受  
截手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卽取利  
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  
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  
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卽沒不現忽有天帝而  
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爲一天下二三四  
天下耶爲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答言  
我布施不爲天下乃至魔梵等我作意欲求  
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



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爾時利益衆生王者豈異人手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廓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

量阿僧祇大劫爾時此土名無塵彌樓獸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為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爲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

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令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爾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

頭高聲唱言咄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滅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已身肉若干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遍娑呵刹善男子觀

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衆生恒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刹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爲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

出遊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爲急切即問諸臣此人何罪諸臣答言此誑王法豈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即告諸臣速放斯人儲糧酥油勿苦索之臣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及諸眷屬廚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即分此閻浮提爲五百分付與諸子即捨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

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爾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眾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眾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實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恒逐於後伺求其便彼於盡日放暴風雨使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

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之聲爾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道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爾時即以繒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為益眾生故食眾果既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為商主採如意珠於此

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  
於眾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眾寶隨意  
充足無量阿僧祇眾生令住三乘

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  
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  
若有人來語菩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  
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

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憐愍心若  
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  
與語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  
之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  
隨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  
當為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  
是施名為生人若不如是名為死人若不來  
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  
若無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脫  
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

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為施者實賈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上菩提而

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真偽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厭極是比丘辭上生大惡瘡國

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為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卧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勅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最為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

良由行同佛心  
身瘡得復也

又雜寶藏經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食都盡弟即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肉藏舉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亡升二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刑無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別人王子為入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與別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岸边而語夫言

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深河或當墮落  
 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推其  
 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漂去而不没死  
 於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中誰  
 應為王遙見水上有黃雲蓋相師占已黃雲  
 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為  
 王王之舊婦擔彼別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  
 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刖壻恭承孝順乃  
 聞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王問  
 婦言此別人者實爾夫不答言實是王時語

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諦  
 向王看然後慙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  
 欲知王者即我身是爾時婦者旃遮婆羅門  
 女帶木杵謗我者是爾時刖手足者今提婆  
 達多是故知善惡  
目驗有微  
 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卅三世時此閻  
 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跋  
 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疠時王  
 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  
 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有食便



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噉兒即便  
取刀適欲殺兒心為悲感舉聲大哭爾時夫  
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  
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  
自念言何忍噉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  
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  
等婦具答之夫人聞之心為悼愍語言莫殺  
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  
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  
不逾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

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課得濟命不問  
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  
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  
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  
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  
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天帝觀  
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  
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為悲泣住  
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為難及求何  
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

道度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令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後王崩即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佛告王言爾時夫人者

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遙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

汝今諦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恆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

時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爲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爲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曾爲法我今欲爲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爾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

火然之免王母子圍遶仙人足滿七布白言  
 大師我今為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  
 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免白仙人我自以身  
 供養仁者為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  
 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  
 思惟正念三寶爾時免子聞母所說跪白母  
 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  
 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  
 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  
 天華持用供養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

言免王母子為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  
 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  
 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推四 不忍噉肉食衆生 并六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汲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世世不  
 起殺想恒不噉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

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  
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  
色晃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發  
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爾時白  
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  
誦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  
是時五百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  
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捷連  
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跋陀婆羅等  
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

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  
勤苦歷劫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  
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  
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  
坑已生於梵世林四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  
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廿七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  
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  
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  
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

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  
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  
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  
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搏取獼  
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

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耻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爲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

鷲王復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  
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獼猴子者

即今阿難羅睺羅是時驚王者即舍利弗是  
是故為護依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說若有悲  
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眾  
生若起悲心抄四能破煩惱云何地獄抄八眾生而起  
悲心此諸眾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  
造作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十  
六處眾生墮中地裂摩折斷截燒煮無救無  
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

則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眾生觀諸餓  
鬼種種飢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  
互相踢突焰火焚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  
能救者此諸眾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  
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畜生而  
起悲心餓鬼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  
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噉此諸眾  
生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  
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  
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

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生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有貧窮依視他人以自存活依四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并九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以爪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為大地土多比丘白

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為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為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鬼諸羅刹	蛇虺電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  
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  
得住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  
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鬪戰阿脩羅勝諸天  
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

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徑叢林下有金翅  
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  
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  
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所  
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  
眾踏殺眾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  
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眾  
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  
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力故  
威力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

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  
 得十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為十一種一睡眠  
 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三人非人  
 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傷七  
 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餽饌飲  
 食牀座卧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  
 壞命終得生梵天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  
 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女人以  
 瞋為力比丘以忍為力國王以憍傲為力羅

漢以精進為力諸佛以大悲為力是故比丘  
 當念大慈悲力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遍法界 攝化指祇園

俱銷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祛愛馬

六念靜心猿 林四 禪池澄定水 卅一 覺意動聲喧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塵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 略引 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  
沉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  
獸來前因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  
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化行五嶺聲流三  
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州路中感疾  
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  
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  
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  
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  
衣然後昇座立性沉審慈仁總務諸有厲疾  
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為補澆衣服治瘡同  
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答云境無染淨淨穢  
由心心既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  
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鬱屍不臭壞經  
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興  
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

第一四一册

人年過小學神睿澄簡厭世高榮情欣方外  
獨靜行禪不避虎兇持戒不群慈救爲先深  
隱山居來往絕糧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烏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  
候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常懷感感慈哀舍  
識排四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列二  
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  
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  
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  
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

至唐國旣至京城慈利群生從受戒者日有  
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  
勅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  
甲持杖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  
之共闕拒不許迎藏聞晝氣塞谷蓬敷即就  
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  
蘇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  
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  
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霽

藹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因遘微疾

卒於永徽年中

右此三驗並出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曾

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

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

後四

卅三

踞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

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

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

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

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

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

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

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

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安

經三四歲後卒於洛

右此出冥報拾遺錄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痾斯國內有列士池

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

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猴異類相悅

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

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

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獲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

吾觀之爾曹未和獲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獲狐曰多聚蕪蘇方有所作獲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界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異

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獲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音釋

且子邪切 箭羊朱切 藪蘇后切 驃昆召切 譴去  
網也 牆實也 蘇后切 昆召切 去  
 譙慈消切 鏑丁狄切 愔於金切 芎七辨切 剡戰  
切謫也 失缺也 切於 切 切  
 憚於憤切 攫居縛切 憤側革切 輶尼  
切與 切 切 切 切  
居也 鹿子也 切 切 切  
居也 鹿子也 切 切 切  
居也 鹿子也 切 切 切

陰	烏	慘	既	戶	毛	切	也	切
雲	威	七	也	切	令	以	轅	轅
狀	恨	感	坐	脫	湯	沈	善	去
直	也	切	骨	也	也	走	驕	切
聲	初	愴	股	旁	劃	忽	交	切
上	六	初	也	禮	也	交	也	切
貌	切	愴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蕪	昨	孽	心	其	實	實	實	實
與	焦	分	動	季	賈	賈	賈	賈
熱	切	孽	也	切	同	實	實	實
同	切	也	切	切	行	式	五	結
		別	手	魚	實	羊	也	切
		踢	足	厥	也	切	切	切
		液	也	切	賈	與	燭	燭
		霍	也	切	公	商	徐	徐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振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第五

蓋聞兀兀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鍛翻鶩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

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布逸仁莫不鼓刀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舍識無憊橫逢菹醢致使怨冤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使紫鱗頰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瞽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

並須澆水飲用若澆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車迴頃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教澆不可信者自澆得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第五若問者答云長者自看若知友同師者語言此水有蟲當澆水用又十誦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比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

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爲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爲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肉身何爲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澆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澆囊持用濾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瞋之皆欲殺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分踈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濾飲王聞放之由行人義慈善根力及賊弱五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三經宿之水若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澆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

第一四一册

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罾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著其罾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

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穀施罾鹿王前行右腳墮毛罾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爾乃現脚相時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是羅師來願勤方便出是罾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力勢已盡毛罾轉急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先殺我身然後願放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亦不殺鹿王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  
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鴈王獵者得  
之有同伴鴈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

愍二鴈並放後求寶報恩大意同前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座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生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為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為人

若能有慈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

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為人籠繫在地愁怖便

大鳴喚同類雲集為人所殺鷓鴣問道人云

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

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答若無殺心汝無罪心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山中

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

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口張口而眠時香山

中有諸獼猴入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

而眠時獼猴便作姪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

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故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啗 失守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促獼猴即行欲入水獼猴急怖便作  
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  
迴轉流離牽曳遇值嶮處鼈時仰卧是時獼

弱五

五

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  
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  
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念是  
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耶獼猴故言婆羅門  
是何等寶物滿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

爾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辜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爾時仙人以偈答言

我令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為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今還山林去

鼈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普親皆眷屬 隔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資 牽我入三塗 楚痛受萬危  
自非慈放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 略引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  
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  
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  
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  
貴客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弗須怪也謂使者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嘉運即  
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處倒卧於樹下也俄至  
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  
者有一婦人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  
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  
相識不昔張總管交遊每數相見總管無狀  
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  
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  
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  
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

第五

六

第一四一册

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答曰

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于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澁道指命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



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  
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但  
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  
府者嘉運色憂怖唯趨走頃之乃定同侶問  
之答曰而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  
仍說陳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被誚讓君  
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  
蜀之日將殃池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  
數十疋因買池魚贖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  
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

卒官

本此一驗  
出冥報記

救厄篇第七十五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商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  
列聖同然而觀世大士獨見褒聞是以投火  
有必糜之軀漂海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  
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涼或臨刀項

第一四一册

上白刃不傷或墜墮深坑全身無損或枷禁  
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懇誠  
克已必感靈徵若浮漫墮情難危巨救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刹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  
思惟不動鳥孺頂上後覺鳥在頂懼<sup>八</sup>卵墜落  
身不移搖檢坐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  
未能飛終不捨去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  
時勤苦無數過去世時有王太子號曰寶華

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身患病癩見  
問病人以何等藥可療卿病病者答曰得王  
身髓血等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聞已即  
自破身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  
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  
斗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數求正覺故  
又大集經云爾時曠野菩薩現爲鬼身散脂  
菩薩現爲鹿身慧炬菩薩現爲獼猴身離愛言  
薩現殺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  
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

香光明一一菩薩手執燈明爲供養十方諸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爲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爲欲調伏一切衆生今發菩提故受此身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

第五

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命終九與假歸家

至七日頭勅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生慈悲心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師甚怪之

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爾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

又治故塔

亦得延命又治補伽藍牆壁泥孔亦得延命也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爾時流水長者子於天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衆生患令得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龍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者子將是二子次第遊行到一大空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肉血一向馳奔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走時

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其水枯涸於其  
池中多有諸魚長者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  
神示現半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愍  
汝可與水是故號汝名爲流水長者問神此  
魚頭數爲有幾所樹神答言其數具足足滿  
十千爾時流水聞是數已倍生悲心時此空  
池爲日所曝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  
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  
到池上與作蔭涼作蔭涼已復更疾走遠至  
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惡人爲捕此

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然其決處懸峻難補  
時長者子速至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  
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爾時大王即  
勅大臣速疾供給自至廐中隨意選取是時  
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從治城人借索  
皮囊至彼上流決處弱五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  
池瀉置池中水遂彌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  
徜徉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子復  
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爲飢火所惱  
從我求食爾時流水告子至家啓其祖父家

中可食之物悉載象上急速來還爾時二子如父教勅至家啓祖說如上事爾時二子收食載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號名字復爲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緣爾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賓客醉卧爾時其地卒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報恩爾時十千

天子從忉利天下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脇邊復以十千置左脇邊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悟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子於空遊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池澤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  
為採寶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船衆  
寶悉滿至海中間其船卒壞時彼商人心懷  
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有得船板者或有浮  
者有命終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  
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  
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爾時  
商主即告之言諸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  
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  
劍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

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  
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已身上令善捉持彼諸  
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脰者爾時商  
主為欲施彼無怖畏故大悲熏心起大勇猛  
即以利劍斷已命根速取命終時大海漂其  
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  
樂平吉無難還閻浮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  
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  
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  
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約五

十二之一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躡一水衆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爾時爲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踰一岸令衆獸踏背上而度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已喘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兔須跋陀是佛世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

第五

十二之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飢儉如來因地慈救衆生作大魚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肉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肉血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爲鼈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衆生如母愛子其海深長邊際艱險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海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甲堅燥猶如陸地賈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煮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

第一四一册

著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墮不仁適欲強忍  
 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除滅火毒不  
 危眾賈眾賈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  
 諸天唯見救濟鼈王心益慙之因報賈人曰  
 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  
 當相安終不相危眾賈聞之知有活望俱時  
 發聲言南無佛鼈興大慈還負眾賈移在岸  
 邊眾人得脫靡不歡喜遙稱鼈王而歎其德  
 尊當為橋梁多所度行為大舟航超越三界  
 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

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  
 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五百弟子舍利弗  
 等是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犯法者應受死  
 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恩報命終生常  
 歡喜天從天退還得受人身不遭王難若有  
 眾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眾生以水滅火救  
 諸眾生命終生行道天受種種樂  
 又如度狗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涌貴人民  
 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遍門室無所



獲次至長者大豪貴門得麤惡飯適欲出城  
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  
沙門歡喜前爲作禮沙門祝願老壽長生沙  
門知有狗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齋  
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  
爲藏匿殺生之罪甚爲不善願持我食買此  
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答曰不能相  
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  
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觝突不肯隨言沙  
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

四五

十四之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按祝願淚  
出卿罪所致得是大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  
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爲人所  
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  
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  
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  
時彼沙門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  
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  
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  
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作弟子父母愛重不

四五

十月之二

第一四一册

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  
之主何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  
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  
隨師學道除去鬚髮披三法衣諷誦佛經深  
解其義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  
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  
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獲果縱復  
缺犯還生慚愧白淨已來黑垢自滅  
又雜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  
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爲鷹所捉飛騰虛空於

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  
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爲他  
所困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  
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壟中自有  
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  
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壟中能得脫不  
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壟大塊之下安  
住止處然復於塊上欲與鷹鬪鷹則大怒彼  
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峻飛直搏於是  
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

第五

十五之一

死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塊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凶愚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弱五 摧滅於蒼鷹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嶮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希 親踈皆父母 何得輒相欺

慈悲救危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 略引一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罔

晉居士呂竦

居士徐榮

居士張崇

將軍王懿

嚴猛婦

周子長

宋沙門竺惠慶

沙門釋曇無竭

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惠瑱

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惠布

唐沙門釋智聰

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罔鄉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弘

弱五

十六之一

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  
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  
遇一深流橫木而過罔最先濟後輩墜木而  
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  
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  
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烟然狀若  
熒火儵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  
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  
川康王作鎮廣陵請罔供養其年九月於西  
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

第五

十六

衆僧皆眠罔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  
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  
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笈布袴褶手把長刀貌  
極雄異捻香授道罔道罔時不肯受壁中沙  
門語云罔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  
然無所復見當爾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  
覩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  
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巨石白日行者  
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

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  
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  
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遙得  
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郝嘉  
賓周旋郝所傳說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

弱五

十七之一

不慣誤墮洄漩中遊舞濤波垂欲沉沒榮無  
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  
齊力引船者踊出漩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  
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

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  
火光赫然迴施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隱既  
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  
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  
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  
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聞其  
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有沙門支道蘊謹  
篤士也具其事後爲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符  
堅旣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

弱五

十七之二

戍所拘謂爲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脚其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脫崇旣脚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冤寃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搏具列寃氏帝乃悉如宥已爲人所略

第五

十八之一

賣者皆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符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躡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繞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自王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

第五

十八之二

設齋宿昔灑掃敷陳香華盛列經像忽聞法  
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遠往觀見有五沙  
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知非凡  
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  
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  
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右此四驗  
出冥祥記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亡猛  
行至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  
相勉也旣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跟向猛婦舉  
手指虎狀而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

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壻得免也右此一驗  
出異苑錄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涌東垆頭咸康三  
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愁家家去五丈數里合  
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許先是空垆忽見四  
帀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  
佛弟子何故捉我第五  
十九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  
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爲誦  
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  
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  
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

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曾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曾相拖度五大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得故便共大笑子長次達家三更盡右一驗出靈鬼志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

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齋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



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

右此二驗出真祥記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讀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

附五

二十

轉掠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饑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

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閣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  
確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  
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  
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  
未<sup>弱五</sup>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  
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  
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  
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  
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  
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

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  
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  
救乃各嚴器械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  
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俗姓程咸陽靈武  
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群魏孝文大和末年  
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  
通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  
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僧  
寢之時自上樓鳴鍾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

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救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著共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欲摧倒大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勅使問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放梁主遙禮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樹皮納三衣机

第五

二十二之一

第五

二十二之二

拂什物等禪師餘物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在苑內陳攝山栖霞寺少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

懷遠操性度虛梗志行罕儔爲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



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寺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恆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衆辭別還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年九十九矣

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被捉將去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利那不輟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不覺懼當殺之時日始在中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

百餘步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頂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

第五

二十四

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量鞋鞋得著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盃桃棗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得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顧北看遙見

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未眠卧賢者雖到南岸恐賊來趨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拄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讎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

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桃  
 棗呈示道俗知實不虛道年幼白見  
 琬師說之爾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音釋

殺 <small>杜公羊切也</small>	胃 <small>網古也</small>	也 <small>赤色也</small>	丑 <small>盈切</small>	澆 <small>盧谷切</small>	澆 <small>去聲</small>	倩 <small>假借也</small>	攬 <small>也</small>	紓 <small>商居切</small>	僑 <small>巨消切</small>
鞅 <small>山憂切</small>	翽 <small>翽下切</small>	草 <small>草下切</small>	菹 <small>菹側切</small>	醢 <small>呼改切</small>	頰 <small>魚切</small>				

三五

三十五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名	切	丙切
鞅	確 <small>苦角切</small>	旅寓也
達	同	堀 <small>古郎切</small>
盃	堅也	與
盃	苦回切	駿 <small>馬子</small>
盃	也	鬣 <small>紅風</small>
		也
		賑 <small>章刀切</small>
		空也
		旱
		瑯 <small>瑯瑯</small>
		切
		瑯
		切
		地
		中
		見
		他

第一四一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振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

此有七部

述意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八苦部

雜難部

蟲寓部

地獄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侵移神明不朽識慮冥持  
乍死乍生時來時往棄捨身命草籌難辯惟  
大地丘坑莫非我故陳滄海川流皆同吾淚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  
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愚闇不識親疎遂  
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共為怨府  
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  
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  
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  
為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  
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

第一四一册

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弃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恒河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

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命終弃於塚間膿血流出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爲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

生恐怖衣毛爲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

輪轉不知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  
 喜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  
 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  
 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  
 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  
 除諸大莫令增長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轉之不知  
 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  
 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  
 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  
 泡一生一滅摩六是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  
 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注  
 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  
 成劫壞如天普雨天下無斷絕處長夜輪轉  
 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

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  
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

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  
身形有五死相一華冠自萎二衣裳垢塗三  
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玉女違伴時彼天  
子愁憂苦惱捷胃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  
子愁憂聲便勅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徹此間  
彼天子具報所由爾時釋提桓因自往其所  
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  
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將欲終有五怪

衰今此七寶宮殿悉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  
當星散所食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  
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曰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最爲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諸行無常之  
物雖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天  
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染光踰日月  
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闍城中猪腹中  
生恒食屎尿死時爲刀所割是時帝釋語言

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墮三惡趣故如來亦說此偈言

諸有自歸佛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爾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爲所在帝釋

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

竹林所天子報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

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

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窮之地願矜

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時彼天子隨

帝釋即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衆盡其形壽爲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豬胎乃生長者家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至十歲父母將至佛所時佛爲說法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

又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衆以要言之於天人中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

之中善通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希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追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為他輕毀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眾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為中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爾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	有陰皆是苦	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於中陰	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	此苦不可說	設於屎尿中
熱氣之所燒	如是住胎苦	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	其心常希望	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	小心常希望	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怨憎不可會
猶如大火毒	所生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	眾生趣大苦	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	寒熱大苦畏	生無量種苦

生無量苦已	此苦不可說	病苦害人命
病為死王使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為他所策使	常無有自在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愛毒燒衆生	追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說	若近惡知識
衆苦常不斷	當受惡道苦	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	見則生大苦	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	飢渴自燒身	猶如猛燄火
能壞於身心	此苦不可說	常為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	生於憂悲苦	此苦不可說

人為老所歷 身羸心意劣 傴僂凭杖行  
 此苦不可說 人為死所執 從此至他世  
 是死為大苦 不可得宣說  
 又九橫經云佛告比丘有九橫九因緣命未  
 盡時便橫死一為不應飯為飯二為不量飯  
 三為不習飯四<sup>排六</sup>不出生飯五為止熟六為不  
 持戒七為近惡知識八為入里不時不知法  
 行九為可避不避如是為九因緣人命為橫  
 所盡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為飽腹不  
 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過足三不

習飯者名為不知時冬夏為至他國不知俗  
 宜飯食未習四不出生飯者為飯物未消復  
 上飯不服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為止熟者大  
 小便來時不即時行噫吐噎下風來時制六  
 不持戒者名為犯五戒殺盜婬兩舌飲酒使  
 入縣官捶杖斫刺或從怨手死或驚怖念罪  
 憂死七為近惡知識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  
 覺善惡八為入里不時者名為冥行亦里有  
 諍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妄入他家  
 舍九為可避不避者為弊惡象馬牛車蛇虻

井水火刀杖醉惡人等干擾是為九橫人命  
 未盡當坐是盡  
 又五陰譬喻經佛說偈云  
 沫聚喻於色 受如水中泡  
 行為若芭蕉 器幻喻如識  
 當為觀是要攝六 熟省而思惟 空虛之為審  
 不覩其有常 欲見陰可爾 真智說皆然  
 三事斷絕時 知身無所直 命氣溫暖氣  
 捨身而轉逝 當其死卧地 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 但幻而愚貪 止止為無安



亦無有牢強 知五陰如此 比丘宜精進  
是以當晝夜 自覺念正智 受行寂滅道

行除最安樂

五陰部第三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  
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  
作種種惡以作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  
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  
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  
昔無數劫來爲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緣

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衆苦遂令我遠三  
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緣故於己身心生大  
怖畏捨離衆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王  
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養食瞻視卧起摩  
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  
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  
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  
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  
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爲親善而語之言汝可  
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

中闕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持缸器悉空無物  
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咄  
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  
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  
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  
其水漂急無有船筏以<sup>探六</sup>恐畏故即取種種草  
木爲筏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爲毒蛇五旃  
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度此  
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爲彼  
蛇賊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

把脚踏截流而去即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  
泰然怖懼消除四毒蛇者即是四大五旃陀  
羅者即是五陰一詐親者即是貪愛投一聚  
落者即是內六入六大賊來者即是外塵是  
六大賊雖有諸王不能遮止者唯佛菩薩乃  
能遮止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  
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得四  
沙門果截其手足亦不能盡令不劫善法如  
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  
如是乃能摧滅六塵惡賊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經云佛為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麤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思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為八苦也○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胞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熱食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冷切身母飽之時迫迫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雨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叫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

第一四一册

落日視眩眩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  
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吟呻憂悲心惱神  
識轉減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  
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  
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  
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沉重  
水大不調舉身臃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  
大不調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  
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  
焦筋斷鼻折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

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趣悲哀六親在側晝  
夜看視初不休息銷<sub>語</sub>餽食美入口皆苦此是  
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死苦人死之時  
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  
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  
摸空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悲涕泣痛徹骨  
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遊氣絕火滅身冷  
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  
日之間肉壞血流降脹爛臭甚不可近弃之  
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

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惡愛別離苦謂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爲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爲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斷絕窈窕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錢財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爲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

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互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狹道相逢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

法則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問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種作無有牛犂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聚聚應當歡樂

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說偈言何法名為苦 所為貧窮是 何苦最為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苦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如是五畏證得清淨樂意地時皆已遠離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為王說偈云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為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過惡

如是大王有四恐懼無能避者老為大恐懼

肌肉消盡病為大恐懼無強健志死為大恐

畏盡無有壽恩愛別離為大恐懼無得求住

此之四大恐懼一切刀杖呪術藥草象馬人

民珍寶城郭無所救贖者譬如大雲起雷霹

靂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其中出者

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雜難部第五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如婦人遇辜經云佛在世時有一人無婦往

詣舍衛國娶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次

子孩抱母復懷軀欲向家產天竺俗禮婦人

往日歸父母國時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

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纏遶牛脚牛

遂離秦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為毒蛇所

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遂見之怖懼戰慄

啼哭呼天無救護者日遂欲瞋去道不遠有

流河水水對有家居婦怕日瞋懼為賊劫弃

車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度

第一四一册

水適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叫呼母時還顧見  
子爲狼所噉驚惶怖懼失抱中子墮水隨流  
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頓躡水中墮所懷子遂  
便度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爲安隱不行人  
答曰昨家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又問行  
人我夫家姑妯爲安隱不行人答曰昨有劇  
賊傷害其家姑妯皆死無完在者其婦聞之  
愁憂怖懼心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  
惑狂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鬼神所  
燒佛在舍衛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

爾時世尊爲大會說法諸佛之法盲者見佛  
皆眼明聾者得聽瘖者得言疾病除愈羸劣  
強健被毒不行心亂得定時婦見佛意即得  
定不復愁憂自視裸形慙愧伏地佛呼阿難  
取衣與著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  
經爲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種種法要  
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真道意得不退轉也  
又對法論云正生何因苦衆苦所逼故餘苦  
所依故出胎時復受肢體逼切大苦餘苦所  
依者謂有生老病死等衆苦隨逐老何因苦



時分變壞苦故病何因苦大種變異苦故死  
何因苦壽命變壞苦故怨憎會何因苦合會  
生苦故愛別離何因苦別離生苦故求不得  
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攝一切五取蘊  
何因苦麤重苦故

又雜譬喻經云昔年世人入海採寶逢有七  
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  
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  
四者二龍上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  
逐欲噉之六者地有熱沙走行其上燒爛人

脚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不知東西甚難  
也

佛告諸弟子若遭苦難亦有七事一者四面  
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所愛無限  
譬船滿溢三者墮水欲死謂為魔所得四者  
二龍上岸噉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  
蛇者為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剝爛其脚者  
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  
之處窈窕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  
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事可得解脫

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道者一切畜  
 生長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淵赴火  
 自墜高巖常翹一脚五熱炙身常卧灰土棘  
 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麤服麻衣糞掃  
 毼褐欽婆羅衣茹菜噉果藕根油滓牛糞根  
 莖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  
 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  
 次敬洮糠沸汁乃云是等能為無上解脫因  
 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  
 得道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道

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  
 持令惱以長縷繫放之飛去自以為脫不復  
 遭厄詣樹池飲自恣安隱縷盡牽還投弄惱  
 苦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天  
 當還欲界苦惱如是故頌曰

譬如拈六有雀繩繫足 適飛縷盡牽復還  
 修行如是止梵天 續行欲界不離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音釋

髓

中旨也骨

全

廕闕切

也

捷

直追切

娠

失人切

也

偃

偃也

全

廕闕切

也

捷

直追切

娠

失人切

也

也

噴

去規切

窈

深也

凭

皮水切

姑

古胡切

變

計都切

也

闕

小規切

窈

深也

凭

皮水切

姑

古胡切

變

計都切

也

夫

白姑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怨苦之一

振七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蟲寓部第六

如禪祕要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淫風動四百四脉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從於子藏猶如樹脂布散諸根如盛

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遠周布四百四脉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脉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振七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脉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

之上肺脾腎脉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  
 十二頭亦十二口婉卷相著狀如指環盛青  
 色膿如野猪精臭惡頗甚至藏陰處分為三  
 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脉一一  
 脉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毗蘭多鳥喙諸

蟲中生筋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脉及精出入男蟲青白  
女蟲紅赤也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瞿  
 師羅鳥眼九十八脉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  
 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脉為風  
 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

膿流注諸脉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  
 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  
 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萬戶蟲地水  
 火風動作作此佛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慙  
 愧衣服慙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  
 法如飲甘露林七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二乃至女根  
 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  
 手反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  
 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  
 手反之用覆頭上令此諸蟲眾不淨物先適

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  
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見  
癩人那利瘡蟲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  
阿鼻地獄猛火熱焰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  
欲界一切衆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  
汝今知不衆生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  
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  
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爲使  
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姪洑不祥幻色妖鬼  
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

優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  
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  
受持爲四衆說慎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  
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實見身從頭  
至足循身觀察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髑髏  
內自有蟲行名曰腦行遊行骨內生於腦中  
或行或住當食此腦復有諸蟲住髑髏中若  
行若食還食髑髏復有髮蟲住於骨外食於  
髮根以蟲瞋故令髮墮落復有耳蟲住在耳

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鼻蟲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蟲瞋故能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蟲生在脂中住於脂中常食人脂以蟲瞋故令人頭痛復有續蟲生於節間有名身蟲住在人脉以蟲瞋故令人脉痛猶如針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蟲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牙根蟲住於牙根以蟲瞋故令人牙疼復有諸蟲名嘔吐蟲以食違多生嘔吐是名內修行

者循身觀是十種蟲住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蟲名曰食涎齧嚼食時猶如嘔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合喉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多食甜或食熏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令人咽喉生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蟲住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膩等蟲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脉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吐冷沫故胃中或病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於十脉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十脉中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癢吐三唾吐四雜吐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腭口順入腹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令吐蟲動則便大吐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醉味蟲行舌端乃至命脉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萎弱若我不食醉蟲則病不得安隱復以

聞慧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令人生瘡若至咽喉猶如蟻子滿咽喉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無有食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杼氣蟲以瞋恚故食腦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於死苦此杼氣蟲共咽喉中一切諸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杼氣蟲常為唾

覆其蟲短小有面有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增味蟲住於頭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蟲爲我病惱或作安隱彼見此蟲增疾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增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脉隨順於味令舌乾燥以蟲瞋故令舌瘡瘡而重或令咽喉即得嗽病若不瞋恚咽喉則無如上諸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其形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髑髏內或在頰

內或齒骨內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鬚髮此嗜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睡眠一人衆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蟲晝日疲極人亦睡眠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身中其身微細隨蟲飲血處則有腫起瘡瘡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咽喉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筋中

則無病苦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至  
於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為十一名食毛蟲二  
名孔穴行蟲三名禪都摩羅蟲四名赤蟲五  
名食汁蟲六名毛燈蟲七名瞋血蟲八名食  
肉蟲九名瘡瘡蟲十名酢蟲此諸蟲等其形  
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為相復以聞  
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瞋恚能噉鬚眉  
皆令墮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蟲而起瞋恚行  
於血中令身麤澁頑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蟲  
流行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

悉臭惡若其赤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能令  
其人咽喉生瘡若食汁蟲而起瞋恚行於血  
中令人身體作青癩瘦或黑或黃癩瘦之病  
若毛燈蟲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病苦瘡  
癬熱黃疥癩破裂若瞋血蟲以嗔恚故血中  
流行或作赤病作七女人赤下身體搔癢疥瘡膿  
爛若食肉蟲瞋而生病惱頭旋迴轉於咽喉  
口中生瘡下門生瘡若瘡瘡蟲血中流行  
則生病疾疲頓困極不欲飲食若酢蟲瞋恚  
亦令其人得如是病復觀十種蟲行於陰中

何等爲十一名生瘡蟲二名刺蟲三名閉筋  
蟲四名動脈蟲五名食皮蟲六名動脂蟲七  
名和集蟲八名臭蟲九名濕行蟲十名熱蟲  
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隨有瘡處諸  
蟲遠噉食此瘡或於咽喉而生瘡病或見刺  
蟲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  
飲食不消若人愁惱蟲則歡喜嚙人血脉以  
爲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筋蟲  
行於麤筋或行細筋若覺蟲行筋則疼痛若  
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

疼痛若蟲瞋恚人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  
血令人無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見動脈  
蟲是蟲遍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細行無障礙  
若蟲住人食脉之中則有病過令身乾燥不  
喜飲食若蟲住水脉之中則有病生令口乾  
燥若在汗脉作七令人一切孔無汗若在尿脉七令  
人淋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苦若蟲瞋恚行下  
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苦惱垂死或見食  
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色醜惡或  
生惡皰或癢或赤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髮不

墮落令人惡病或皮斷壞或肉爛壞或見動  
脂蟲住在身中脂脉之內若食有過若多睡  
眠此蟲則瞋不消飲食或生疥癢或生惡腫  
毛根蟬病或得瘦病或脉脹或乾消病或身  
臭病或食時流汗或見和集蟲集二種身一  
者覺身二者不覺身皮肉血等是名覺身髮  
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無力人  
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睡眠躑躅或多  
焦渴皮肉骨血髓精損滅或見臭蟲住在肉  
中屎尿之中以食過故蟲則瞋恚身肉屎尿

唾涕皆臭鼻中爛膿或眼淚爛臭隨蟲行處  
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以蟲臭  
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上多有白垢臭穢  
身垢亦臭或見濕行蟲行背肉中知食消已  
入腰三孔取人糞穢汁則成尿滓則爲糞令  
入下門復次修行觀者內身循身觀觀十種  
蟲行於根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等爲十  
一名瘡瘡蟲二名懶懶蟲三名苗華蟲四名  
大諂蟲五名黑蟲六名大食蟲七名暖行蟲  
八名作熱蟲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

等住陰黃中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瘡瘡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食人眼瞽令人眼癢多出眼淚此微細蟲若行眼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若入睛中眼生白瞠其蟲赤色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惛惛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陰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喙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蒸熱若蟲順行則無此病或見大諂蟲住在

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從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藏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皺或生多癩或黑或黃或赤或令身臭或令雀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便處生瘡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大食蟲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中隨食隨消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暖行蟲常愛暖食憎於冷食若我食冷

蟲則瞋恚口多生水或寐或睡或心陰夢  
或身疼強或復多唾或咽喉病若蟲不瞋則  
無此病或見熱蟲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垢  
增長妨出入息令身羸大或咽喉塞令大小  
便悉皆白色不愛寒冷不愛淡食或見食火  
蟲住在身內行住陰中此蟲寒時則便歡喜  
熱時萎弱寒歡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  
欲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或見  
大火蟲若人性不便而強食之以食過故蟲  
則瞋恚噉身內蟲令人腸痛或脚手疼隨食

蟲處則皆疼痛若蟲不瞋則無如上復次修  
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  
骨中有十種蟲何等為十一名舐骨蟲二名  
嚙骨蟲三名割節蟲四名赤口臭蟲五名爛  
蟲六名赤口蟲七名頭頭摩蟲八名食皮蟲  
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知此十蟲行於骨  
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循  
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尿  
中何等為十一名生蟲二名針口蟲三名節  
蟲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三焦蟲七

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色蟲十名穢  
 門瘡蟲出其色可惡住糞穢中此十種蟲若  
 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復  
 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  
 見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為十一  
 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  
 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  
 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此之  
 十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具如經說不可  
 具述

地獄部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爾時信相菩薩  
 為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  
 衆生為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  
 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亦七三尊不孝十父母屠兒  
 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第二復有衆生身  
 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烏栖鹿宿人跡  
 永絕玷汙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  
 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



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  
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姪匿尊卑無所忌  
諱故獲斯罪第三復有衆生身體長大聾駃  
無足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爲諸小  
蟲之所啜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  
不孝父母反戾時君若爲帝主大臣四鎮方  
伯州郡令長吏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  
無有道理使民苦悴呼嗟而行故獲斯罪第  
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觝樹木

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何  
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  
明縫鷹眼合籠繫衆生皮囊感頭不得所見  
故獲斯罪第五復有衆生寒吃瘡瘻口不能  
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  
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  
罪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  
所食變爲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  
盜僧食或爲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恡惜已物

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  
獲斯罪第七復有衆生常爲獄卒熱燒鐵釘  
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  
體悉皆焦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  
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  
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第八復有衆生  
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又人  
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  
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  
神屠殺衆生湯灌搯毛鑊湯煎煮不可限量

故獲斯罪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燔煨  
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即閉之東西馳  
走不能自免爲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  
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煮衆生身爛  
皮剝故獲斯罪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雪山中  
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  
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剝脫人衣使冬月  
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  
罪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劒樹之上若  
有所捉即便割傷支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

以前世時坐屠殺爲業烹害衆生屠割剥裂  
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  
復生懸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第十二復  
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  
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  
生滅鳥翼故獲斯罪第十三復有衆生<sup>十二</sup>攣臂  
背偻腰臆不隨脚踏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  
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野田行道安槍或  
安射窠施張弮穿陷墜衆生頭破脚折傷損  
非一故獲斯罪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爲獄卒

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  
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怨酷昊天不得  
縱意故獲斯罪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  
或癡或騃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得癡身如似醉  
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斯罪第十六復  
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皆伏  
進引行立坐卧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  
前世時坐持生販賣自譽已物毀咎他財器

升弄斟捨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第十  
 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爲黃門身不妻娶  
 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犍象馬牛羊猪  
 狗死而復蘇故獲斯罪第十八復有衆生從  
 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

依七

十三

以前世時坐爲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彥乳  
 之時查持瓶器循大水渚求拾鴻鶴鸚鵡鵝  
 鴈諸鳥卵殼擔歸煮噉諸鳥失子悲鳴叫裂  
 眼中血出故獲斯罪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  
 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苦活命長

大成人橫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  
 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  
 前世時坐喜捕拾鷓鴣鷹鷄熊羆虎豹枷鎖  
 而畜孤此衆生父母兄弟常恒憂悲嗚叫  
 裂哀感人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  
 求死不得故獲斯罪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  
 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鞞頰俱埠皸面平  
 鼻兩眼黃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矧短擁腫  
 大腹凸臃脚復繚戾倭脊尪肋費衣健食惡  
 瘡膿血水腫乾瘡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

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  
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  
忠其君為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  
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妄為趣詐心意顛  
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弑君害師伐國掠民  
攻城破塢偷寨過盜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  
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  
罪業悉具犯之眾惡集報故獲斯罪爾時一  
切諸受罪眾聞佛作如是說悲號動地淚

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  
等輩而得解脫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  
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  
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時便生  
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  
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善惡業緣受報好  
醜故般涅槃爾時世尊即為此諸受罪眾生  
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為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為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犁中始為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特者咄咄我當

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產屬他為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為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  
第七  
頌曰  
盛年好放逸 凶猛勸不移 天長曉露促  
生老病來資 百節俱酸痛 子痾併著時  
華堂相一捨 幽塗萬苦批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周宣王殺杜伯亡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高平李羨奴助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芥夢蔣侯召為主簿驗

吳王夫差枉殺臣公孫聖現驗

晉安定張祚為張瓘枉殺現驗

張頌枉殺麴儉頌被現驗

宋秣陵縣令陶繼之枉殺太樂妓現驗

將軍張悅枉殺江州長史鄧琬現驗

文惠太子枉殺豫章王蕭嶷現驗

魏洛陽令寇祖仁枉殺成陽王元徽現

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群賊共停相殺汙

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

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於甫田從人滿

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

挾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屍而死

右一驗出墨子傳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  
 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  
 皆疾走至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  
 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  
 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

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

根七

十六

汝得無敗乎樹冥然無聲病人報秦王案言  
 伐之樹斷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

秦王立旄頭騎

右一驗出  
玄中記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垆忽見一人云

婦與人通情遂為所殺欲報讎豈能見助奴  
 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奴喚與手即使  
 到地還半路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絞綾袍  
 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  
 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縫家忽有一鬼云汝分  
 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席著地以飯布  
 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  
 為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  
 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有



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為棺見擔船至有斧  
 鋸聲治船既竟聞呼喚舉屍著船中縫眼不  
 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  
 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  
 聞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當為  
 汝所困者耶抑七但知惡心我憎汝狀故撲船壞  
 耳右二驗出  
此冥錄  
 魏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日促乃往廟  
 陳請毋老子弱情事果切乞蒙放恕會稽魏  
 邊多才藝善事神請與邊自代因叩頭流血

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  
 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右此一驗  
出志怪傳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  
 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  
 於胥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  
 於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  
 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  
 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主大  
 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  
 主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眾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眾拒祚祚遂為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為涼王自為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間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遂不去自往看之宋燉煌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

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燃燈油變為血甌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後七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十八昔張頽西域校尉張頽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頽夜見白狗自拔劔斫之不中頽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微客尋捕遂擒龍等龍所引一人是太樂妓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妓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欸列隨例車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妓聲藝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妓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

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妓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十九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秦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

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顛既敗張悅懼誅乃稱  
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  
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  
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為厲遂死

宋濟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  
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  
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痢不斷吾已訴  
先許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  
文季云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  
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  
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  
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  
力也既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  
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  
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  
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  
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  
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疑得  
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歛戚屬

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輪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碰其足鞭捶殺之

右此七驗

出宛志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業末年群賊互興寺在三爵臺<sup>兼上</sup>西葛萋山上四鄉來投

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

複皆滿於中穢汙不可見聞賊平之後人散

寺僧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內外一切都

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

以除臭穢也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牧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嘗時側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萋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臺



名  
 蕘 貝 蕘 古 候 切  
 切 烏 賈 賈 也  
 倅 所 芳 符 石 垂 直 鎮 直 類 切  
 所 虜 符 獲 切 軍 也  
 也 也  
 冠 捶 主 藥 切  
 也 烏 打 也 切  
 僕 光 切 曲 萋 切  
 弱 也 力 主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振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

此有五部

迷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十善部

引證部

迷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清五濁失其宗者則震邪山而起三障靜言茲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須雕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不爾徒煩長養浪飾畫瓶終糜碎於黃塵會楚苦於幽府貽厥緇素鑿勗意焉

業因部第二

振八

如對治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

第一四一册

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  
 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  
 道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  
 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  
 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  
 漏業為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  
 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  
 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  
 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佛告善  
 男子一切模畫無勝於意意畫煩惱煩惱畫

業業則畫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處 是以當思業  
 未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為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持八 口業亦如是 二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為五一  
 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長因五遠因云  
 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  
 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

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衆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衆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尚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鑽人繩爲酥遠因

如名色等爲識遠因父母精血爲衆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云是無常因一切諸法復有二種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暗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爲一切煩惱作不生因亦爲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

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衆生畢竟進作清淨梵行也

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辨業不同別有四例一將物對意有四二輕重不同有八

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婆多論有心無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盡故經第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一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於父母者是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三物重意重者加以極惡心殺所生父母者是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爲八一有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

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輕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輕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攝八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則柔輒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爾十惡亦然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

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綺互唯前作八可知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已有心無心作八句准類可知又如阿毗曇心論云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解脫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除解脫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解脫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脫果

十惡部第三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爾時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麤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恒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

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答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恒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麤作法發動方成無造作處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樂離故無兩舌為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綺語會

及邪見成就不行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為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第四就人中起罪行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閻

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北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淫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匹雖有姪事無相凌奪故無邪淫問既有行姪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姪貪非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姪尚非罪業不牽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

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  
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  
答彼人淳直不行奸偽無誑他心故非妄語  
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杭米樹  
有寶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  
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鬱單  
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愛財故  
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淫無欺他故無妄  
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輒故無麤言有歌  
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

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  
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口七種惡律儀  
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  
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脩羅亦有截手足  
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  
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sup>七</sup>少資緣更  
相攬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姪他  
美天故有邪淫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  
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  
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





界衆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總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感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總報及別報苦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違理上界據其位判衆生心細所起或微多

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麤邪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爲異述曰向來就凡明諸罪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如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具欲結者貪瞋雖強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枷捲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

有意不善設動身口不成業報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蝎等推八以生衆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飲食等是名依貪起

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具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為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毒起邪淫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衆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姪怨家妻妾或姪怨家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

人言譬如碓曰熟華熟果飲食河水及道路  
 等女人行姪無罪或如波羅斯等邪姪母等  
 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可解如是  
 兩舌惡口綺語皆亦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  
 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為依貪起依瞋結生  
 者名為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為依癡結起  
 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問曰何故不  
 說作不作相無作相決定何業中有何業中  
 無答曰唯除邪姪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  
 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使他

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姪中決定有作  
 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姪畢竟自作無  
 使他作是故經言頗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  
 殺生罪不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殺罪又  
 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  
 有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妄語之罪推八又問頗  
 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身口業不  
 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  
 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  
 無作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若深

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  
作業若深厚心結使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  
業及無作業若非深厚心非畢竟恭敬心造  
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厚結使  
心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而方便  
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作業問曰於  
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答曰  
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捉羊或以物買將詣  
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  
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時

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  
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  
綺語皆亦如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  
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又身  
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  
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衆生命根八因復更斷餘十一  
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即奪他物欲殺  
彼人復姪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夫  
主復以種種鬪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  
於彼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爲

殺彼人故生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是應知又離善道非方便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言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衆僧足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起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

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答曰有三種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一業道皆有此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依邪淫故不能護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爲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

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彼  
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  
地高下雀鼠電糞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  
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  
果復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興所害衆生種  
種諸苦因彼苦故初八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  
他命後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暖觸是故一  
切外物資生無有氣勢如是一切十業道中  
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劫奪他物邪淫他妻  
雖不生他重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

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  
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此  
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如彌  
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  
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  
則生人天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  
修行其心狹劣心獸三界遠離大悲從他聞  
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又是上十

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為諸眾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智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自七業排八即自體相名為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為業道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問曰一切美味飲酒

食肉捧手摑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為業道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為業道者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爾以是故但說十名為業道不說餘



者名為業道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不定眾相四疑心五起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為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為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眾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問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

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已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自殺不得殺罪問曰何名不定眾相者答曰定眾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sup>推八</sup>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眾相故問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眾生亦得殺罪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

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為起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有信者修行七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又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答曰

偷盜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相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為偷盜身業問曰何名他護者答曰此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為彼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八為是我物為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答曰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問曰何名欲奪者答曰起損害心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異見若十五

闍地取若疾他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  
自物想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  
此三如前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邪姪者  
答曰邪姪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  
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  
相是等名爲邪姪身業問曰何名護女人者  
答曰所謂父母等護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  
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問  
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心爲自女爲他  
女爲父母護爲不護等女一一皆成邪姪問

曰何名道非道者答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  
謂非道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答  
曰此亦名邪姪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  
者答曰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  
於邪姪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問曰  
云何名遠離妄語者答曰妄語有七種一見  
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  
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妄語口  
業問曰何名見等事者答曰謂見聞覺知問  
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答曰顛倒事者如

聞如彼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問曰何名疑  
 心者答曰若生疑為如是不如是為一向如  
 是為一向不如是問曰何名起覆藏想者答  
 曰覆藏實事異想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無  
 作相如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答  
 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  
 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  
 作相是等名為兩舌口業此七易解不煩釋之問曰云  
 何遠離惡口答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  
 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

作相七無作相此七亦易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綺  
 語者答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  
 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  
 相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答曰依欲界修道  
 煩惱心相應說名為綺語問曰何名無義者  
 答曰離實義故問曰何名非時者答曰語雖  
 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時說於大眾  
 中為自在人說亦成綺語問曰何名惡法相  
 應者答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舞等一切與  
 不善法相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

如前殺生中說此下貪嗔邪見其文又論云  
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  
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爲十  
一施與一切衆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  
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壽  
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眠安隱八  
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  
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龍王  
若不殺善根迴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  
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

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  
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  
事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  
大利益故  
引證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  
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  
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父言  
我自有業不因父王王聞瞋忿而語之言今  
當試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

乞人以女付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答婦言我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垣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宮宅悉成宮人妓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光女

郎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其家內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sup>接八</sup>大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牒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餽饍供養佛僧而

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爾時婦者今善光是爾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逐身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彼重與財物尋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飲酒送

與夫人此人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怪即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真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十八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又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俱

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生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甜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爲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姝長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樂於

福事從精進中來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達解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歎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歡喜四爲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佛言爲人姝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爲人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專愚不教人故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聾盲不聽法故



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醜黑  
遮佛光明故爲人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  
故生馬蹄國者著屐躡佛前故生穿胃人國  
者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犛鹿麋中者喜  
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忿怒人故身生  
惡瘡癩疾難<sup>治</sup>苦痛難言者前  
身喜鞭打衆生故人見歡喜者前身見人歡  
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  
遭縣官閉在牢獄桎械其身者前身喜籠繫  
衆生不從意故爲人脣缺者前身鈎魚口缺

故爲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聽  
受者後生作長耳驢瞻耳狗中爲人慳貪不  
恕已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出生爲  
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爲人好食  
獨噉惡食施人者後墮猪肥蜣螂之中爲人  
喜剝脫人物者後墮羊中生被剝皮爲人喜  
殺生者後生爲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死  
爲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爲人  
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獄焔銅灌口拔出  
其舌以牛犁之後墮白鳩鴿鳥中人聞其

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况令其死為人喜姪  
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卧鐵牀後  
墮姪色鵝鴨鳥中為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  
失者死入地獄墮涕屎泥犁中後生墮狂狂  
獸中後生為人愚癡故無所知為人夫婦不  
相和順數共鬪諍更相驅遣者後墮鳩鴿中  
為人喜貪人力者後墮象中佛言除州縣官  
長稟食官祿合公道者無罪或私侵於民鞭  
打輸送告訴無地杻械繫錄不得寬縱者此  
人罪報死入地獄神更萬痛數千萬劫罪畢

乃出後墮水牛中穿領缺鼻牽船挽車大杖  
打撲償其宿罪為人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為  
人慳貪不恕己者從狗中來為人狠戾自用  
者從羊中來為人不安庠不能忍事者從獼  
猴中來為人尤惡含毒心者從蝮蛇中來為  
人好於美食恐害眾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  
狼狸貓中來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爾時羅  
闍城有長者號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  
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  
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

又手白佛欲有所問願為解說佛語須摩提  
恣所欲問今當為說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  
言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  
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為他人所別離云  
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  
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可計億刹土去到  
彼間得禮諸佛云何得無讎怨無侵嫉者云  
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央福  
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  
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為說經法即令不墮

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  
所問如來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  
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甚善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歡喜何等為四  
一瞋恚不起視怨家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  
向於一切三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升二四作佛形  
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為四一  
布施以時二與已倍悅三與後不悔四既與  
不求其報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為他人所別  
離何等為四一不傳應說鬪亂彼此二導愚

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  
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菩薩復有  
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  
為四一細擣紅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  
如塵使滿軟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  
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像使坐  
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便歡喜住菩薩復有四  
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何等為  
四一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絕二見人說法而  
不中止三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菩

薩復有四事法得無憊怨無侵嫉者何等為  
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不慳貪妬他人  
物三見人布施助其歡喜四見菩薩諸所作  
為不行誹謗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  
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為四一口之所說心  
亦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卷八三聞人說法  
不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疾得  
淨住何等為四一心意所念常至於善二常  
持戒三昧智慧三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

多所度脫四常有六慈愍於一切菩薩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爲四一常念於佛二常精進三常念經法四常立功德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其不墮苦痛之處何等爲四一爲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若人布施諸不足念欲足之三見人雜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常念供養於三寶爾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十事我當奉行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又辯意長者子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

數大衆會圍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從五百長者子來詣佛所爲佛作禮又手白言欲有所問唯願慈愍有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中衆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爲人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

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  
遇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  
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衆會得聞正  
教願使一切得濟彼安佛告長者子諦聽諦  
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  
得生天上何謂為五并人一慈心不殺悉養物命  
令衆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  
窮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  
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  
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佛告辯

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為五一布施忌  
潤貧窶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衆患  
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心奉孝盡忠是  
為五事得生人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為  
人主一切敬侍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  
獄億劫乃出何謂為五一不信有佛法衆而  
行誹謗輕毀聖道二破壞佛寺尊廟三四輩  
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  
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為道  
已得為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

謗師是為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  
期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何謂為五一慳貪不  
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三愚闇無有慈心  
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  
子奴婢是為五事墮餓鬼中復有五事作畜  
生行墮畜生中何謂為五一犯戒私竊偷盜  
二負債抵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喜  
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  
為緣是為五事生畜生中復有五事得為尊  
貴眾人所敬何謂為五一施惠普廣二禮敬

三寶及眾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  
下五博聞經戒是為五事得為尊貴眾人所  
敬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為人奴婢何謂為五  
一憍慢不敬二親二剛強無恪心三放逸不  
禮三尊四盜竊以為生業五負債逃避不償  
是為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復有五事得  
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  
誹謗何謂為五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  
有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  
五不求人長短是為五事生於人口氣香

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  
 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心  
 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為五一常無至誠欺  
 詐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  
 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為作通  
 五鬪亂兩舌彼此是為五事若在人中常被  
 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  
 怖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初不  
 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  
 願何謂為五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作佛

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  
 慈一切與尊正等如愛赤子五所愛經法晝  
 夜諷誦是為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眾會  
 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  
 得所願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是五十事  
 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并六五百長者子  
 皆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所志頌曰  
 心境相乘業結牽纏七識起發八識成因  
 三界受報六趣遷延隨事起業觸處拘連  
 五陰勞倦九惱遭延自非慈聖豈益我神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舒則利物 卷則收恩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音釋

雕琢 琢彫丁聊切 角切 加捲 枹古牙切 捲去

電蒲角切 雨冰也 搥渠負切 搥古獲切 搥

與捺同 姝昌朱切 躡尼輒切 麋諸良切 麋

居矣切 瞻與丁舍切 胝徒渾切 蟻蟻去羊

章切 蟬轉 蟬蟬切 蟬以 鵠鵠古

侯九切 音格 狴所庚切 狴狴胡郎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不計切 從也 豺狼 豺士皆切 狸貓 狸呂支切 貓莫交切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唐西明寺法門釋道世撰

振九

受報篇第七十九

此有十一部

迷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中陰部

現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惡報部

此下二部在第七十卷首

住處部

迷意部第一

夫善惡之業用寔三報之徵祥猶形影之相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翻九色之深恩孤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元之切酷斯為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壑神陟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代之殃疊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縱禍於非想迷法未惑於始終為著翅之暴狸飛沉受困而難計斯為後報也玄鑑三代溺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使悟四諦三明之室令出三報五苦之闇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四一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衆生造業有

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受之是名現報二者

生報今身受之是名生報三者後報今身受之是名後報

受者是名後報四者無報等業是此無報業

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此於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

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然

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四時報俱不定由業

亦不定也衆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

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

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

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

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

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

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

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爾善亦如是

受胎部第三

如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

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

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

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

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問何謂相觸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答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欲愛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汚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答如鹿母嗅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答如睽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遙知下來

其所為夫婦既悉出家為道不合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懷胎而生睽子問何謂見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如宮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問何謂聞聲受胎答如白鷺鳥悉雌無雄換九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三一心聞聲便即懷胎雞亦有聞雄雞聲亦得懷胎問何謂嗅香受胎答如秦牛母但嗅犢氣而亦懷子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處受胎一母有欲有父母共

集一處然外識未應來趣便不受胎若識來  
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  
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  
集一處母欲熾盛父不大殷勤則非成胎復  
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有風病母有  
冷病則非成胎二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  
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  
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相有  
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  
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

胎復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  
在則非成胎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  
遠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  
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應來集一處  
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受胎二  
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  
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  
俱相有兒則成有胎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  
藏八位差別何等爲八謂羯羅藍位鬲部曇  
位閉尸位鍵南位鉢羅餘佉位髮毛爪位根

位形位若已結凝箭內稀名羯羅藍若表裏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曇若已成肉仍極柔輒名閉尸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爲鍵南即此肉團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佉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爲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推九分明顯現名爲形位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

母多習灰鹽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黝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其母習近煙熱現在緣故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噉熱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皮變異生者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其母多習姪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及不避不平等現在緣故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

又彼胎藏若當為女於母左脇倚脊向腹而住若當為男於母右脇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謂眼觸乃至意觸

中陰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繼

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氎垂欲墮細軟白淨復見園材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悲啼哭泣以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第二中陰



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鬱單越則見細軟赤氎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鬱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甚為障礙若不妨礙生鬱單越中間次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走往趣人中遊戲欲入母胎從華池出行於

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為雌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作雌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鬱單越第六第二陰有也第六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遍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氎相舉手攬之親族兄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爾時善有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群

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  
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特  
牛除去其父相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  
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  
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  
尼第三中陰有也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  
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氎相  
一切皆青遍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空恐  
青氎墮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  
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馱馬母如驢馬

父母交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  
當與此驢馬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己身如驢  
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馱馬何故不與我合作  
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  
有也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  
見上行相若大業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  
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  
手見華生貪今見此樹我當昇之作是念已  
即上大樹乃是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  
嚴我當遊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

中陰有也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衆蜂莊嚴一切皆香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爾時即昇勝堂生此殿中以爲天子是名鬱單越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第八中陰有者

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遊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昇宮殿見諸天衆遊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鬱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鬱單越人生此天處熏習遊戲乃死時相第八中陰有也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種業何等爲二一者餘業二者生業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脉不斷壞諸根清

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浮至彼岸  
 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  
 笑歌舞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  
 生天受天快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  
 有也瞿耶尼人生有三品上中下業同一光  
 明等一中陰一切相似不同帶單越人  
 三種受生  
 差別相也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  
 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業或見他業或見殿  
 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生於殿堂外  
 見眾姝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  
 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眾猶如睡覺即生

天上是名第十中陰有也第十一中陰有者  
 諸餓鬼等惡業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听  
 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天中則有相現若餓  
 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饑渴燒身常令  
 飲食常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念皆  
 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  
 如人夢中見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  
 於彼處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第  
 十二中陰有者以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  
 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於地獄餓鬼畜生

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生中死生  
 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畜  
 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  
 終時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  
 處即走往趣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  
 是名第十二中陰有也第十三中陰有者地  
 獄衆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餘善因緣如業  
 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從此地  
 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  
 擲置鑊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打即死不復更生若置鐵函置已即死不復  
 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  
 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若諸鐵鳥食已不生  
 若諸惡獸噉已不生是地獄人惡業既盡命  
 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則無  
 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  
 第一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  
 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  
 三中陰有也第十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  
 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時見如是相見大

第一四一册

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爾時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山親里見之謂爲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氎即昇此氎乃見赤氎次第臨終復見光明見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爾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

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己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坐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六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從上天還生下天見衆蓮華園林流池皆亦不如既見此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雖同生天二種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七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弗婆提人生瞿陀尼有何等相

卷九

十

瞿陀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是二天下  
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窟  
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幡或赤或白其  
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幡次第  
緣幡入此窟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  
法亦如前說或見二牛或見二馬受滌交會  
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  
中陰有也  
現報部第五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  
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  
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  
有衆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  
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舍阿那舍阿  
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  
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  
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  
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  
雜寶藏經云昔乾陀衛國有一屠兒將五百

頭小牛盡欲形捷時有內官以金錢贖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緣現身即得男根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入自恣而去未曾通白今何故爾王時即喚問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形捷臣即贖放以是因緣身體得具故不敢入王聞喜愕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華報所感如此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飢渴熱乏息而議曰此等群牛終非已物宜割

取舌以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煨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楊枝揩齒既了擘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根猶如爛果一時俱落

此皆現報以業重故

生報部第六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遶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



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爲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

推九

十二

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判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爲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

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  
爲柔輒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濁中適不强  
亦無腐敗亦不赤黑不爲風寒衆毒雜錯與  
小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  
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女  
人父時精下其神欣喜謂是吾許爾時即失  
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  
用歡躍是爲色陰歡喜之時爲痛樂陰念於  
精時是爲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爲行  
陰神處胎中則爲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

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  
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  
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  
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至六七日  
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至八七日其  
堅如坯至九七日變爲五臚兩肘兩髀及頭  
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臚二手腕二  
脚腕及生其頭至十一七日續生十四臚五  
手指五足指及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  
七日足諸臚相轉漸成就至十三七日則現

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及其脾胃至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小腸至十七七日則有脾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熟藏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躄腸骨手掌足趺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齊乳頤頸形相至二十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口七骨著頸兩骨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著脊十八骨著背兩骨著臑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復有微骨總有一百八與體骨肉合具十八骨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著在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結其骨柔輒如初生糝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未熟糝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譬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足膝骨著膝如是躄骨髀骨臑骨脊骨脊骨脇骨肩骨頂骨頤骨臂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相連著如是聚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動至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日諸脉悉徹具足成就如蓮根孔至二十

依九

十四

第一四一册

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脣指諸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介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目耳鼻口或有風起淙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體顏色或白赤黑有好有醜皆由宿行在此七

日中生風寒熱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軟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癭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是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為人其小兒體而有二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腸血軟者從母也自餘介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者從父也其小兒在母

報九

十五

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而面向外處在右脇也居苦痛臭處汗露不淨一切骨節縮不得申住在革囊腹網纏裹藏血塗染所處逼迤依因屎尿旋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犁世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到四日時毋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中

遊戲如墮高牀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墮投於坵岸溝坑溷中或如地獄羅網棘上曠野石間劔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既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逼迫毒痛猶如瘡病也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憤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媯痲邪所中死屍所觸蠱道顛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墮肉段烏鷄鵬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巾圍遠亦復如是若宿行善

德邪不得其便兒已長大圍哺養身適得穀  
 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  
 蛄二名重蛄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  
 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蝟蛛二名耗擾  
 三名憤亂兩種在額一名卑下二名朽腐兩  
 種在眼一名蛄振九二名重蛄兩種在耳一名識  
 味二名現味兩種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復赤  
 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  
 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凶  
 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捺滅一種在

舌名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輦一種在  
 上腭名曰往來一種在咽名爲嗽喉兩種在  
 瞳子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  
 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爲住立一種在手名爲  
 周旋兩種在背一名額坑二名躡普一種在  
 心名爲斑駁一種在乳名曰龜現一種在臍  
 名爲圍遶兩種在脇一名爲月二名月面兩  
 種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種在背骨間  
 名爲安豐一種在皮裏名爲虎爪兩種在肉  
 一名消膚二名燒拊四種在骨一名爲甚毒

二名習毒三名細骨四名雜毒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骸五名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螻蛄二名蜣螂兩種在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肝名爲銀喋一種在生藏名曰伎牧一種在熟藏名爲太息一種在穀道名爲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筋二名目結三名目編髮兩種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泡一名宗姓二名惡族三名卧寤四名而寤五名護汁一種在髀名爲槌枝一種在膝名爲現傷一種在踳

名爲鐵嘴一種在足指名爲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爲食皮是爲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體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如木因體興反來危人如身中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爲人以為蓋之誑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附智者視虛安可近之譬如陶器終有破壞此身虛偽會有夭壽貴賤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次燒之乃到東門皆

令灰燼生老病死亦復如是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肢分皆悉具足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云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肉火界漸增水界漸微是故迦羅邏稠漸堅乃至肉團衆生由此薄福

從小至大皆受其苦又禪祕要經云人身三分齋為中原頭為殿堂額為天門又處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脇乃至三十八七日風名華令向產門又譬喻經云風控水水控地地控火強者為男弱者為女報九風火相控為男地水相控為女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為塵一斛二升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五百身蟲有八十戶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百八



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分東弗于逮人飲一  
千八百斛乳西拘邪尼人飲一萬八百斛乳  
北鬱單越人七日成身初生之日置陌路首  
行人授指與味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升是古小升三升  
當今一升舊人身形殊大不  
同今小恐人怪多故別疏記

後報部第七

如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  
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  
支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  
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

無有得脫善惡俱爾此是後報具如六道篇說又智度論  
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  
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住時  
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  
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  
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九後舍利弗影到鴿便  
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  
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  
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  
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

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鵠宿世因緣幾世作鵠  
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鵠從鵠  
米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鵠身過是已往不  
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鵠八萬  
大劫中常作鵠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  
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鵠何  
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萬大  
劫亦未免鵠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  
鵠何時當脫佛告舍利弗此鵠除諸聲聞辟  
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

鵠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爲人經五  
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  
衆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  
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  
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  
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衆生已而入涅槃是  
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  
能知其本末何況諸結我知佛智慧如是者  
爲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  
以爲難

定報部第八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為五一當耗滅法二當亡棄法三當病瘦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滅是不可得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四輩皆從諸天龍神各賣華香伎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產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避終各各

張九

二十

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在所至到無所罣礙今反當為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二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市中人肉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竊至大山無人之處擘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

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  
于彼喪已禽獸所噉在大海中者則時天命  
魚鼈所食入市中者在于眾人而自終沒於  
是世尊觀之如斯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  
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達無極之慧古今以

來誰脫此患佛則頌曰

排九

十一

雖欲藏在空 善處大海中 假使入諸山  
而欲自翳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獲定  
是故精進學 無身乃為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護致何等為四

一曰年幼顏色焯焯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  
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遊上車乘馬眾人  
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耄頭白齒落面皺皮  
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  
終不可得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盛行步無  
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為無比張弓捨矢  
把執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衝口謂  
為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  
著牀不能動搖身痛如擗耳鼻口目不聞聲  
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汗露自出身卧其上

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安無病終不可得三  
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于病死命既甚短  
懷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  
心逸意殺盜淫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  
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自尊長反逆無  
道悖望豪富謂可永存譏謗聖道以邪無雙  
虛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  
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與  
之世不受唱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  
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冀念

長生今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爾終不可  
得也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  
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遊觀妻妾  
子息以自嬌恣飲食快意兒客僕使趨行綺  
視顧影而步輕蔑衆人計已無雙報九奴客庸罵  
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  
其眷屬從使之衆意可常得宿對卒至如湯  
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喻命  
斷魂神獨逝父母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  
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

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佛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

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

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持九或有一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恒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後

樂何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爲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敬重三尊。恒行惠施。後生人天。恒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爾時佛告比丘。曰。或有衆

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十耳。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長時作罪。復長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身

樂心不樂或有人身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  
 俱樂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心不  
 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卧  
 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  
 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  
 不作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  
 三惡道苦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心身俱  
 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  
 養復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  
 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

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部第十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報  
 答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  
 果復有二種果所謂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  
 有三種果即此二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  
 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  
 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  
 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  
 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



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為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命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

保元

升王

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生長身命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孤獨可憐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增長法身亦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眾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絕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

薩發心勇猛悲願力大不同餘福其心依劣也

皆以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  
 梵之福云何為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  
 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  
 三和合聖眾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  
 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  
 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為多少世尊告  
 曰閻浮里地其中衆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  
 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德與瞿耶  
 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  
 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

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  
 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  
 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又中阿含經云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法者得生帝  
 釋處即說偈言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羸言兩舌 調伏慳怯心 常修真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云

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一人乘持戒車

從生至天上 定知如燈滅

得至於無為

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音釋

睽

失冉切

臆

包音切

蜚

音蒂切

蝟

音帝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蝟

音蒂切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受報之二

振十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惡報部第十一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然矣幸願深信不來肖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剝切變截炮熬蚶蠅飛鷹走狗射獵眾生者則墮屠裂斤割地獄中蒸爇燒炙眾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墮畜

生作諸牛馬猪羊驢騾駱駝鷄狗魚鳥車螯蛤蜊為人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肉供充肴俎在此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從真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又地持經云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眾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眾

苦皆來切已二者殺生何故出為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為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為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衆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如是苦也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

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蹙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

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  
微善劣復人身恒為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  
在償債未畢不得聞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  
當知此苦皆緣偷盜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  
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  
即當墮黑耳黑繩黑暗地獄於遐劫中受諸  
苦惱受苦既畢墮蟻蟲中不耐光明在此之  
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  
形容黧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厭遠雙  
眼盲瞎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

故故地持經云劫盜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  
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  
財不得自在劫盜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  
剝奪偷竊人財苦衆生故身死即入寒冰地  
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為畜生以其不行  
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肉供人償其  
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  
以畜生罪畢復為餓鬼何故為人貧窮緣其  
劫奪使物空乏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  
在緣其劫盜偷奪設有財則為五家所共

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也又雜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

苦果又緣以盜故心不貞正恣情姪泆令身姪泆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殘刀杖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卧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鷄鴨鳥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姪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常懷恐怖多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緣邪姪故地持論云邪姪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



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者得不隨意  
眷屬邪姪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姪干犯非  
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姪  
出爲畜生以其邪姪不順人理所以出獄受  
畜生身何故邪姪復爲餓鬼以其姪洩皆因  
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姪婦不貞  
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姪  
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姪奪人所寵故其眷  
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姪洩  
三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說昔有一鬼白目連

報十

四

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  
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爾答言汝前世時  
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  
或畏官法勅之都市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故  
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  
又緣其邪姪故發言皆妄今身若妄苦惱衆  
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  
受苦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  
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疴羸  
虛弱頓乏楚痛自嬰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

苦皆緣妄語故地持論云妄語之罪亦令衆  
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  
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何故妄語墮於地獄  
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爾生苦是以身死受  
地獄苦何故妄語出爲畜生以其欺妄乖人  
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爲餓  
鬼緣其妄語皆自貪欺慳欺罪故復爲餓鬼  
何故人多被誹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  
妄語爲人所誑以其妄語欺誘人故當知妄  
語四大苦也又緣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

無慈愛譏謗毀辱惡口離亂死即當墮拔舌  
焯銅犁耕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  
畢墮畜生中噉食糞穢如鷄胡鳥無有舌根  
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  
復人身舌根不具口氣臭惡瘡瘻齧齒不  
齊白滋歷踈少脫有善言人不信用當知讒  
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之罪亦令衆  
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  
弊惡眷屬二者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  
地獄緣其兩舌離人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

苦何故兩舌出為畜生緣其兩舌鬪亂事同  
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為餓鬼以其兩  
舌亦緣慳嫉罪故復為餓鬼何故兩舌為人  
得弊惡眷屬緣以兩舌使人朋儔皆生惡故  
何故兩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親好  
使不和合故當知兩舌五大苦也又緣其兩  
舌言輒麤惡今身緣以惡口故鬪亂殘害更  
相侵伐殺諸衆生死即當墮刀兵地獄於遐  
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拔脚賣  
膀輸胫喪脾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

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  
復人身四支不具鬪則刺刺形骸殘毀鬼神  
不衛人所輕棄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故  
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  
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  
可言說恒有諍訟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  
惡口皆欲害人人聞為苦所以命終受地獄  
苦何故惡口出為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為  
畜生所以出獄即為畜生何故惡口復為餓  
鬼緣其慳恡干觸則罵所以畜生苦畢復為

餓鬼何故惡口為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麤鄙所聞常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以其惡口違逆眾德有所說言常致諍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又緣其惡口言輒浮綺都無義益無義益故今身則生憍慢死即當墮束縛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其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矧陋矮人所凌蔑當知憍慢皆緣無義調

戲不節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既非義事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無義語出為畜生緣語無義人倫理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無義語復為餓鬼語無義故慳惑所障因慳惑故復為餓鬼何故無義語罪出生為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

暗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七大苦也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厭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資仰於人所噉糞穢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縱有纖毫輒遇剝奪守苦無方亡身喪命當知此不布施皆緣貪欲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

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厭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爲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爲畜生何故貪欲復爲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爲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彌多何故貪欲無有厭足緣此貪欲貪求無厭當知貪欲八大苦也又緣貪欲不滿意故則有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犁地獄於歷劫中具受衆苦受苦既畢

墮畜生中作毒蛇玃蝮虎豹豺狼在此之中  
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復  
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  
實亦眼不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故地持  
論云瞋恚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  
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為一切求其長短二  
者常為衆人之所惱害何故瞋惱墮於地獄  
緣此瞋惱恚害苦物受地獄苦何故瞋惱出  
為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出獄受畜  
生身何故瞋惱復為餓鬼緣此瞋惱從慳心

起慳心罪故復為餓鬼何故瞋惱常為一切  
求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為一切求  
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為衆人之所惱害緣此  
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  
也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令身邪  
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餐采死即當墮聾癡  
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  
中聞三寶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  
聲不知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  
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人中聾瞽不聞石

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  
皆緣邪見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衆生  
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  
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  
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謗佛法僧不崇  
三寶既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報十所以命  
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爲畜生緣以邪見  
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  
爲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僻不捨不捨  
慳著復爲餓鬼何故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

見僻習纏心所以爲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  
其心諂曲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爲人心  
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細  
衆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  
可算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反惡爲善即是  
我師又八師經云佛爲梵志說八師之法佛  
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爲怨家所見刑戮  
或爲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  
煮拷掠萬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爲  
餓鬼當爲畜生屠割剝裂死輒更刃冤神展

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  
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

凶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警怛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杖加刑應  
時瓦解或為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撻笞五毒  
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  
火烱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  
意欲飲水水化為膿所飲食物物化為炭身

常負重衆惱自隨或為畜生死輒更刃以肉  
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

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入財寶 亡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姪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  
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為  
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辜死入地  
獄卧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



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為人閨門姪亂遠  
佛違法不親賢眾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  
是故不敢復姪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  
姪為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冤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 棄家樂山藪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譖人無罪謗毀三  
尊招致捶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  
拔出其舌以牛犁之烱銅灌口求死不得罪  
畢乃出當為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為人言不

見信口中恒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卧輒惡  
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  
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說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盲  
蹇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言 死墮拔舌囚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酒為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  
滅臣慢上不忠敬於父禮亡母失慈子凶悖  
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姪九族諍財產耗亡國  
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

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爲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群氓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圓

六謂年老夫老之爲苦頭白齒落日視冥冥

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痛疼行

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

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災變如

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說

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

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

唇焦筋斷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

出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今觀世人

年盛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

觀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佛於

是說偈言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 骨體筋脉離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  
 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  
 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  
 流胖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  
 筋脉爛盡骨節解散髑髏胫脛各自異處飛  
 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主人民貧富  
 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

之是吾八師佛於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 身爛還歸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受戒為  
 清信士不殺不盜不淫不欺奉孝不醉歡喜  
 為佛作禮而去故書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  
 陽麗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悟此旨  
 斯為大師

住處部第十二

別有四住處

七識住處

九衆生居住處

二十五有住處

四十二居止住處

七識住處第一

如毗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善趣爲

一及取上之<sup>十</sup>二界各前三地則爲七也論言

何故四種惡趣及第四禪并及非想不立識

住法者此還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

則立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

趣中苦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中有淨居

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無想衆生以無心故不可說爲識住自餘第四禪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識不樂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趣中爲彼苦受惱壞識故所以不立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斷壞識故一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畧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曇中說  
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及與非想即是  
九衆生居答言惡趣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  
衆生居者此是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愛樂  
住者立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  
四惡趣中多苦惱衆生不樂住於彼第四禪  
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亦不樂住自餘第  
四禪如前所說是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弗阿  
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色界有七無  
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二十五欲界十四者  
謂四惡趣即以爲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爲  
四怙前爲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怙前便爲  
十四有也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爲四又  
於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  
并無想天即爲其七將七怙前十四即爲二  
十一有也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  
怙前即爲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洲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  
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為三有  
別於初四禪者有何義耶答曰有以謂彼初  
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恒計以為能生萬物  
之本達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  
王亦復自計己身能為造化之主是一是常  
是真解脫如來為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  
為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

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  
復計為真實涅槃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  
彼處如來為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為有  
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  
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為造化之本  
歸之則得解脫第十為破此見是故如來十五別標說  
有別說之意義顯斯也○問曰未知於彼六  
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  
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答曰有以所謂於  
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眾生不欲樂住情微

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衆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爲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爲殷上是故隨處說處說爲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答曰如樓炭經說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即爲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

復爲十也摠爲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即爲十八居止無色界中四空定處合爲四十二居止也○問曰何故於六趣之中地獄人天三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處鬼畜二趣各唯立一脩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答曰居止名爲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處人有四處天定有其二十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定別多居正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

脩羅趣攝入餘道是故不論○問曰若依毗曇說彼四空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栖託何故得說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說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處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林十是故說為四居止也○問曰依如毗曇說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說以為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

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以其君勝上臣下別故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間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說之為二居止焉頌曰

色心相染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六道苦困 自非斷妄 何得牢堅

感應緣略引二  
十二驗

漢時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洛陽有女生兒兩頭肩四臂



新蔡縣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

周烈王時有女產二龍

漢時有女生蛇

周哀公時有女生四十子又有豕生人

秦孝公時有馬生人

漢文帝時有馬與狗皆生角

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

秦文王時有獻五足牛

漢景帝時有獻牛足出背上

晉武昌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

漢天水平襄有鷓生雀

魏黃初中有鷹生鷓口爪俱赤

漢竇嬰灌夫田蚡因恨謀死現報

晉王敦枉害刁玄亮現報

張鹿殺經曠現報

御史石密枉奏殺典客現報

桓溫枉害殷涓現報

秦姚萇枉害符永固萇受現報

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翟銅為枉害張超現報

張禩為隣人燒死隣人受現報

呂慶祖為奴枉害奴受現報

唐杜通達枉害眾僧受現報

貞觀年內有邢文宗枉害眾僧受現

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兩頭兩  
頸面得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  
二寸故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  
生兩頭兩頸不一也足多所住邪也足少不  
勝任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瀉

也生非其類淫亂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  
言好虛也

漢元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

異肩四臂共胷面俱相向自是之後朝廷露

亂政在私門二頭之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

以不孝之名廢天子又周之漢元以來禍莫

大焉

漢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為晉王四

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儵

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胷

以上臍以下分此蓋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內  
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  
理異畝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為瑞  
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蓋四海同  
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  
君子曰智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  
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  
人有言木無支謂之癭人不學謂之瞽當其  
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  
蛇之于林及武長大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葬  
未定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  
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若哀慟者  
周哀公之八年報十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  
人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  
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牝  
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馬禍也故京房易傳

曰方伯分滅厥妖牝馬生子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後五年六月密應城門外有狗生角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下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主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五行志曰以爲馬國之武用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胸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劉向以爲牛禍思心霧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一

足三尾生而死也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鷦生雀哺食

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鷦

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魏黃初中有鷹生鷦巢中口介俱赤至青龍

中明帝為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

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宮

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右十二驗出搜神異記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

封魏其侯為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

益疎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

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

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

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

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

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

灌夫為人狂酒先當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

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

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

夫之罪也乃縛灌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

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  
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  
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  
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  
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  
我在人皆凌籍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中  
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  
以蚡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及市嬰臨死  
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  
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

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  
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  
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敦遇病白日見  
刁乘輅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錄  
敦敦大怖逃不得脫死河間  
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  
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酌酒失  
色拔刀斬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  
投屍澗中脫禪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

令禪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  
知事露欲規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  
擬其面遂不得去毋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典客  
令萬黜密白日見黜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慕  
逆廢晉帝爲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爲簡文  
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  
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  
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

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  
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爲溫所廢涓頗有氣尚  
遂不詣溫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乃請坐有  
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  
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遵  
舊事溫大怨望林十以爲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  
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莫衣語  
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  
敢既登車爲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  
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

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符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

固頻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相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入後帳官人逆來刺鬼悞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

卷十

卷三



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甚罪願不  
賜枉後三日菴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  
而廢爲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  
凶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

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而爲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  
元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  
金鄉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拔林翟兄子  
銅烏執弓持矢并賣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

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  
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  
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  
血而死

宋下邳張耜者家世寇族末葉衰微有孫女  
姝好美色隣人求娉爲妾耜以舊門之後耻  
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耜遂燒死其息  
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  
又貪其財而不言與之嫁女與之後經一年  
邦夢見耜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僭

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  
兩宿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穉排門  
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  
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  
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歿

推十

十四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當使一奴名  
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為人  
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  
期賣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茶酷如此乃  
云是我冤而有靈使知其至既還至三更見

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畦疇不理許當許  
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  
齧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  
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  
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  
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  
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臣伏又問  
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  
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右九驗出  
冤鬼志

唐齊州高遠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  
令送一衆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  
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間  
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  
通達眼鼻遽啞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  
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  
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  
卒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巖險貞觀年  
中忽遭惡疾旬日之間眉鬢落盡於後就寺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歸懺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  
餘疋迺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山  
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  
出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  
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  
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  
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策築  
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  
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

右二驗出  
字華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纓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第八十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雙一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暗相反罪福冥對皎若目前所以惡名俯墜善謂清昇福是富饒禍為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昇沉可觀也

業行部第二

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度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

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為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為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麤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為自為他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

慈悲愍物隨所施為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視相修福內麤外細唯成雜業稱彼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徧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定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麤細麤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

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憐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為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

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為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為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為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眾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愍自求名稱或為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若爲生天施 或復求名聞 酬恩及望報  
恐怖故行施 獲果不清淨 所受多羸澀  
施行既爾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  
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  
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爲姪欲故如覆  
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  
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羶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爲益也 尋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

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  
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  
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  
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  
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  
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喜他施者若望  
諸極羸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  
離欲及專爲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  
論云羸人有羸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  
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月其罪福



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爲已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

爲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燄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

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爲貪  
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  
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  
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  
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  
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  
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  
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  
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  
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皎然鐵鉗彼地獄人

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  
以故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  
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  
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  
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皆悉  
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  
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  
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  
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  
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

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  
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  
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  
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  
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  
以惡業故見狗見鳥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  
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  
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既  
非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  
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

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宜說三塗  
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  
行今人識知厭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  
生厭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  
利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解脫因此  
轉心能修道觀經二便於惑中得起出因故經說  
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厭離之本  
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  
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  
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

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  
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  
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  
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  
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  
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  
真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  
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

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  
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  
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  
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  
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生得  
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  
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  
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  
起善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  
生無始以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

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  
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  
聖現化令苦止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  
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  
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  
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  
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  
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  
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  
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

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  
十善有不具者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  
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  
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在人若  
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界不  
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  
下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  
不修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  
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  
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依毗曇毗婆沙論

等梵天禮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  
 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此  
 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第二明色界  
 四禪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緣能  
 悟道者亦得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  
 根本深定正體櫻必有羸淺未來禪心此未來  
 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結時此業則招  
 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除此單  
 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  
 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

瞋正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  
 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  
 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毗曇無色界天不  
 得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  
 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  
 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  
 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  
 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  
 凡夫希故不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若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對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寧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  
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  
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臣  
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艱官  
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  
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  
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焉

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  
己利何云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  
久留汝兄令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  
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又問恪因何  
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  
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  
將以美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鷄卵六  
枚曰平生不食鷄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  
日母每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  
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

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

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甦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為遂府屬故委之也右一驗出  
實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此有  
二部  
五欲部 五蓋部  
五欲部第一此有  
四部  
述意部 欲繫部 欲障部  
訶欲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知根本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衆生造無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

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爲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也夫論蓋者是陰覆義謂覆障行者今志性昏沉定慧不明隱沒善人是修道正障故名爲蓋故對法論云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今不得轉故名蓋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從

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  
衆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  
所縛今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擒拊獮  
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已界身  
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  
如是若能自住於已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  
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  
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

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  
塵名爲欲也并意識獨緣之境名曰法塵此  
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  
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  
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  
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  
好惡今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  
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  
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  
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  
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  
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  
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  
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繫  
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  
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  
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  
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

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今  
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  
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  
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  
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  
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  
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  
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  
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宛轉眼中不以染心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慙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彌網 人皆沒身  
 坐卧行立 迴盼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所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玩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感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女姪  
 諦視觀之 不淨填積 姪火不除 為之燒滅  
 色過既爾 自餘香味 觸等例皆 如然一切眾  
 生無始以來 未沉生死 不能出離者 實由女  
 色繫縛 難脫盲無慧眼 見生死坑 致之陷墜

今惟道俗不觀欲患 向之馳走 何日返之 得  
 免斯過 心恒被染 不能暫捨 戒尚不存 焉有  
 定慧 佛性觀哉 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訶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 行者當訶五欲 云哀哉 眾生常  
 為五欲所惱 而求之不已 將墜大坑 得之轉  
 劇 如火灸疥 五欲無益 如狗齧骨 五欲增爭  
 如鳥競肉 五欲燒人 如逆風執炬 五欲害人

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爲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第一訶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色欲過失第二訶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

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十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是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喻摩彈琴歌聲以諸

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鬘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答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毗藍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脩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

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第三訶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提繩牀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

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  
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遠寺足下水出自知必  
得作龍遙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  
而入即死變爲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  
池盡赤未爾之前諸師及僧訶之沙彌言我  
心已定心相已出將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  
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蓮華  
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  
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  
故諸結卧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

取其華掘挽根莖狼籍而去池神默無所言  
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  
邊行便見訶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  
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  
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訶汝譬  
如白氎鮮淨而有黑物點汗衆人皆見彼惡  
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  
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香欲過失第四  
訶味欲過者當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  
當受衆苦洋銅灌口噉燒鐵丸若不觀食嗜

心堅著隨不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  
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樂  
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師得  
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彌  
諸人言此是蟲何以言愛酪沙彌答言此蟲  
本是我沙彌綴一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  
得酪分蟲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以來即  
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日月分王有太子  
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  
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

以養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  
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珍此果香色殊  
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  
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  
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  
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  
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  
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  
果送日日如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  
其香味色今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



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味欲過失第五訶觸欲過者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徧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國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麋合會姪心即動精流盤中麋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蒼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

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躡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呪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奈王憂愁懊惱命諸大官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傳聞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因雨躡地傷足瞋呪此雨今十二年不墮王思惟

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爲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姪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言是仙人所生姪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姪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藥草和之以姪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

菴邊作草菴而住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迓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爲淨水與歡喜丸以爲果菴仙人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

女手柔輒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  
心轉生遂成姪事即失神通天爲大雨七日  
七夜今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  
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  
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  
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卧言我極  
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  
擔汝去先遣信白玉王可觀我智能玉勅嚴  
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爾女白玉言我以  
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

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爲大臣住城少日  
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厭世欲王問仙人汝  
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  
自意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得去王自  
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爲苦苦極則死本以求  
除旱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  
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  
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姪女者  
今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  
結爲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

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觸欲過失。如是能訶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為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

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沉沒於五情

如何還欲得

得時多怖畏

諸患如是已

則不為所欺

持鉢攝衆生

已捨五欲樂

如愚自食吐

失時多熱惱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云何縱欲塵

棄之而不顧

諸欲求時苦

一切無樂處

得福禪定樂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

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為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為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櫻一何物殺無憂

三十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

殺真即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優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項及斷齒脣 舌咽及以胃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

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  
 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  
 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  
 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  
 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憤名之為眠五情  
 暗弊放恣支節委卧垂熟名之為睡此睡眠  
 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為不善  
 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  
 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

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卧  
 如得重病箭入身  
 如人被縛將去殺  
 結賊不滅害未除  
 亦如臨陣白刃間  
 眠為大暗無所見  
 以眠覆心無所見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  
 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語等名為口掉

種種不淨假名人  
 諸苦痛集安可眠  
 災害垂至安可眠  
 如共毒蛇同室宿  
 爾時云何而可眠  
 日日欺誑奪人明  
 如是大失安可眠  
 掉者謂好喜吟詠

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  
扼腕指掌等名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  
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  
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  
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器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  
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猶在  
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

故名為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  
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入  
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

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

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  
 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  
 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  
 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  
 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  
 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  
 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  
 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  
 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  
 無患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言如日

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脩羅手障則不明  
 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集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鷁既無窮 猿攀此鳥伏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軼屈寶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纓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四生篇第八十二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纓二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閻異途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舍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濕生者是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盲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

卵生所謂蛇虺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

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爲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爲死

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口胎假潤

而興曰濕欬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

色界各攝天趣二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

亂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

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

地衆生沉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

○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中

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

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爲生攝於  
趣爲趣攝於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 非趣攝於生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

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

天旣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

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經等云四天忉利

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

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燄摩

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爲究竟不至

交合兜率天中意嬉語笑即爲究竟不待相

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爲究竟不待語笑

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

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

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

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爲鬼精著身生五

百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晝生於

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噉竟無有飽時

此爲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

有足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

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鞞婆沙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閻浮提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夫一一在與共遊戲寢卧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便生二童後大

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答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觀可知其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sub>化除</sub>卵生食二<sub>及胎化</sub>濕生還

食濕生一除三可知

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此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徧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

搏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鳥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也又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

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  
 水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  
 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  
 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生龍等不能取化生  
 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  
 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南海中取  
 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  
 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  
 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  
 所食噉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

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  
 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浮提日食  
 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三  
 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  
 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  
 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憊求食了不能  
 得遊巡諸山求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  
 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  
 際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  
 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



爾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雨澍如車  
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逐  
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  
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  
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  
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灸甚痛二餘  
龍王起姪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憔悴失顏  
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  
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  
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

得離龍身何者爲五行姪時若與龍共行  
姪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姪不得復龍身二  
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  
爲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答  
如毗曇中說總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  
然有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  
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  
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互觸身  
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  
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  
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  
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  
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殼時以思念母故  
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  
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  
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  
身命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

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  
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  
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  
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  
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  
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  
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  
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

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爲意成舊名中陰

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爲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徧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爾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佉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  
上昇而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  
鳥飛空行所至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  
傍行求常生處問二中有行相皆如是耶答不  
必皆爾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地  
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不  
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  
上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

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  
中有生時爲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  
衣以色界中慙愧增故慙愧即是法身衣服  
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爾故彼中有常  
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無  
慙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  
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  
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  
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曰淨尼曾  
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

若爾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為微塵猶未為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

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為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力有殊不應為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瀉糝米等置倉鑊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處處

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麤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者非食麤質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歆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

現在前此健達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姪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後二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痰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今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事日月恒

有血水流出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胎  
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  
少不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為是時是中  
有者入胎時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  
滴父精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  
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  
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爾時二心  
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  
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  
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

反此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  
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入胎問若中有  
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答業力所  
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  
今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  
有入胎必從生門十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雙  
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  
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  
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  
入諸卵胎生法爾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

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姪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姪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

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



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  
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  
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爾寧說中有無  
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  
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  
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  
是說劣礙於勝以麤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  
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  
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入中有礙二中有天  
中有唯礙天中有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五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  
一切衆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  
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  
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衆生於病疾世爲  
大醫王救治衆病於刀兵世爲大力王救息  
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  
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  
衆生天龍鬼神等迥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  
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爲宣

第一四一册

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眾具增上滿足生刹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

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飢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為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

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

有菩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  
 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  
 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  
 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  
 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  
 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  
 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  
 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今諸菩薩疾  
 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 五陰病難痊 壽報雖延促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終成丘墓塵 徒知餌六色 會當悲九泉  
 復愍輪迴趣 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 略引 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道字道林陳留人九神宇雋發為

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

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蚰動不得同罰師尋亡

忽見形來至道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

雞雛出殼而行道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

及雞雛並滅不見 右此出 冥祥記

第一四一册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

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析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忽迫不得更佳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標二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求法真等說之此右

出冥報捨遺記

十使篇第八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爲窟宅六賊攀緣  
實因五住爲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惑倒交興  
萬苦爭纏百憂總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  
束五鈍易沉五利難制苦集順流無始恒漂  
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  
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

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觀理妄執相續不出  
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爲使如地持  
論云隨逐傳義名之爲使雜心論云使之隨  
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子於  
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總釋自下別解第一  
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  
迷此執爲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  
心計爲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持地經  
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  
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

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  
即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  
因內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  
無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  
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  
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  
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命一切  
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  
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  
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

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  
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  
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  
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爲中道故  
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  
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  
於來報愛未盡著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  
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  
生心識未謝則是斷見第三明邪見者謂謗  
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具論一刃諸見皆

違理起惑是邪見但說一見為邪見者由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為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妨修善仍惑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癡邪見言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為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定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

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為道或取苦行以之為道或取布施以之為道乃至或取八禪定事以為真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為道是故名為獨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已見是取為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為本戒取所依名為脚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名為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已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成不善當

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踈緣具要觀  
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  
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爲道皆同愚人  
執戒爲道以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  
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見又十住毗婆沙論  
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  
等爲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  
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  
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  
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

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  
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  
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  
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見色  
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戒戒行旣然施等  
亦爾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十六一是獨頭二  
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有漏善法及有  
漏果以爲第一勝妙善者名爲獨頭如人直  
取無想天報計爲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內身  
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者謂



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已見是餘者非便即生  
心於已見上執爲第一是故名爲足上見取  
如起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  
前身見以爲第一如此見取名爲足上餘義  
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漏世間  
事業取以爲道即名戒取若執爲勝即名見  
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  
執此法爲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  
戒取爲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爲真實  
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

人取見爲勝是以齊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  
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刹那頃如何推度答  
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  
名爲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  
今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今捨  
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嚙物非刀不  
能解謂彼若嚙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今捨  
故如有頌言  
愚人所受持 鱷魚所銜物 室首魔羅齒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爲見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貪善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已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是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

惡中無過是瞋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恆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心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爲重瞋恚易斷名之爲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

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  
則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  
不共無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  
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為無明與諸使合  
名為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二一是取  
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  
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  
凡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  
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  
漏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

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齊等處還計為等  
比過輕故直名為慢此無所恃何故成慢成  
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為慢謂人  
勝劣唯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  
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名為慢  
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為大故名大慢三  
者慢慢謂於上境謂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  
慢慢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過已彌深多身  
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凌他多  
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

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  
我法中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  
心也此一我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  
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莫問麤細我見皆強  
是故名爲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學人我  
見則微分斷麤現是故名爲不示相慢七者  
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  
上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  
慢八者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凌人  
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爲慢使煩惱也

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  
樹疑爲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  
不說爲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  
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  
此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  
說爲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  
常我名爲疑理故成論問疑有何過答若多  
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  
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  
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

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麤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 迷理部第三

迷曰迷理不同者良由衆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今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真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今識因果

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不生名爲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爲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感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

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苦執爲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惡業因爲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將滅道爲我計斷計說義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爾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身是道不

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不將身苦爲道直執戒等福行爲道此將集因轉將爲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執爲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爲集因方轉爲道是故不得名爲迷集不同計苦以爲道者將苦爲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爲道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

經二

二十三

聖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為第一  
即為迷苦於事善業計為第一即名迷集若  
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為涅槃名為迷滅於彼  
戒取所言之道取為第一名為迷道是故見  
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  
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  
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  
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  
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  
正識滅道以為第一不將有漏以為勝好知

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  
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  
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為我人  
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  
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  
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  
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為貪  
由愛我見今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  
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  
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

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  
 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  
 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  
 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  
 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  
 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  
 更修道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爾此明  
 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  
 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  
 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

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修道名為  
 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  
 一三界通論總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  
 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  
 若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通達理謂  
 迷四諦無性之空故總觀諦無性空時斷重  
 取性名為見道後斷細時名為修道此明十  
 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



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  
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  
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  
創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  
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總觀諸法皆假  
無性不見我人二一念之中斷八十八二十五即此一  
念名為見道若鈍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  
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  
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  
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

三諦但斷苦下以此文證總別觀法皆得入  
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  
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  
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  
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  
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  
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  
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  
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  
我時即是見苦爾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

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總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總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

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為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衆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為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為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求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改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

樓二

二十六

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

是不與已同即謂己是說他為非是故迷人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鬪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鬪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二七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二七是其出家之人鬪爭根本亦即名為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真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

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是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六使迷心為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麤罪當生惡道此明十使斷有難易竟頌曰

邈邈愛玉城 峨峨欣鷲嶺 業結三界獄  
 利鈍十使頸 濁惡順下趣 斷漏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怖象投丘井 翹翹次化倫

念念除心癭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顏  
 既破無明結 還同欣鷲嶺 荷戢怡沖心  
 隨憩靡不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音釋

欸計多切忽也 澍朱戎切霖注也 鑊黃邪切釜屬 餌門吏切 蚘上  
 藜緣切與 蠖奉甫切 滄陽縣名 齒五莸切 鱣上  
 同小飛也 翹祈堯切企也 戢側入切斂也 沖持中切深也 憇去  
 名魚也 也 息

釋三

二六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纓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

迷意部

業因部

身報部

殺生部

偷盜部

邪淫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迷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焦爛而不疲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多劫備歷艱辛具受眾苦迄今燒煑故如來大悲不忍求棄示其苦樂令其欣猷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種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

俱行遠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誤殺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投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

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經三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

二

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

念經云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  
心二無心傷殺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  
殺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為利益故與病  
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殺蟲蟲入  
火死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  
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不同有  
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得波逸提  
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五  
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  
殺畜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

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  
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  
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殺者父  
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阿闍提則  
不墮此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  
死屍無有罪報闍提亦爾謂無重罪三第二約  
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  
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  
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  
或以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裹殺害

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

至父母亦不成逆

自下諸罪例有輕重  
文類不述類非可知

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

蟲不揭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

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

以漿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

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

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

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

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彌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

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

地獄中名果報果習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

生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

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

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呵比丘常作

牛呵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漏盡

而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

連比丘雖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猶



猴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  
 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棘刺  
 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  
 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  
 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聖三因彼苦故  
 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四後生人中得  
 短命報由斷他暖觸性也除唯可知亦如上  
受報篇中地持論  
 也故涅槃經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衆生  
 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中從地獄出  
 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青雀魚鼈獮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猴羣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  
 無根姪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衆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  
 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  
 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毒四螫毒虎狼師子  
 熊羆貓狸鷹鷄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諸  
 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  
 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水牛蚤虱蚊  
 蚩蟻子等形若得人身聾盲瘖瘂殘背膜

第一四一册

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  
 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習憍慢之人  
 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  
 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  
 窮乞匄或得出家常為衆生之所輕賤喜犯  
 第四戒是名餘報纒三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別述  
 亦名五鈍使報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  
 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處邪道  
 多墮心鬼何等為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

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麤語  
 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  
 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道  
 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超  
 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  
 上道  
 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  
 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  
 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  
 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沛

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  
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  
墮泥犁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如佛說  
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  
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  
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  
官七者財物没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  
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為人  
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  
歲里亦爾如佛說邪姪有十罪何等為十一

者常為所姪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  
常共鬪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  
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  
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  
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緣九  
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女多人  
共一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  
緣不作是名不邪姪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  
等為十一者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  
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習人某

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因聞  
 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  
 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  
 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  
 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妄語名曰善律儀如佛  
 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具如下五如是四罪  
 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是口善律儀名  
 為五戒律儀  
 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眾生得外  
 悉報若有眾生於十惡業多修習故感諸外

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殺生業故  
 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  
 盜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今世飢饉三者  
 以其邪淫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  
 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  
經三  
 兩舌業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阜株  
 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  
沙礫麤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業故  
 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  
 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

以其曠恚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甚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升沉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湯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街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藏昊天既高靡從啓許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怨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爲吉凶公私祭祀贍待賓客管理庖廚烹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事隙時開天慘慘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而快馬捧奔電之良鷹劍則巨

第一四一册

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磬彼林  
藁顛覆巢居剖破窰宅宜羅巨野寧網彌山  
或前終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  
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奔透鷹聞弦  
而競落猿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嶮谷而悲號  
對高林而絕叫於是箭非苟發弓不虛彈達  
腋洞穿解頭胎腦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  
學釣鯉於河津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  
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長罷躍舟之瑞霏膾  
形軀有拈槩而雨散或復猥狃孔熾宜申薄

伐邊境度劉事資神武雖復賢聖帝主尚動  
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升陟之役乃  
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擁百  
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赤壁撲  
項帝於烏江懸奔首於高臺橫卓屍於都市  
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為  
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為海今者王師雷動  
掃殄妖逆揚兵擁節祐境沾邊既預前驅叨  
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  
多嶮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

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爲怨爲隙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爲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雙三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取婦時婆羅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如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屬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遙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爲賊所殺王憶尊者曠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塹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爲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

第一四一册

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爾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為玉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梨者彌有七頭兒皆以婚娶最小兒婦字毘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梨者彌以

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為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為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樓三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焉鞭中人贈一枚



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  
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毗舍  
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  
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  
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  
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  
毗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  
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  
已佛爲說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舍  
果佛去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

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  
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至三十二兒婦家親  
族聞事非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  
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  
人引軍圍繞祇園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  
二子婦家親族欲爲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  
緣三十二兒爲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  
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  
共殺之老母歡喜爲辦殺具臨下刀殺牛跪  
乞命諸人意盛遂爾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

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  
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爾  
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  
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  
故五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  
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  
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  
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  
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  
怨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

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  
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  
老母合集衆香以油和之欲往塗佛塔路中  
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  
願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為母子值佛得道  
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為母子今  
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走火燄 擘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瘦難苦

壽短常沉沒

若有智慧人 殺心寧放逸

十三

感應緣卷三十一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有人賣鱓為業驗

梁有客食炙肉驗

梁有人殺牛繫刺柱下驗

梁有部曲截盜偷賊手驗

齊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有人捕魚見魚齧驗

唐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都督鄧公竇軌好殺驗

唐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賀悅勒牛舌斷啞驗

唐陸孝政殺蜂驗

唐有人為讎家所害驗

唐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

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

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

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

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揚都

時多有諍競侵陵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

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昔枉

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

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

毅便歎咤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一右

驗出怨  
鬼志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

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

雞雛之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鰓為業後生一兒頭具

鰓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

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嚙入口便下皮肉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陞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癢把搔癢疹因爾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詎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右七驗出弘明雜傳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

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

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緹三十五唐洛州都督鄴公竇軌性好殺戮初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因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槃好

瓜何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頭  
從我債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  
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  
過於塚間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  
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  
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至  
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  
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  
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

以答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  
寫法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爲羊修  
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  
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  
察御史日向臨說耳右三驗出  
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爲隣人  
牛犯其稼穡乃至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  
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爲右衛隰川府左  
果毅孝政爲性躁急多爲殘害府內先有蜜

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沃蜂總以死盡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怨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就燭委細窮問至一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其被傷姓名被打殺

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讎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



更無屋宇徧地皆是熟灰士望周樟不知所  
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  
及走向關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  
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  
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十七縮士望  
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  
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  
入坑內不覺漸鮚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  
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為光祿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  
餘羊几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  
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  
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電霹靂元則  
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  
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右五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  
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  
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  
為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煮餘人貪斷理葱蒜

第一四一册

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前火釜大極  
 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  
 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之交驗豈  
 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求斷酒肉葷辛不食  
 在同店人向道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音釋

迄

許訖切  
至也

蠕

乳究切  
蟲動也

貿

莫后切  
易財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之二十焉

櫻四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偷盜部第五

七比有部

迷意部

佛物部

法物部

僧物部

互用部

凡物部

遺物部

迷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為原受質二儀並皆  
總財為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  
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財玉帛是外所依播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  
省已貧窘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  
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牛身  
迦葉乞餅被女譏訶比丘嗅香他神呵責是  
知偷盜之僇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  
無依鳥棲鹿宿赤露攣捲傍路安眠循廊求  
食遂使母逐鷓鴣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  
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  
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駛而散血  
心鬱快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

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戒勗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幡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有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

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施主情通者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經四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決若絕者犯重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祕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

云聞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

罪此應是主心秘格者犯若汎爾五百問事

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亦像座若

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

教有惡人偷佛銅像燒鑄聖容將供身命逆中之極無過於此或盜華幡用充衣服或將

賣活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

三昧經云盜僧髮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

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噉身肉終不得用三寶

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

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

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去業涕泣

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

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

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

食或有說言我曾噉噉四方眾僧華果飲食

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復禮拜如

是噉噉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信心人

為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

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其罪如半然此惡報難可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

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爲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鍾一響遐迩同餐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旣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衆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取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將僧奴用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屢索反加凌毀或倚官刑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

是慳惜不惠為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為聖人所訶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道四既知不易誠為大誠後時取受省用之也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一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借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

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買賣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播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

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  
 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  
 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  
 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  
 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師教亦招前罪若  
 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  
 人能評價故若汎爾齋家在僧寺二時常食  
 戲佛聖僧食不局入佛僧者不  
 須收讀唱餘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標施  
 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贖已取食或施  
 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  
 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

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  
 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  
 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  
 彼處皆得罪也輕重之罪  
 量前施主准此之文檢校佛  
 像有餘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  
 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  
 佛不犯若施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  
 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  
 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  
 佛綵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為供養故



不犯數問遠方通俗不關戒律雖有好心經  
 上聖僧錢或將自入凡情五用三寶物乃至齊  
 畫壁上地禁阿難等形並不合用得罪具如  
 上受請篇說問曰今時齊上本有佛錢未審此  
 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心定入造像還  
 如前家用文斷只稱造佛不得別用若如  
 時產家凡僧食後通出佛僧營錢知施主不  
 探局者任將買香沽油造佛營造佛堂種  
 供佛受用並得但不得入經僧別用人上種  
 略述並依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依法反  
 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者具如僧尼十  
 卷律鈔廣說故檢校三寶事重不輕自非明  
 解戒律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怕業道常勤  
 作意不護人情如是之人始  
 堪作網維知事自外不合作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  
 眾事何等為三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喻

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智業報二  
 有諸慙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  
 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  
 聽營事自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  
 語迦葉於佛法中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  
 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  
 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  
 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  
 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  
 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

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  
 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  
 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互用常住僧  
 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雜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  
 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  
 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  
 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  
 壞者若常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  
 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  
 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

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  
 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  
 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  
 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  
 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  
 一線皆是施主釋曰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  
 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寧  
 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  
 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  
 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

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  
三寶物故

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  
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  
若得爲人作奴僕爲主苦役人所鞭打又營  
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  
比丘非時今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  
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控其身其身  
熾然如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  
所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

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  
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  
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與或少  
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  
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  
中於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爲糞屎或  
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肉終  
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見論云爲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

若謹慎掌護堅鎖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云

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今時儉世多有俗人毀壞他鼠窟取其貯梁胡挑雜果子等准此犯罪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想親友意相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

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爲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刖耳鼻或剥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標四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湯煮或以生革轉烙其頭或復七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楸而刺其腕或使惡象而以踏殺或開其腹抽腸紵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

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劔樹煆灰糞屎磨磨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脫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爲王賊火水及以惡賊之所劫奪

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今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雜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惜名爲思業若作誑時名爲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

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懸著高頭處律四今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實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

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

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獲鳥金剛嘴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樟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歧州郿縣釐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

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今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



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經四

十三

漢時有王忱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忱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怨無衣自蓋忱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妾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遊徼忱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忱旦收遊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求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

右二驗出  
怨鬼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  
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  
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  
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  
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  
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  
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  
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  
後年遷亡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

產一純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  
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驚  
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昏夢云我是汝夫  
爲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  
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  
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  
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  
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  
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遷  
兄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官儻不

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  
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  
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  
豬不與君再三慇懃不放兄兒怕急恐慮殺  
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  
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兄語  
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  
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  
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恥愧比隣  
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

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  
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  
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  
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於徐家卒  
信知業報不簡親踈咬若目前豈不慎歟長  
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遷隣里親見其豬法  
師傳向道說之

續四

十四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  
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  
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

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

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即而客坐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土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遍作飲

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

釋四

十五

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

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廚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

右二驗止  
實報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開互市當去之時將佐使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一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

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中官司案辯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

右一驗出  
實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之三

纓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邪婬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訶欲部

奸偽部

述意部第一

佛生

夫姪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慙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為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

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迫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

成親或藉掛冠而為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實由婬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

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訶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釋五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凡夫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受欲無厭如飲鹹水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何得有樂譬如狗咬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想謂有美貪欲亦爾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謂為受味故知色欲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  
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  
可惡也又禪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爾時為  
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small>樂五</small>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第一四一册

汝脅肋著春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筐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舍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	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	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

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  
 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優填王經偈  
 云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  
 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絆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

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  
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  
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宛轉眼中不以散心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憍慢羞慙迴面攝眼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標五以惑於人姪羅彌網四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迴眄巧媚薄智愚人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感人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

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

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

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

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  
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滑是  
為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為好手今觀此女眼  
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  
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  
薩可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五凡夫戀著  
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乏至  
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  
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為從獄得  
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

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  
矣凡夫重色甘為之僕終身馳驟為之辛苦  
雖復鉄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為  
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  
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  
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  
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  
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  
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  
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豈得出者譬如高

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  
刺腸組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  
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  
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  
好邪淫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  
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  
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淫者有五  
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  
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奸偽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  
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  
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  
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  
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  
經五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  
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  
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  
婦與奴爲奸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衰醜  
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

見王正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  
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  
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  
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奸意忿  
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  
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  
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  
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  
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昔  
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

視呼道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  
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  
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  
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  
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  
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為水漂去有一  
樹竒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  
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  
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  
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

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

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卧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

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  
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  
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  
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  
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珠銀  
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  
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  
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珠銀  
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  
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

市珠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哮呼其  
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  
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  
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慙佛言  
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  
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  
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  
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  
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  
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



誰女耶答是其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  
 然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  
 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  
 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  
 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  
 入海中喚守門者嬰五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  
 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  
 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  
 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  
 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

人以莊嚴具舍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  
 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  
 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  
 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媼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媼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媼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略引十  
二驗

漢有談生冥婚恠

晉有盧充冥婚恠

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有張世之冥婚恠

馮馬子感女重生恠

桓道愍感婦重生恠

宋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恠

弘農人感得冥婚恠

齊王奐仕妬殺妾冥報恠

陳氏害前婦兒冥報恠

唐歧州王志冥婚恠

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恠續五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

夕不卧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

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

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

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歲

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遂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為女壻表其兒為郎中

右一驗出  
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櫻五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

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

麋便射之射已麋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迹之

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

府舍不復見麋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

有一人捉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

第一四一册

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獻款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旣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

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襍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爾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沉乍浮旣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鏡別并贈詩一首曰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 華豔當時顯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雁霜萎

宋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別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鏡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  
詣市賣鏡真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鏡還白大  
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鏡  
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  
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  
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  
得鏡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齋還白女  
母即今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

標五

上

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鏡俱驗姨母曰此我外  
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為郡  
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  
天下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  
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  
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  
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  
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  
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

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在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

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十三男字子

長年二十侍從在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

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

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

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夜皆有

汗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恠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卧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

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  
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主錄當八十餘聽  
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  
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  
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  
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  
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  
頻出馬子便令坐對檜上陳說語言奇妙非  
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自節問何  
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  
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  
言至日以丹雉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  
醊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  
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  
微暖口有氣綏五今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  
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  
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暮之後顏色肌膚氣力  
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  
娉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

第一四一册

為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

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

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

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

貌莊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

語往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

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

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

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

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

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

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

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

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

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

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配戲

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

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



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今對期垂及宜容方夏中悔經少時並亡

右此一驗  
出志性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為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八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旛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勅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

第一四一册

辦迭絲布單衣及紗袷裙紗衫禪履屐皆  
 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  
 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閣四日  
 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  
 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  
 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  
 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  
 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  
 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右此一驗  
 出搜神記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

而妬忌之深便妾恣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髭  
 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  
 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櫛私遊  
 奴即往捺捉而此人言瞋汗媒便邇逆走奴  
 還白之奐謂彌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自陳  
 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答殺之妾解衣誓曰今  
 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  
 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  
 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  
 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伏  
兵收免免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啟遂勸  
免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爲奸變政宜錄  
取馳以奏聞免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  
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  
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免斬之時人櫻五以爲妾之  
報也右二驗出  
冥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  
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  
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杵擣鐵曰也於是  
擣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  
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  
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  
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  
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  
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  
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  
跪謝擣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今

第一四一册

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  
 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  
 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  
 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  
 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  
 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  
 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奈  
 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  
 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  
 湯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臍月餘而

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  
怨鬼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  
 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  
 道身亡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  
 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  
 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  
 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擲各一念  
 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  
 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  
 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

續五

十六

逗留口云非唯得孃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  
某辭別留為信物今遣人開相檢求果無此  
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  
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  
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  
今給衣馬莊東同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西見

明寺僧法雲本鄉梓州具說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  
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  
之後數日韋身徧癩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說向臨云是其從兄右一驗出

妄語部第七此別二部

述意部

述意部第一

引證部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

櫻五

十九

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  
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  
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  
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實由妄語  
也

第一四一册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說語

彼人速輕賤

爲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人 不信受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

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  
 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厭爲好名聞而  
 假僞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  
 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  
 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  
 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  
 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  
 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  
 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  
 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

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雷雨必  
 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  
 鬼中八千歲時取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  
 中生恒負重死復剥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  
 聾盲瘖啞癰殘百病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  
 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自欺身  
 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  
 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  
 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已愚冥迷失  
 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

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

也不爾芥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

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

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刀 其猶受罪拙 燄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續五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二十三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音釋

縊	切	狼	視	切	也	託	歔	體	也	以	奴
縊	於	狼	也	闌	也	也	歔	者	也	也	奴
死	計	當	也	也	訖	也	歔	牲	也	也	奴
也	切	切	也	也	洽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遠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也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蓋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黻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切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擗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切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批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總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名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也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梳	也	也	也	也	歔	也	也	也	奴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之十四

纓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惡口部第八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纓六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焰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

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  
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  
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纏語墮三惡道  
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  
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  
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  
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  
藏比丘內心輕憊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數顯  
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  
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

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  
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  
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  
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  
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  
餓鬼界見一餓鬼釋六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  
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  
溢臭氣叵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  
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  
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擲舉聲

嗥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  
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  
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  
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  
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  
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  
狀誡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  
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  
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嗥哭  
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

矣

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  
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  
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  
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  
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  
見已因為立字名閻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  
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  
寺主有諸檀越洗浴眾僧訖復以香油塗身  
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

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爲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恠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

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今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

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雙六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梨城觀

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吒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自外獸同前佛為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羸羸澀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屬女

緣六

五

夫自提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恠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鉤遺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



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而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今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鉤本處其夫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爲我通白消息夫生白王女郎今者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

第一四一册

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  
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  
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  
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  
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  
得刹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飮刮刷摩  
拭時得刹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  
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賜  
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  
晝夜餒飮我刮刷摩拭我今宜當盡力自竭

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  
汝今當知得刹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  
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主今可  
徃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  
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徃至長者家語  
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長  
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已牛與長者  
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  
於衆生前作毀咎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咎  
語即慙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

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餒飢摩杖刮刷望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咎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咎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

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賜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咎猶自慙愧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

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  
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  
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

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  
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  
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  
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  
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  
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  
便嗔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  
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  
風吹動搖亦生嗔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  
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

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  
洹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  
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  
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答  
曰汝但瞑目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  
用山神語瞑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洹中見  
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  
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  
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  
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

復得脫或作龍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  
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  
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  
洹果心懷喜悅既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  
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  
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  
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  
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  
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  
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佞戾

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燒衆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有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

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獨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塚間請大醫者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髮皓白俯緘六俛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巨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

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  
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  
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  
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僂  
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  
衆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  
夏坐安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爲  
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  
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  
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

我獨爲爾管理僧事今汝等輩安隱行道今  
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  
辱衆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  
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  
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  
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聞已各  
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  
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  
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  
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衆僧及作維

那管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

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投之以鏹湯

若與身無益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還聞刀劍言

往報甘心受

著物則破傷

割舌今自取

慎口也何妨

地獄被燒然

設今有談論

改惡善自祥

地獄開門待

楚毒難思量

人中有餘報

諍訟被他怨

感應緣略引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  
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  
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  
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  
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  
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  
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  
理大小譏訶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  
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量用為煩碎初二



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  
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操自知性  
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  
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爲善然  
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  
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  
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  
我追你爲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  
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  
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財財雖

續六

十三

口云慙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爲此喚  
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  
能言唯心上少暖家人舉將入舍卧經宿不  
甦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  
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  
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  
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  
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燧燉不中人  
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  
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

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  
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  
官司尊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實  
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  
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  
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  
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  
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  
方佛般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遂往生不來此  
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

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懺  
懺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已具  
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  
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  
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  
食麥苗操就牛慙愧不復驅出歸家後日行  
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  
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恠禮懺  
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  
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

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  
兩舌部第九此別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  
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  
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  
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  
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  
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

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為別離亦不得  
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  
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  
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為乖  
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  
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十四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  
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  
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

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

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搏不能善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

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闍亂我等善搏虎說偈  
答善牙師子言

善搏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富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闍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  
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况復於人為人所  
破心能不惱又正法念經闍羅王責疏罪人  
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

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出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猛火熾然燒世間財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一切衆生禍從口出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闕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略引二驗

漢宋后憂死驗

唐婦女梁氏死後復蘇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

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教海王慄及妃

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

程何共構后執左道呪詛靈帝信之遂收后  
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  
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閣者皆憐宋氏無罪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  
嬖使絕其命教海王懼既已之貶又受誅斃  
今宋后及懼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  
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  
冰此為何祥其可攘乎冰對以宋后及教海  
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家之  
徒復教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焉出鬼志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  
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  
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  
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齋一案勘云與合死  
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  
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  
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  
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一人執斧  
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

第一四一册

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

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此冥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二部此別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

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四六 火焰從口出十六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



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故非妄語輒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輒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

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經云 今人心惑亂 十九 為喪他善根  
 焯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真理 為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四驗

漢有檀國蠻夷善閉咒術驗

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

唐西國婆羅門祝術驗

盩厔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閉幻術能徙易牛  
馬頭上與群臣共觀之以為笑樂及三國時  
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

於市里內從人乞菰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  
地而種顧眄之間菰生俄而蔓莖生華俄而  
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  
賜觀者向之驚菰者反視所齋皆耗矣橘柚  
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  
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  
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  
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  
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

取舍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綰  
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  
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  
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綰其吐火者先有藥在  
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合之再三吹吁而張口  
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  
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  
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  
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  
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  
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  
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  
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勝空走索履履  
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  
伎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  
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  
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  
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

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爲何事答曰頃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追

纓六

三十一

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宴子突出郎獨豬挑棒等數十人今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

周市百千鐵鳥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  
舌上啄啞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喜人聞餘  
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叫  
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  
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  
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  
今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  
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  
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二年汝命算盡當來  
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  
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藍食  
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  
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  
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回家內  
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  
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  
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  
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向僧  
言此

第一四一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音釋

抓

也。林側絞切。謂以手抓也。

嗥

大也。哭也。閭。濫。

切

駿。語也。駁切。

飢。食也。切。

刷。拭也。切。

偽。几。賭。

也

餒。於偽也。切。

恨。下。聽。從也。切。

不

烽。燔。燔。燔。切。

起

起。貌。煙。道。音。切。

孽。博。陌。切。

慄。音。切。

詛。莊。助。切。

想

想。火。切。王。

孽。畢。計。切。

斃。毗。祭。切。

穰。如。陽。切。

也

者。印也。切。

孽。便。幸也。切。

斃。死也。切。

穰。祀。除。疾。切。

也

瓜。正。作。瓜。切。

鬻。余。六。切。

夔。炊。夔。切。

稍。色。角。切。

屬

屬。盤。屋。口。切。

盤。之。由。切。

屋。職。名。切。

啜。食。也。切。

口

切。入。也。

屋。職。名。切。

啜。食。也。切。

啜。食。也。切。